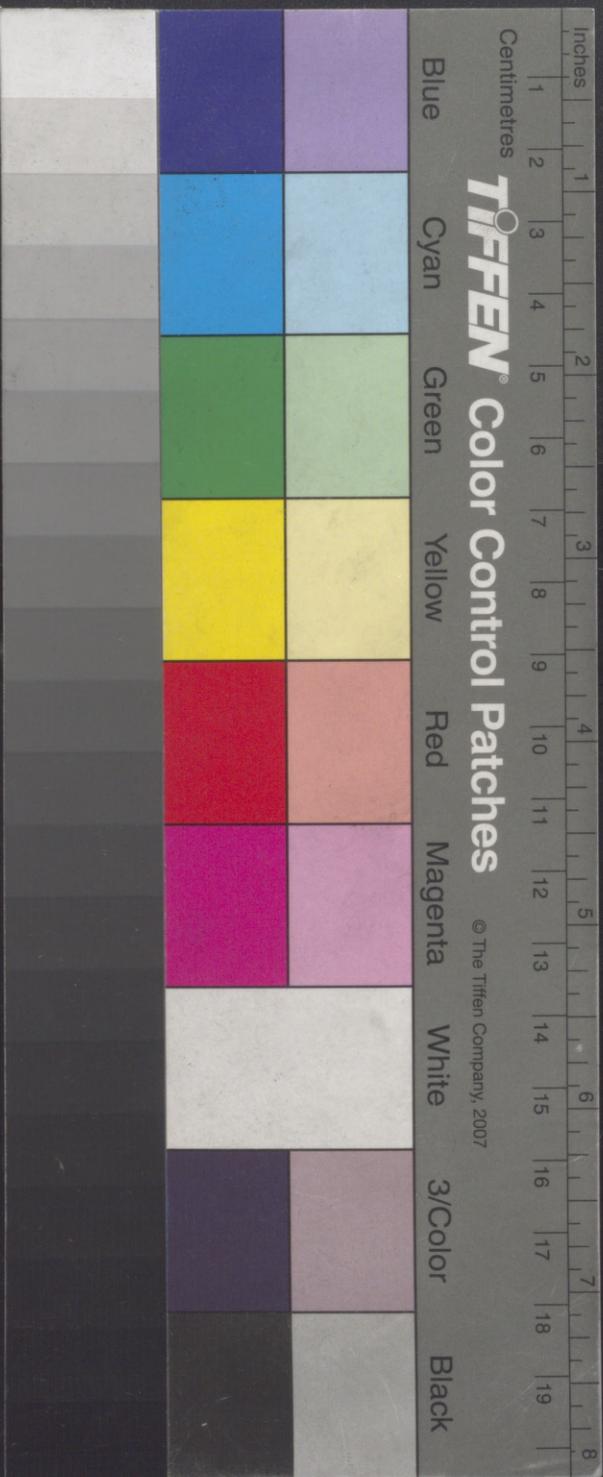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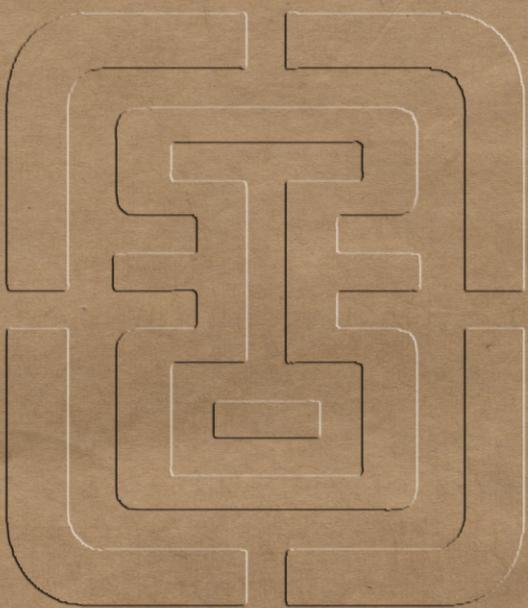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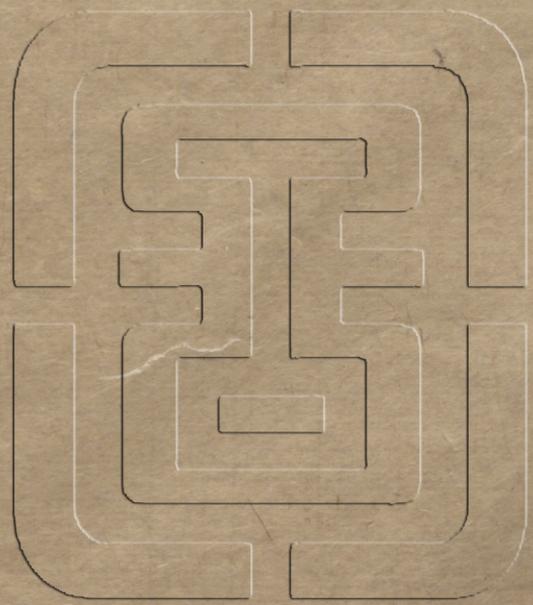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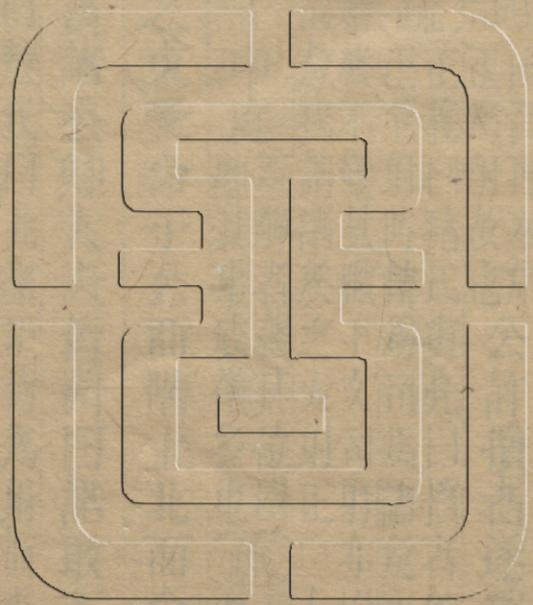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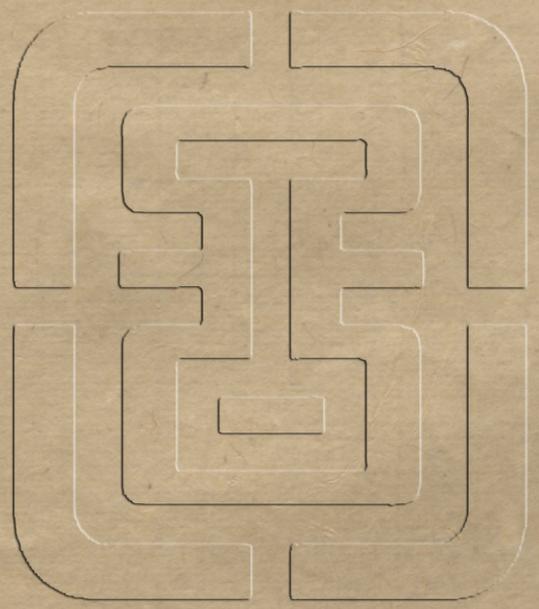




一百六十一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一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四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三齋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立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疏正義曰敖氏曰君再舉旅

公許擯者遂為司正命用之不易

之者俱相禮

疏

正義曰褚氏寅亮曰擯者即大射正也鄉射司其事同也

等官故司正始終不變其職下文司射亦以

疏

正義曰吳氏廷華曰

南面坐奠立于中庭

顯其事威儀多也

北之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而階上北面命賓與諸公卿大夫

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留之以

我故

疏

正義曰敖氏曰此羣臣皆為射而來是時猶未射固無

安也疏嫌於不安而司正乃受命以安之者緣其意若不敢必

君之終行射事然也受命亦北面與請徹俎同張氏爾

岐曰公曰以我安即司正命眾之辭言公有命如此也

司正降

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奠於中庭故也疏正義曰

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於眾也將於解南

如是得從解而往來也必從解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南面坐取

右將射立司正安賓察儀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巨指鉤弦

左免衣也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

遂射鞬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

矢四矢附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

古文挾皆作接疏正義曰校勘記曰袒決遂袒唐石經作祖

誤注帳幃席為之帳徐本通解楊敖俱作

張案張是也所以遂弦也所聶氏作裏附弓把也把釋文楊氏

俱作把○張氏爾岐曰此下方及射事有三耦不釋獲之射有

三耦眾耦釋獲之射有以樂射共三番射亦略如鄉射之節自

此至左右撫之興反位皆言三耦不釋獲之射司射納器比耦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巨指鉤弦

左免衣也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

遂射鞬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

矢四矢附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

古文挾皆作接疏正義曰校勘記曰袒決遂袒唐石經作祖

誤注帳幃席為之帳徐本通解楊敖俱作

張案張是也所以遂弦也所聶氏作裏附弓把也把釋文楊氏

俱作把○張氏爾岐曰此下方及射事有三耦不釋獲之射有

三耦眾耦釋獲之射有以樂射共三番射亦略如鄉射之節自

此至左右撫之興反位皆言三耦不釋獲之射司射納器比耦

射以射正蓋上士二人盛氏曰大射正為司射正與射人尊卑蓋有間矣燕

其初但以射人為擯又為司正及射而後以司正至是則以射人為

禮專為射故其初即以司正為擯為司正至是則以射人為

司射也故引燕禮釋此誤案盛氏駁說非也釋官亦云司射

當亦大夫射正為之云耦次在洗東南者賈疏云此無正文案鄉

射記設福南北當洗此下三耦拾取矢出次而射也者敖氏曰執

則次在洗東南也云附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者敖氏曰執

弓左手執附也挾乘矢于弓外謂挾四矢而矢在弦附之自阼

外也見鏃于附明其方執而左鄉及指閒前後之節也

階前曰為政請射馬政謂司馬也疏正義曰姜氏曰鄉射先

賓大射不請賓但請公主於尊君注去為政謂司馬也者敖

氏曰為政為射政者也言此者亦示已不敢擅其事也階前北

面曰於公方氏苞曰為去聲言為政典而請射主于事非指其

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於禮辭特著其義曰為政若鄉射

是書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是書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是書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是書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是書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是書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以教學士燕射以樂賓無庸及此注以為司馬之稱則司馬當
 自請於君不宜使司射請且君前臣名不宜隱其名而曰為政
 也案為政當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君御由侍也大
 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士特於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遂告曰大
 大夫與為耦也今文於為手注云因告選三耦於君者故氏曰
 猶陳閱監葛通解俱作由注云張氏爾岐曰既請射得命遂
 此以在堂上者為耦之法告公也注云張氏爾岐曰既請射得命遂
 告君以比耦也盛氏曰說得之注非云大夫與大夫為耦不
 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者故氏曰此大夫亦兼諸公卿而
 言不言士與士者略賤也方氏苞曰侯國三卿五大夫或從王
 事或交于友邦或疾或喪不能成耦故以士御之公卿不能成
 耦者亦以大夫御可知故云不言士與士略賤非也與尊者作
 耦自宜特文以見之上經云戒士射則皆與射而自為耦不待
 言矣韋氏協夢曰大夫與大夫為耦常禮也但耦必兩人若餘
 一大夫則以大夫為上射而以士為下射故曰士御于大夫諸
 公不得稱大夫說已見燕禮此大夫亦祇謂三等大夫為下射與
 諸公者諸公非常有若諸公亦諸公為上射大夫為下射與
 胡氏肇所曰此言在堂上者為耦之法在堂上者不足則以在
 堂上者為耦自有一定之法無待告矣褚氏寅亮曰故氏以此為
 堂上為耦之法告公似較注告選三耦之義為長蓋三耦以士

為之而所貢之士容與其中故司射誘射有教之意未必以
 大夫為也且此時大夫已就席矣下比三耦而不著大夫降文
 可見三耦之為士也吳氏廷華曰三耦外俱別有士大夫之耦則不
 當混而一之矣此方在請射之初不但未比士大夫之耦且未
 比三耦身得遂有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之說且如鄉射請
 射後即命弟子納器然後比三耦則此二語自不應在請射納
 矢之間疑此當在下文第二番射比耦節中諸公卿皆未降之
 下蓋鑑簡耳注謂告選三耦於君遂適而階前東面右顧命有
 不知三耦未比身得遂以所選告君疏正義曰賈疏曰言有司則前文司士戒士射
 司納射器也疏正義曰賈疏曰言有司則前文司士戒士射
 而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言東面者君在阼立向之右顧
 者以有司是士在階南東面是以前文司士戒士射是也鄉射
 而右顧者為有司在階南也此有司其旅會者與上經云士旅會
 者在士南北面東土命之儀如是者以其賤也盛氏曰東面
 右顧者示命出於君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
 也有司說近是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
 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眾弓矢不挾總眾弓矢福皆適次而俟
 中閭中算器也籌算也豐可奠射爵者眾弓矢三耦及卿大夫
 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而堂下眾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
 是書巫卒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矢者挾之福承矢疏正義曰注司射矢亦止而堂下校勘記曰器今文俟作待無弓字未詳○敖氏曰總謂以物合而束之也眾誤然述注仍無之賓之弓與矢皆不在堂上遠下君也眾弓矢不挾亦以其多也中籌豐在堂而福在次各近其所設處也俟者兼指射器之在也三處者中堂東堂謂東序東也弓倚于東序矢在其次北括注云中閣中者賈疏云鄉射記云于郊則也鄉射記曰君國中射皮樹中盛氏曰此射于公宮則中乃皮樹中射矢亦止而堂下者賈疏云下文云司射卒誘射遂適堂面改取一個挾之是也云今文俟作待者胡氏承琪云俟當本作埃說文人部俟訓大與此無涉埃部云埃待也彳部云待埃也二禮義相轉注聲亦同部故可通用然工人部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工人部梓之屬能正方圓者十從一橫田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射正蒞之蒞謂畫物也射正司射之長蒞陳閩監葛俱作蒞案蒞蒞蒞蒞蒞諸本錯出後不悉校注一從一橫田午釋文一作壹○敖氏曰北階北堂之階也兩楹之間言當楹也疏數猶廣狹也言二物從畫相去廣狹之度也射正升階蓋自而階郝氏曰蒞臨視也方氏苞曰南堂之前射正司禮事者掌射政者共獻薦者

樂器射器皆陳焉工人部梓人司宮畫物外別無所共之事故竝立北階下升自北階自北堂由東房以至於堂也宗廟之祭婦人由北堂以入東房冠之日贊者入北堂以洗爵而酌于房中則東房與北堂相通明矣注云工人部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圓者釋官曰左傳諸侯有工正之官工人部梓人皆司空之屬考工記云梓人為侯侯有采畫之事故與工人部梓人皆司空之屬一從一橫田午謂畫物也者賈疏云度尺者即鄉射記從如筭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王氏引之述聞曰案度尺者其度一尺也度尺而午者從度一尺橫度亦一尺也大射為諸侯之禮故不與鄉射同若仍以鄉射之物解之則經文何不云從三尺橫尺二寸而但云度尺耶考工記玉人之事度尺鄭彼注義猶延其表一尺是度尺為度一尺之明證再以設之例鄉射記之去侯北十丈而三丈從長而橫猶物之從三尺橫長尺二寸亦從長而橫短也大射之去侯而北皆十步十步為六丈從與橫等猶物之度尺而午亦從與橫等也大射之物與鄉射異度猶大射之與鄉射異度也鄭注鄉射記不引度尺而午注大射儀不引物長如筭距隨長武則其不同可知賈氏未達鄭意耳案王氏解度尺是也云一橫曰午者史記律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是午為陰陽交互因之縱橫交互亦謂之午也午與五聲同古相通用周禮壺涿氏則以牡犗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午為五又左氏成十七年傳晉夷羊五晉語作夷羊午故五亦有交午之義說文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是考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天地間交午也五字古文作象陰陽交午之形一從一橫曰午正五字古文之形也古之物象蓋取諸此說者謂若十字形非是褚氏寅亮曰工人與梓人非內官北堂下恐無其位注俟考一從一橫曰午從畫為射者兩足間之界橫畫為射者兩足立處即距離也二物皆然疏數容弓乃指二物橫畫兩端中間空地言容六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敖氏指為從畫相去之數不太偏乎射正疑即司射畫物以前尚仍本官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

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疏正義云埽物重射事也者郝氏曰埽畫物處使分明張氏兩岐曰既畫復埽之取略辨從橫而已云工人士梓人大司宮位在北堂下者賈疏云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盛氏曰工人士梓人司宮蓋皆下士也其位當在士南注云在北堂下非天子宮人以中士為之則諸侯司宮為下士明矣工人大史俟于所設士梓人與司宮皆升降于北階知其亦賤矣

中之西東面以聽政禮曰設中南當福面當西序東面疏正義曰注云中未設也大史俟焉將有事也者敖氏曰鄉射禮曰設中南當福面當西序又曰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是時中與福皆未設大史蓋南當洗而直西序之面而立也政即司射所誓之事張氏兩岐曰中尚未設而云所設中之面謂其擬設中之

地之西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

夫射參士射于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

侯大史許諾誓猶告也古疏正義曰敖氏曰釋獲之事未至乃

射立西階前轉向大史誓之張氏兩岐曰侯以尊卑異同耦則卑者得與尊者共侯也注云古文異作辭者胡氏承琪曰案

異與辭雖聲可通而形義皆不相近經言同耦則同射一侯故鄭從今文作不異案義疏曰鄉射初張侯不繫左下綱將射則

命弟子繫之此張侯之初亦云不繫遂比三耦比選次之也不左下綱及將射經不言繫可知也

門右北面士疏正義曰賈疏云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西方東面疏諸侯二耦四侯畿外諸侯三耦三侯若燕射則

天子諸侯同三耦一侯而巳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盛氏曰周禮云以四耦射二侯內諸侯之賓射也此以三耦射三侯外

諸侯之大射也其賓射亦當用四耦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蓋與他國之臣射故爾疏誤又

案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諸侯大射不使司馬比耦而使司射者遠下天子也注云大夫在門右北

面士西方東面者盛氏曰是時大夫在堂注云在門右非張氏惠言曰注以三耦大夫為之司射就門東比耦不足乃就西方

比士案大夫皆升就席門東無大夫經言遂比三耦明西面比
士也吳氏廷華曰鄉射三耦為習射之弟子與賓主及眾射者
不同此經三耦儀節位次與鄉射等豈澤宮亦有習射之弟子
與敖氏則以三耦為士但西方諸士下所謂大夫之耦等自入
卿大夫射中不在三耦之列或初試為士者使習射於此是未
可知要之與射人六耦四耦各異也即如射人言諸侯四耦此
大射固諸侯禮而經第言三耦其不同可知矣據傳不能備三
耦說本指正射者言則射大所謂六耦四耦者正射者也此及
鄉射所謂三耦者習射者也注乃以大夫士言之以門右北面
等說釋不言面之義蓋據鄉射三耦南面司射北面相向比之
則此比大夫當南面比士當西面也且三耦既西面則司射東
北上則非北面東面之大夫士可知且三耦既西面則司射東
面又可知乃以大夫士三耦俟于次北面北上
之位為說不惑甚乎疏正義曰注云未知其耦者張氏爾岐曰但知為三耦未知孰
疏與孰耦也敖氏曰三耦皆士也亦司射前戒之故先立於此
以待比也俟于次北便其入也此乃未比時之位若既比則位
於次中矣郝氏曰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南士立次外
之北面鄉以俟鄉射器在西統於賓也盛氏曰大夫自受獻之後
統於君也鄉射器在西統於賓也盛氏曰大夫自受獻之後
皆升就席至此經不見其降而直云三耦俟于次北則三耦以
士為之明矣且鄉射三耦使弟子大射使士亦其宜也案注以

三耦有大夫故云未知其耦考司射之誓云云大夫云士則
三耦立有大夫但經未明著大夫降席或初射之三耦皆以士
為之與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

三耦取弓矢于次取弓矢不拾者疏正義曰注云取弓矢不拾

取矢則拾取拾取更迭而取也敖氏曰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
文省耳盛氏曰注說非也於顯露處則修儀於隱蔽處則廢禮
豈聖人制作之意哉當以省文之說為正敖氏曰此下當有三
耦祖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
次中而面北上禘氏寅亮曰注蓋言非不拾也拾而人不見之故不著其文

右請射納器誓射比耦

司射入于次措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摺扱也挾一个

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大射有次非
猶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獨以國君具官有張耦次者也
州長會民于序習射尚功以角材力習威儀與射者皆少壯強
有力之士無所用次大射則公卿大夫皆與焉老者立而待事
是皆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必有所休息以安其筋骸貴者降于階庭必有所隱蔽以肅其體貌又鄉射舉於春秋而擇士以祭則兼冬夏嚴風烈日勢不可以無次若鄉射禮亦宜然則黨其射器何難具幄幙帟案哉

次北出矣此射三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物故不言俯正足注云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者教氏曰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不敢履下物辟君也引論語又以證誘之義也吳氏廷華曰教氏謂不履下物為辟君但據下經上射亦履下物何也自當以注說為是案義疏去鄉射三耦初在堂而且未取弓矢故誘射之先有取弓矢及進立手射位之節此比耦入次即取弓矢又次即射位司射位亦在次與彼經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後又就射位于三耦之北者不同故亦止以入次出次為節

射三侯將乘矢始射于又射參大侯再發

反兮以疏正義曰始射于誘射主於三耦也三耦士也故先射禦亂兮疏士侯乃次及其士大侯再發以其尊異之也盛氏曰始射于亦以卒射北面揖

司射士也

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楹間嫌也郝氏曰卒射北面揖敬君事殊於鄉射揖南面也盛氏曰此北面者執臣禮也雖為上射亦然觀下經三耦卒射之儀可見矣注說固曲說後二說亦未為得也方氏苞曰卒射大節故北面揖示為誘射而射君之

侯如復於君也鄉射之主八州長也故司射南面而揖大射君在阼司射在堂而南面對君以揖則義必不可蓋臣在君所奉命而執事時或南面司馬揚弓箠人抱著之類是也行禮則未有不北面者故雖聘賓卒醴必降筵北面注謂不背卿則鄉射公卿之位亦在尊東而南面揖教氏曰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然司射少退乃不敢踐君之射位非北面揖之正義也褚氏寅亮曰誘射者南面而射即南面揖亦可而北面者鄭謂不背卿是也如教說則三耦射時上射不履君物何以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而改取一个挾之射而挾矢示有疏正義曰教氏曰如升射之儀為堂上所不見之揖言也事也疏降而遂適堂而則不由其所立位之南矣此射者不在堂而射位又不在于西方故其儀與鄉射異盛氏曰如升射之儀者如其堂上三揖堂下三揖也每至故揖處皆北面揖及將折而北行適堂而東面揖歎若然則降階亦南行當洗南而後也云遂者見其閒無他事也若自階下適堂而則堂下祇有二位揖矣且非所以教眾糊威儀之法也教說恐未是而階下有樂縣豈得由縣聞往來乎鄉射注云南面揖揖如升射故每至故揖處皆南面揖及北折而適堂而則南面揖皆與此異遂取扑搯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

記曰司射之弓矢與疏正義曰遂取扑校勘記曰盧文昭曰唐
扑倚于階之而疏正義曰遂取扑校勘記曰盧文昭曰唐
取扑則亦在堂而矣所設中之西南其南北亦南于洗而東
面則直而雷與此禮三耦之位苞曰鄉射無次故司射至是乃得定其
位於此與鄉射異也方氏苞曰鄉射無次故司射至是乃得定其
西南使三耦先立於西南以俟射大射先比三耦於次北面命
取弓矢俟誘射畢然後
定位於中之西南也

右司射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
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徒四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欲令
人掌以旌居之待獲妨羽為旌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欲令
侯中也與徐本通解楊氏俱作於掌以旌居之待獲妨羽為旌
葛俱誤作族云司馬師正之佐也者盛氏曰司馬師蓋軍司
馬之佐也釋官詳下司馬正注云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
士二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之待獲者賈疏云引天子服不氏者
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為獲者也釋官曰周禮服
不氏職曰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服不氏唱獲故經文
謂之獲者據下注負侯與獲者是二人但對文有異散文則其
事均主於獲負侯亦謂之獲者是以注云負侯獲者也盛氏曰

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之事於天子射身氏也周禮射身氏職
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挾取之是其徵矣諸侯蓋以庶
人在官者為之三侯各一人注以為即獲者非胡氏肇所曰服
不氏職有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服不氏唱獲故經文
謂之獲者據下注負侯與獲者是二人但對文有異散文則其
事均主於獲負侯亦謂之獲者是以注云負侯獲者也盛氏曰
禮司常文教氏曰旌謂之證當以注說為是云析羽為旌者周
氏曰凡獲者所持皆謂之旌司常職曰凡射供獲旌是也三侯
之旌各不同大侯之旌以析羽為之鄉射記云于郊則以旌獲
是也參侯干侯之旌以禱帛為之鄉射記云于郊則以旌獲
其旌杠之長短亦異約鄉射記言之鄉射記曰旌各以其物是也
寸而旌杠長三切依鄭說七尺曰切則旌蓋出侯尺八寸矣由
斯而推干侯與鄉侯同參侯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其旌
當長三丈四尺三寸少半寸為五切而弱也大侯去地四丈八
尺五寸少半寸其旌當長五丈三寸少半寸為七切而強也旌
必出于侯尺八寸者欲射者見而識之且以為別也教以旌為
翻旌固非鄭統以析羽釋之而不知其別於經豈盡得哉褚氏
寅亮曰命時立位宜析而階前南北之中夫射在郊學中以閱
獲以旌教氏欲與注異而并違經墳案義疏云鄉射命張侯遂
命倚旌此上經命倚旌文省耳又三耦不言袒決遂可知也負
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也疏正義曰

氏曰東面作之盛氏曰鄉射射位在西故作射者西面大射次在東故作射者東面也韋氏協夢曰作上耦亦當上下射之閒而作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之也

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平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閒也疏正義

曰注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者張氏爾岐曰發位並行及升上射皆居左履物南面上射乃在右物為上也盛氏曰鄉射三耦東面北上上射本在下射之左大射三耦西面北上立時上射在右及發位並行則上射轉居左必居左者以便其就右物也下射在右就左物亦便褚氏寅亮曰鄉射耦東行上射在左則居北此耦西行上射在左則居南及階則上射總在面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

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

十四尺士耦則視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還視侯中視通解誤作

干中干中十尺侯注則視參中視誤作射○敖氏曰侯中

干侯之中也盛氏曰三耦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

皆士皆當射干敖說是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

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閒左執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

正政官之屬簫弓未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而南面立于物閒

疏正義曰命去侯校勘記曰侯石經補缺閱監葛本俱誤作侯案提要云監本沿唐石經之誤今石經已缺後人所補不足

憑侯得舊本攷之注云司馬正政官之屬者賈疏云案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

司馬號為司馬正也敖氏曰周禮序官云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

官如司射之類也盛氏曰周禮序官云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

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諸侯司馬卿小

馬下大夫各一人軍司馬蓋上士二人矣此云司馬正即軍司

馬之長也上云司馬師即其佐也司射以射人為之則司馬二

人皆以士為之亦其宜也知非司馬及小司馬者以三卿五大

夫之位皆在堂不在下故也司馬正袒而決遂且挾弓大射禮

重也鄉射禮云司射適堂而不決遂袒執弓方氏苞曰周官一

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謂六官之正與貳也此經司馬正與司馬師敖氏以為射時所立之官經旨始明注義亦可通周官大司馬教振旅辨鼓鐸鑼鏡之用伍長與二

假以正與師之名明矣知非司馬之卿與貳者卿貳席位在堂

上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而終獻獲者則非卿貳決矣周

官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正取諸軍司

人侯國齋制雖降員數雖減而職司必具司馬正宜取諸軍司

星壽經屏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馬司馬師宜取諸與司馬行司馬釋官曰案諸侯五大夫有小
 司馬疏謂號為司馬正非也此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使監射
 事者正與師皆臨事設立之名非其官之本號諸侯小司馬射
 貳之官席位在堂上即經云小卿賓而東上者是此正與師射
 時與司馬聯事又主獻服不以卿貳為之周禮小司馬語又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左傳畜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國語又
 有元司馬與司馬然則諸侯亦常有軍司馬與司馬之官以士
 為之正與師蓋取諸此也又案鄉射以司馬正為司馬止一人此
 篇別有司馬之官不以司馬正為之又正與師各一人與鄉射異
 也云適下物曲上射後東過也者教氏曰適下物由上射後而
 少南行也此行而立於物間乃云適下物者下言司馬負侯皆許
 馬正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故於此惟據下物而言
 諾以宮趨直西及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宮為君商為臣其
 禮曰獲者執旌許疏正義曰故氏曰宮商皆謂諾聲也宮大商
 諾古文聲為磬疏小趨直而至于南乃折而北不自侯西北
 行者不敢由便也古人步趨有法雖賤者猶謹之而不苟如此
 則其上者可知矣先宮後商乃止亦有漸也注云宮為君商
 為臣者樂記文引鄉射禮者證與此不同之意古授獲者退立
 文聲為磬者胡氏承琪曰古文聲為磬者字之誤授獲者退立
 于西方獲者與共而俟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
 獲參侯于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

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于之坐疏正義曰注云大侯
 東面偃旌與而俟古文獲皆作護非也疏服不氏負侯徒一
 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于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者張氏爾岐
 曰授獲者謂以旌授代已而獲之人指大侯也餘二侯則負侯
 獲者本一人但偃旌而俟如鄉射所云也釋官曰案鄉射止一
 侯負侯獲者以一人為之大射三侯大侯則服不負侯其徒代
 負參侯于侯則負侯獲者亦一人與大侯異也故氏曰授獲者
 以旌也或曰者下當有旌字蓋文脫耳授旌而退三侯者皆然
 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也退立于西方各當其乏之
 而與獲者既偃旌於地乃與盛氏曰獲者大侯服不也周禮服
 不氏職云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諸侯其以庶人在官者為之
 與參侯于侯則其徒二人也孟子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
 差則其尊卑亦微有辨矣負侯者各以其旌授獲者而退事畢
 也立于西方蓋在士南東面南止與知在士南者不敢與士序
 也東面異於士旅會者也南上統於侯也以負大侯者為上負
 侯者位在西方獲者兼負侯臣禮省也云古文獲皆司馬正出于
 未然鄉射以獲者兼負侯臣禮省也云古文獲皆司馬正出于
 作護非也者胡氏承琪曰古文獲作護者聲之誤司馬正出于

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拾遂
 射禮曰司馬反位疏正義曰注引鄉射禮者證此反位立處與
 立于司射之南疏之同也褚氏寅亮曰上云適下云反位其

是青徑孛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位蓋近于次然在次外非即次中也下經大夫立于三耦之南諸公卿繼三耦以南俱次外之位三耦最北其南諸公卿其南大夫也又言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明從外而入若先在次中則經不言于次中矣又經於三耦之拾取矢而退也曰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于諸公卿之卒射也文亦同益可決次自次而位自位矣散氏以三耦及公卿大夫士俱於次中有立之位不知設次止以隱蔽袒襲且以委弓矢福等豈有所位乎自此一誤凡遇射者於入次出次之節無不誤也 司射

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

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還反位射獲矢中乏疏正義曰從旁為獵交于階

前校勘記曰于陳闕監葛俱誤作與○張氏爾岐曰司射位在近設中乞而南東面乃射上射既發挾矢

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獲者坐而獲疏正義曰謂

射者中則獲者坐而言獲也款氏曰此指在干侯之乏者也大侯參侯者亦坐而不獲盛氏曰此時大侯參侯之獲者共立自

如不唱獲不坐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等言疏正義曰注等言獲也款云亦坐非

本楊氏俱作獲而未釋獲但言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揖

揖如升射右挾之在疏正義曰郝氏曰卒射右挾之謂矢發盡

轉向北揖異於鄉射也方氏苞曰鄉射皆執弓不挾而此右挾擇士以祭儀彌謹也上射降三等下射少

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

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射于左由下射階上少右疏正義曰

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疏校勘記

曰上射降二等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三是也石經考

文提要曰疏明釋三等及下文中等之義上射于左于陳闕監

葛俱誤作與○敖氏曰位次中之位也亦而面北上凡言三

耦之位皆放此盛氏曰案上經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

位上耦出次則三耦位在次中明矣郝氏云反次北面北上

之位非吳氏廷華曰必少右者為逆行計耳既並行則亦並降

待之有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摺扑反位疏正義曰敖氏曰去扑

刑器也姜氏曰鄉射卒射告于賓者尊賓也此不告于賓者公

右三耦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出出於

時亦疏正義曰注云袒時亦適次者賈疏云凡袒襲皆於隱處

適次疏敖氏曰不言司馬正適次者以下言出則適次可知亦

於此省文也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

命取矢揖推疏正義曰揖弓揖楊氏作挾負侯許諾如初去侯

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侯侯小臣取矢疏正義曰敖氏曰此負侯

許諾以宮商至乏聲止也惟去來異耳三耦所射干侯而已而

也張氏爾岐曰負侯許諾如初去侯如去侯時之諾以宮又諾

以商也盛氏曰此負侯即在於山方者云如初去侯則諾聲起

於乏自西方至乏不諾也如初之下復云去侯者以別於初負

每侯負侯者獲者固各有一人矣然獲者常居於乏負侯者則

去侯而之乏自乏而趨侯各司其事似未可謂之代前經云授

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而侯此不相代之明證又注謂參

干無代以服不官止一人耳然亦可使徒為之似三侯皆有二

人之說為長如初言其聲之宮商同耳其實則以宮趨直南至

乏而又諾以商朱氏大韶曰案經言如初皆事在上如初在下

如敖說則當云去侯如初今案去侯二字似衍下第二次射云

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命取矢負侯許諾以旌負侯

如初蓋未射則負侯者執旌負其侯而侯將射則去侯取矢又

執旌以負侯三番射皆然上文司馬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

趨直而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此既

射司馬命取矢負侯者從乏而進而負侯以侯不得云去侯故

疑為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福此出於下射之南疏正義

射禮曰司馬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本之以為說

出出於

次也袒

於隱處

可知亦

揖弓

挾

負侯

許諾

如初

去侯

侯

謂

而

已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其處張氏爾岐曰以弓為畢謂以弓指授如載鼎之用畢然胡氏肇昕曰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先入注畢狀如義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禮記禮記曰畢用桑長三尺注畢所以助主人於載者是畢長三尺狀如義有似於弓畢又所以助主人於載者故以弓為畢指授執事者如載鼎之用畢然此鄭氏注意也司馬正以弓為畢者指亦小臣師以設楅之處畢有止義郝氏謂執以止物曰畢其說亦通韋氏協夢曰鄉射禮者張氏曰證此設楅之處君禮成儀盛彼臣禮可略也引鄉射禮者張氏曰證此設楅之處也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乘四四疏正義曰卒字今本脫校勘記有卒字○盛氏曰鄉射禮曰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此文省耳釋官曰此當去小臣師坐委矢于楅疑經脫師字上云小臣師設楅則委矢于楅者亦小臣師可知鄉射禮曰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手中庭又曰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然則設楅與委矢即一人為之明矣以經文考之此篇射時凡設楅委矢設中退楅之事皆小臣師主之而小臣正則惟公射時贊袒贊襲及飲公時辭賓下拜而已蓋小臣正位在君之左右掌正君之服位出入君之大命故凡請命贊公釋拜之事皆正掌之而設楅委矢之事以使小臣師也後言小臣委矢者皆當有師字亦沿此而脫耳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與反位左右撫分上下疏正義氏曰又袒執弓不言決遂右挾之可知也司馬師既乘矢其備若否皆以告于正若不備則正命取矢若備則正亦進撫之也左右撫者左手撫其左右手撫其右以審定其數耳盛氏曰司馬師既乘之矣司馬復進而撫之慎其事也

右三耦射後取矢射禮第一番竟

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與反位左右撫分上下疏正義氏曰又袒執弓不言決遂右挾之可知也司馬師既乘矢其備若否皆以告于正若不備則正命取矢若備則正亦進撫之也左右撫者左手撫其左右手撫其右以審定其數耳盛氏曰司馬師既乘之矣司馬復進而撫之慎其事也

司射適面階西倚卦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卦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刑器

也升堂者欲諸公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下言三耦眾耦之卿大夫辯間也射其北方射時者有命耦有三耦取矢于楅有三耦再射釋獲有公與賓射有卿大夫士皆射凡五節其狂射以後者有取矢有數獲有飲不勝者有獻服不隸僕巾車獲者有獻釋獲者亦五節射之二番也注云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間也者敖氏曰請射乃升者以其後有告耦等事立狂上為之故也東面亦與他儀異下公許遂適面階上命賓御經云司正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

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告諸公卿於堂上尊

之疏正義曰即位而後告校勘記曰後唐石經徐陳監葛通解也楊敖俱作后○敖氏曰耦者謂公卿自為耦也以耦告亦如命三耦之辭大夫則降即位而後告見其貶於諸公卿也下文所云是其事已若卿與大夫為耦則其告亦當有上下之別諸公卿大夫為耦亦各以其次為之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

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摺并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

之南西面北上適次由次前疏正義曰敖氏云於此云北面則

也三耦士也而在大夫之上者以其先射尊之三耦之南大夫

之北宜有閒地以待諸公卿之降胡氏肇昕曰三耦在大夫之

上以射之先後為次也三耦先射次及大夫敖謂尊之非公卿

之降宜立於大夫之南以射又後於大夫也謂在三耦之南大

夫之北亦非注云適次由次前而北面立者賈疏云上云司

射等適次謂入次中此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亦謂

而至於次也盛氏曰是時三耦位在次中之北大夫適次亦謂

入於次也注疏說誤焦氏以恕曰以經文證之納射器節云總

眾弓矢福皆適次而俟有司亦在次內則一次之所容不為小

矣於是一切袒決遂執弓者及釋弓矢脫決拾襲者皆入次中

隱處為之故曰次之設猶之更衣處也若合諸公卿大夫士盡

改其位於次中恐不足以容易凡禮之改必有所為位於次外

整齊畫一恐無失礙而必次中之更變者其意云何敖之臆說

恐不足據也胡氏肇昕曰以上文證之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

北面而北上是未比之先比耦之時皆在次外又云遂命三耦

取弓矢于次是取弓矢在次中也至司射作射者方出次故

又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經文節次分明

敖氏盡改鄭說而盛氏從之非是此時大夫立于三耦之司射

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

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眾耦眾耦士也疏正義曰于大夫之西北

石經徐本俱作比通解楊敖俱作北許宗彥云比誤也下云耦

大夫與大夫有與大夫三字則句首不必有比字可知又司射

居大夫之西北不正向大夫者大夫尊也○敖氏曰司射東面

亦在次中不言適次者可也盛氏曰司射東面向大夫也大

夫之西北蓋與諸公卿之虛位必於此者命當自上下也合耦

曰耦耦大夫與大夫者謂大夫與大夫射司射命之以定其耦

也其命之辭如下文所去案大夫之西北盛氏謂當諸公卿

之虛位說本上文敖氏非也司射於大夫其位已降無自居公

卿之位之理許氏謂不正向大夫者大夫尊也其說近是韋氏

協夢曰士之為大夫耦者宜於命大夫後即命之其辭亦當曰

是皆經年實編儀禮正義十四

子與某子射注云眾耦士也者敖氏亦曰士耦也士與大夫為耦者亦存焉盛氏曰是時司射少南東面於眾耦之西北比之眾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

夫之耦為上為上居羣疏正義曰敖氏曰立于大夫之南則在夫為耦亦其長者也乃著其為上者意與鄉射同大夫之耦雖為上射猶立于大夫之後者射事未至明其不竝立也及將射乃轉居右而竝立云郝氏曰大國諸侯臣一孤三卿五大夫三耦自有餘而時或有與有不與故大夫不足則以士比之盛氏曰經云若有者亦兼次國以下無諸公而言無諸公則有大夫與卿為耦者有士與大夫為耦者以一大夫為賓故也大夫之耦惟一人耳鄉射禮云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與此異吳氏廷粹或云鄉射大夫為遵故與士耦為下射以明其謙若此經士與大夫為耦不過上節大夫耦大夫之外有無耦之大夫則下東而居賓西眾賓之位則與遵不同自應以大夫為上射士為下射其說亦是但下拾取矢明言士東面大夫西面則大夫為

射矣射其辭猶疏正義曰注云士雖為上射其辭猶尊大夫者指告尊大夫

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士雖為上射矣

右將射命耦

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士雖為上射矣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此命入次

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疏正義曰敖氏曰司射既于次中東

上射亦以其可也司射於取矢者惟命之而不復作之者以其

命入次之非鄉射比耦在堂西射位在司馬之西南故司

射於取矢者既於堂西命之又於司馬之西南而使之西南故

有次中位故司射命取矢訖即及中西南之位而使之西南故

之也以下經證之此處蓋有闕文方氏荀曰鄉射命三耦拾取

矢後司射反位此經無之注疏推說義皆無據蓋未詳釋上下

是詩經罕實編

儀禮正義十四

左

遂適阼階下請釋獲于公備命射事直至命上射不貫不釋之
 後然後退反庭中之位中間實無反位之事安得有此文哉鄉
 射始命三耦取矢司馬之西南耦繼三耦而立司馬之位適堂而比眾耦命
 之位取司馬之西南耦繼三耦而立司馬之位適堂而比眾耦命
 三耦取矢後必反其庭中之位乃可作三耦眾耦取矢于耦而
 次第作之以升其所立之位命事之地絕不相同而欲以彼例
 此宜乎皆不得其義也案義疏云三耦既比矣何待司射命之
 而後入次又下經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此亦當有小射正
 作之文一耦出而面揖當耦北面揖及耦揖也一耦入次其出
 脫耳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一上射出徐本
 當耦耦正南之東面也盧氏文弼曰士射二字必傳寫之譌細
 出次取矢于耦之儀也盧氏文弼曰士射二字必傳寫之譌細
 玩注意以入次則三耦同而出次則一耦先出耳舊皆以為鄭
 誤鄭不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
 應若是

一个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橫弓者南踏弓也卻
 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附當順羽既
 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
 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右手右誤
 則下射將背之古文且為阻疏作存并矢于附附誤作附○韋

氏協夢曰福南面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則上射在福之右射
 在福之左也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
 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者故氏曰既順羽則鉤弦而左還是自
 面而東面若皆左還則謂之周此先左還而後右還是毋周
 也必毋周者以相變為容盛氏曰鄉射未還而順羽故云順羽
 且興此則既興而順羽故云順羽且左還其節亦小變也毋周
 威儀多也注說似迂禘氏更亮曰上射本東面下射本西面惟
 還時稍背至本位則各如初故云反面且見毋周之義也鄉射
 左還而周故直云東面揖吳氏廷華曰福在中庭君在堂上為
 中庭之東北上射由南而西而北之頃其身已西南向為背君
 若下射而南由南而西而北之頃則其背向東而南為背君
 東面而南由南而西而北之頃則其背向東而南為背君
 而不可周下射則不俱不當周且不當右還也乃經上下射俱
 言右還毋周則背君之說非矣案義疏云進坐橫弓時皆北面
 興則上射已東面矣不因而遂揖又左還毋周而後東面者以
 順羽故因而為之儀也始取矢時鏃在右手則羽逆轉括之一
 端於右手而以鏃向外乃順矣毋周變於鄉射之周者也有南
 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嫌且司馬射之周者亦有南
 面者不嫌也注言不背君亦贖義耳去古文且為阻者胡氏承
 琪曰案且本古文阻字惠氏棟曰古鐘鼎文祖皆作且祖乙
 祖丁占作且二文尤與今且字相合至小篆始从示作祖尙書
 是奇經罕貴扁儀禮正義十四

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孟康曰古文言阻蓋尚書本作且故今
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儀禮古文與尚書古文同鄭以當文
易曉故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與順羽且
從今文

左還毋周反面揖橫弓亦南蹄弓也人東面鄉以南北為橫覆

之便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也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弓之時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北面折而右還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射下射皆北面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取乃東西鄉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取矢柎之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爾岐曰柎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柎則門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子作柎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復之柎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一聲之轉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也亦段借字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切經音義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柎爾雅釋木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梳柎為合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薪同義柎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柎為柎是也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民反譏之非矣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以君在柎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以陽為內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也上射左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也盛氏曰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下射面而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敢由便也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右還皆與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射北面揖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取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

是書至罕賣扁

儀禮正義十四

七

正義曰注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者以經云以者見其相與為耦也相與為耦有相親之意相人耦猶言相親也云上射少北乃東面者賈疏云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而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敖氏曰以如以賓射之以謂上射以其耦左還也此左還上射先而下射後故言以盛氏曰上射自楅曲下射自楅東皆南行適楅南上射在右至是將轉南居左故云以耦左還能左右之日以言易位之事上射實主之也鄉射記云皆左還不云以耦者上射仍在右不須易位也鄉射記云皆左還不云以耦者上射仍在右射次在東故其反位也上射在右故其反位也上射在右為大行者以北為左也敖云于左當作于右非吳氏廷華曰此轉而東行反次也初上射在西南面以西為右此當東行東行以南北為右上文三耦立于次北土此時下射讓上射於北東行以東為左又注所謂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者蓋次中之位北東行以北為左上射位在左今東行居左與北上之位相當故曰便也賈又以次北面言之謂居左便於右還而面何弗思之甚邪又注所謂上射少北乃東面者蓋上下射向南竝行上射在面為右下射在東為左折而東面則右在南左在北不便於反位故必轉而居左居左便矣而又必少北者蓋將東折時下射尚在左若即東面則下射仍在北故必下射少南行上射乃東至下射行處稍立俟下射既南然後竝轉而東乃得上射在北下射在南所謂少北者蓋待下射南行之頃言之耳褚氏寅

亮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兩禮同也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面則北為右故云上射于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為左故云上射于左敖氏乃改左字為右字謂與鄉射同亦昧於東西之別矣義疏曰左字是也鄉射上射于右此于左者鄉射之耦位于右乃當其位也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釋弓此則在東于左乃當其位也

矢于次說決拾龔反位疏正義曰相揖還退校勘記曰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無還字○相左謂

退者由進者之南也反位反次中面而北上位方氏苞曰鄉射三耦及眾耦自始至終皆拾取矢執弓立而俟大射之初則取矢於次而不拾再射三射皆取矢於楅退釋弓矢反位何也有司教射則宜使久立待事以固其筋骸將祭而擇士則宜休其神氣使盡志於當射之時也鄉射之終賓主人大夫獨釋弓矢反位待事至旋取以升大射至再諸公卿皆取矢於次中三射雖取矢於楅與大夫同而隨升就席則釋弓矢臨事而後取以優尊者明矣於尊者優則於眾耦為休其神氣而使盡志於射益明矣案義疏曰退者東行以北為左進者南行以南為左此進退相左是進者在北退者在南也意次中迫狹出者一途入者一者一途上耦所出之途次耦即經之以出而已其退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

于次中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三耦反位反次北西面北上之位

右三耦拾取矢於楅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

馬降釋弓反位疏正義曰司射作揖校勘記曰揖唐石經徐陳通解楊氏教氏俱作射。司射作射如初教

氏曰如初亦適次作上耦射也其異者二耦於既作乃袒決遂

取弓矢也司射既作即反位不俟之耦揖升如初盛氏曰謂

自出次至合足而侯之儀皆如初射也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

如初教氏曰司馬亦司馬也盛氏曰如初謂自司馬正適次至

負侯者退立於西方皆如初命去侯之儀也是時獲者亦與共

而侯釋官曰此司馬亦司馬也自後凡單言司馬者皆是與上

宰夫戒宰及司馬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者別據經文則射時命

去侯命負侯乘矢獻隸僕人中車參侯干侯之獲者命獲者司

正也命負侯乘矢獻隸僕人中車參侯干侯之獲者命獲者司

以旌與薦俎退者司馬師也司馬正經亦稱司馬亦稱正

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階階下北面請釋獲于

公猶守故之辭於此言之者司射既誘射恆執弓挾矢以掌射

君子不疏正義曰注眾以知之矣校勘記曰以知之矣猶挾之者

必也疏誤作已徐本通解以上俱有足字公許反摺扑遂

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北面立於所設中之南當視之

而疏正義曰教氏曰太史前立於所設中之面於是司射當之

序疏而面命之而面命之既則少而南行而北面以弓為畢指

書以示其處郝氏曰北面示設中者不得過南也盛氏曰北面

於所設中之南示設中者以南北節也鄉射禮曰北面立于所

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此命釋獲者亦北而不面面立者以

大史既立于所設中之東面則設中東西之節可見矣不須

司射更大史釋獲疏正義曰教氏曰言此者明上小臣師執中

示之也大史釋獲疏所謂釋獲者之為大史也小臣師執中

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

而俟先猶前也命太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疏

曰此不言執算者又不言大史受算則是大史自執算矣實算

則坐故於後言與是時大史位於中西小史之位亦宜近之

注云先猶前也者張氏爾岐曰中形為伏獸窳其背以置獲籌

執之則前其首設之則東其面面首一也盛氏曰首據中言也

是壽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四

面據設中者言也執之先首設之東面則中之東西設而首在東也明矣云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者方氏苞曰鄉射一人執算以從而大射無之何也事輕人微鄉射獲者自執中尚有執算以從者太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則別有一人執算不待言故文略耳云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者釋官云篇首惟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不言小臣師者以燕禮云小臣師一卿大夫故也但小臣師無事時其位亦在此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云小臣師在東堂下互見也引鄉射禮證算亦南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柙復公則釋獲眾則不與末也

綱則尤遠矣維與綱侯之上下皆有之而大侯參侯則惟見其上耳校勘記曰敖謂注綱字是綱字之誤是也釋文於周禮綱字不云與綱同於此綱字復不云與綱同而音則無異又此疏引周禮處單疏木皆作綱至述注則仍作綱似綱與綱為二物者皆足以滋後人之疑不可以不辨胡氏承琪曰鄭司農注梓人云頌讀為竹中皮之綱說文糸部云綱當為綱應本作綱不作周禮曰綱寸是此字以綱為正此注綱當為綱應本作綱不作緇然周禮釋文綱寸是此字以綱為正此注綱當為綱應本作綱不作注儀禮破維為綱云或曰者猶疑不能定之辭蓋維與綱皆用繩為之者說文又云綱維綱也絃者綱之大繩名綱故持綱之大繩亦名綱說文又云綱維綱也絃者綱之大繩名綱故持綱之大繩是綱為大繩綱為持綱之繩儀禮之維蓋所以維持綱微有別但維之名不見梓人之角為維疏云維持侯者持侯與持綱微有別但維者籠綱言貫綱綱蓋如環綱貫其中故周禮注謂之籠綱又云禮注謂之綱耳其實一也賈疏儀禮云綱以布為之籠綱又云綱更為一解不知鄭引或說者謂綱與綱有用布為之籠綱又云因字或作綱而有布為綱為之說於經無徵恐不可從云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柙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反也者盛氏曰柙猶款也扣也人物出入多扣觸之則柙有扣觸

之義矣復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之復相復謂矢扣觸侯而還復也或曰相謂矢觸侯之左右如相之門兩旁也復謂矢至侯而還復也方氏苞曰相謂植之橫于上者仰觸于相下仰而經正鵠也王氏引之述聞曰注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注內至字正釋相字廣雅曰相至也相與相同聲相之為至也疏及釋文皆不之及蓋未達注意胡氏肇昕曰中離維網揚觸相復也離維網言中者維網皆所以持侯者離於維網雖不中鵠而中於維持侯者矣故曰中揚觸相復皆至侯而不中者蓋揚觸矢著他物揚而觸於侯相復矢射至侯扣侯不著激而還復也古文相亦作魁則與上文相之義不相遠合矢而齊等之為相然必先扣擊而始可合而齊之故相又有扣擊之義此相復之義正取扣擊也此四事而公則釋獲者所以優君異於眾也張氏惠言曰注蓋謂矢緝繞於網謂中網也耳字語辭粹人繫後於植者字作緝非緝也疏誤以緝為緝字謂緝則維也又以耳為耳目字謂以緝為緝耳謬甚 惟公所中中三侯皆獲 值中一侯 疏 正義曰敖氏曰此愈優君也中亦兼離侯則其侯之獲者主獲之也此命亦傳告於獲者故以獲言之上云釋獲下云獲互文也郝氏曰君射不拘大侯參侯干侯中皆釋獲眾射非其侯中不算盛氏曰上經云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所以辨其等者嚴矣此則告以優尊之義亦為上得兼下

也胡氏肇昕曰惟公所中與惟公所命惟公所賜句法正同中三侯皆獲正以申明上句也姜氏乃以惟公所中中為句失之矣 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 傳告服不使知 疏 正義曰釋官皆有大史之官左傳南史氏聞大史盡外執簡以往孔穎達謂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是諸侯有小史也周禮大史職曰凡射事節中舍算執其禮事大史於射禮主釋算故經又謂之釋獲者小史則凡事主佐大史故傳命服不也盛氏曰釋獲者謂大史也必以此命傳告獲者以其唱獲與釋獲聯事故須使共聞之不親往告者獲者賤且方有事不可暫離中側也 司

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賈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 貫猶中也射不中鵠 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以耦告則先公卿不釋算古文貫作關 疏 大夫而後及三耦尊卑之序也取矢以射則三耦先公卿并先君仍前誘射之義也不賈不釋賓與公卿之所同而於三耦命之言各有當也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興執而俟 執所 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

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 委餘算禮貴異

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三耦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于堂而不敢與君並俟告取疏正義曰注云不敢
 氏爾岐曰君待告乃取弓矢云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與君並俟告者張
 下云公將升則賓降適堂而神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
 階俟君事畢君事畢賓降祖決遂乃更升若然賓於此不即袒
 決遂者去射時遠不可即袒也叔氏曰此言降而不言升似有
 闕文賓降取弓矢以升者明其將侍君射郝氏曰賓與君為耦
 君將射賓先自堂上西序東面降立階而東面也盛氏曰賓降
 謂自其席而降也公為賓舉旅之時賓既就席矣郝云自堂上
 西序東面降非不言某升者俟於堂而未升也取弓矢之儀詳
 見下文先言之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疏正
 者與下為節也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在大夫北疏義
 曰叔氏曰不言降者可知也郝氏曰初納射器賓弓矢在堂而
 諸臣弓矢在東次故賓適堂而諸公卿適次取弓矢張氏爾岐
 曰此適次亦過次前至堂東三耦之南西面而立也韋氏協夢曰
 諸公卿不言降承上賓降之文也蓋賓降諸公卿俱從之降賓
 適堂而諸公卿則適次非諸賓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
 既取弓矢升然後諸公卿降也君尊若疏正義曰此云皆執其旌則旌之
 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始焉疏不同益可見矣亦獲者授之於

之司馬師反位疏

正義曰郝氏曰侯在西階下東面司馬正之南也

隸僕人埽侯道新

疏

正義曰隸僕人周禮司隸之屬盛氏曰隸僕人即周禮隸僕也隸僕下士二人屬夏官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故使之

給埽侯道之役諸侯蓋亦以庶人在官者為之也司隸掌五隸
 之法屬秋官郝氏乃引以當之誤矣釋官曰此即周禮隸僕之
 職諸侯當士旅會者為之注云新之者為君將射司射去扑
 也既夕云隸人涅廁則秋官司隸之屬與此異也

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

告當射也今文疏

正義曰告當射也校勘記曰也通解作之○叔氏曰告射輕於
 請射故不升堂盛氏曰此時賓在堂西故適西階東告之郝云
 賓立西階下無適鄭不從者胡氏承琪曰案鄉射云司射去扑倚
 曰阼階下無適鄭不從者胡氏承琪曰案鄉射云司射去扑倚
 于西階之西升堂北而告于賓曰三耦卒射此經上文云司射
 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又云司射適西
 階西倚扑升目而階東面請射于公蓋凡去扑皆倚于而階西
 則至阼階下當有適字故鄭從古文吳氏廷華曰上賓降取弓
 注謂取之以升則賓已反中堂之位故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
 於西階東向賓告之亦東階下之東

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授弓當授大射疏正義曰敖氏曰云小射正一人又云一小射正拂弓去塵疏正義曰小射正亦多矣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然則諸侯之大射正上士亦二人小射正中士亦四人與盛氏曰東堂東序東也侯者侯公就物則一小射正奉決拾以從一小射正以弓授大射正大射正惟為司正者一人其餘皆小射正也疏云大射正二人非釋官曰此篇大射正司射小射正擯者司正皆是射人特因事異名以別尊卑耳周禮射人職曰王射立于後以矢行告此篇云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則大射正即射人也又射人職曰與大史數射中此篇云司射適階而釋弓去掛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則司射即射人也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司射大射正為之此篇云大射正擯又云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為司正則司正亦大射正為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然則諸侯當上士二人為長謂之大射正也鄭注大射正云射人之長注司射云射人注小射正云司射之佐然則司射非小射正為之明矣注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敖氏曰授當作受受弓者受於右司也受弓亦於東堂盛氏曰初納射器君之弓矢適東堂至是小射正受而拂之與奉挾拾者同侯於此授當從敖氏作受蓋受之於弓人也胡氏肇昕曰言授弓則先受弓於有司可知也言授不言受文省敖氏謂經當作受非是鄭云當授大射正者以下文大射正執

弓以袂以授弓知此授弓為小射正授於大射正也云拂弓去塵者韋氏協夢曰拂弓者大射正也小射正既授之大射正即拂之案經先言授後言拂則授者小射正拂者大射正注云當授大射正為經文補其義也褚氏寅亮曰小射正授大射正大射正執之以從經文公將射則賓降適堂面袒決遂執弓搯三甚明何必改授為受

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筥東面立不敢與君併筥

君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堂面取弓矢無賓升堂之文也疏但文不具其實即升矣是以此文云賓降郝氏曰賓即前

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非盛氏曰此當以郝說為主蓋三耦卒射則公將射矣公將射則賓及諸公卿皆降自司馬

師命負侯至小射正侯于東堂皆一時事也觀此經復言公將射則賓降亦是復言可知必復言之者見其與上諸事同節也

舊說前降取弓矢此降又為袒以下諸儀則經何以前言降而不言升宜後儒疑其有闕文也夫一弓矢也既取之而升復以

之而降降而又升其儀亦繁複乎此云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即取弓矢之儀也鄉者取弓矢以升其儀當復何如且公

者推之則其謬誤顯然矣胡氏肇昕曰盛氏推闡郝氏之說以明賓降即前賓降其意甚精但以注說繹之則鄭意亦如此其

誤實始於賈疏也此注云不敢與君併與上賓降注正同則鄭

是書經釋義編 儀禮正義十四

是書經釋義編 儀禮正義十四

是書經釋義編 儀禮正義十四

以兩賓降為一也。上云不敢與君竝俟告取之以升，謂俟司射告射而後取弓矢以升也。升即指此經升自階而言，自賈說不得其說而說者多誤矣。案義疏云：賓之弓矢在堂，面上經云未降賓先降取弓矢，而不言升及將射，又言賓降故賈疏謂前賓降即升文不具也。由此言之，則賓之弓矢前已取之，升堂又降乃言指三挾一者，蓋前此只取弓矢而未袒決遂至是，乃復攜弓矢適堂而故執弓挾矢與袒決遂竝行也。注云：筈矢必者周禮矢人矢幹長三尺，北一筈。故氏曰：物北空一筈地也。必退於物北一筈者，遠下君亦為司馬當由物後而適物閒也。褚氏寅亮曰：司馬適物閒時必不由此所空一筈之地，當以注不取與君竝立。司馬升命去俟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君之右之說為正。疏：正義曰：故氏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也，猶出下射之南還。疏：去俟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其後也。今文曰：右還。疏：去俟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為下射故也。是時君未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郝氏曰：司馬命去俟還右乃降者，賓物居右，司馬出右物南即而轉下堂不還左物也。盛氏曰：還右言於如初之下見其異於初也。故說得之位司射之南也。注云：今文曰：右還者賈疏云：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不得還君故不從也。盛氏曰：今文曰：右還者賈疏云：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適而階即右還也。胡氏承琪曰：故氏云：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俟則圍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

也詳散意蓋以上射面就右物下射東就左物，司馬升堂初由右物之後立於物閒以命獲者既乃出下射之南由物左以還其後乃降凡升皆然。此經公為下射當就左物，司馬在物閒命去俟時原在公右若依常節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則還左物，公左不得謂之還右，故以還右為圍右物。蓋初從右物之後至物閒既又從右物之前還其右以降，以君將為下射故先避之，不敢仍如出下射南還其後之常節也。承琪案：故說非也。此時君未就物蓋猶在階上，而階之位司馬命揚侯訖由君之北而東而南，然後西階降自西階故曰還右。謂由君之右而還也。此與初射時出下射之南而還其後者有別。賈疏以出下射之南還其後為圍下射之命本不專為上射，故鄉射司馬出於下射之南猶者謂去俟之命本不專為上射，故鄉射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注云圍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俟此君為下射更當明為君命去俟故云猶也。仍以注疏為正。故說似不可從。吳氏廷萃曰：還右謂還於下物之南，乃右而西也。若去君之右則物閒矣。褚氏寅亮曰：右還者我自右而還也。還右者還人之右也。有彼我之分，君立下物南鄉其西為右，司馬從物閒向南出而東過以繞其後是還其右也。故注云猶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同義也。疏未甚分明，若故氏去來由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筈物北去適物右則何以謂之還。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舍司正親其職。疏：正義曰：注云筈者葦器大射正。疏：正義曰：注云筈者葦器大射正。疏：正義曰：注云筈者葦器大射正。

曰筥蓋竹器決拾在站上時亦宜用筥至是始見之耳云大射
 正舍司正親其職者射時大射正為司正如故至是暫舍其職
 而為君執弓重其事也弓射器之主也張氏爾岐曰大射正初
 為擯者復自擯者立為司正至是又舍司正來執弓也案義疏
 曰上云一小射正授弓拂弓即公射時大射正執以授公者東
 堂之俟尚未授也又小射正受弓以下別無與大射正授受之
 文此乃云大射正執弓小射正坐奠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
 則其授之小射正可知小射正坐奠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
 興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爾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
 多則痛小疏正義曰敖氏曰拂者拂決極與拾也贊設決與極
 指短不用疏者為君設之也下言贊者放此君極朱而用三若
 臣則用二其物色亦未聞士禮曰續極二蓋外時變用續而
 數則與生時同陳氏祥道曰生者以韋所以致其用也外者以
 續所以明其不用也極亦小臣正贊袒公袒朱韋卒袒小臣正
 謂之鞮詩童子佩鞮是也

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筥退奠于站上復
 位既袒乃設拾拾疏正義曰敖氏曰此袒於設決之後亦異於
 當以講禱上疏臣郝氏曰小射正復位與小臣正同立俟
 於東堂也盛氏曰俟者俟公卒射當贊襲也小射正復位者亦
 俟公卒射以筥受決拾也釋官曰案經不著小臣正之位此云

退俟于東堂則小臣正無事時其位在此矣蓋小臣主相君須
 在君左右東堂與君相近也注云既袒乃設拾拾當以講禱
 上者賈疏云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禱故遂與決同時設若大
 夫對士射袒纁禱設遂亦當在袒後盛氏曰此言設拾而不言
 遂者以君不肉袒故取斂衣之義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

附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
 安危也今文順為循古文揉為紐

疏正義曰注云順放之也隈弓淵也者敖氏曰隈者弓之曲處
 也考工記曰凡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是也順之

者所以審其厚薄而驗其詳略也詳上而略下以其上下之厚
 薄均郝氏曰袂衣袖順即拂也以衣袖順弓上下兩隈拂之示

整潔也弓仰執故上隈之意郝氏得之前小射正既於東堂拂之矣
 曰順之以袂亦拂拭之意郝氏得之前小射正既於東堂拂之矣

至是大射正又順之者敬君物也隈分左右則弓之仰執明矣
 上再下壹左右各三也上弓裏下弓表胡氏肇昕曰考工記故

書畏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玄謂畏讀如秦師人隈之隈此
 云隈弓淵也是注以此隈即考工記之畏釋名簫附之間曰淵

淵宛也言曲宛也敖氏謂弓之曲處是也云揉宛之觀其安危
 也者賈疏云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也危以弓弱者為危

強者為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其弓之強弱云今文順為循
 古文揉為紐者胡氏承琪曰順循聲並同莊子天下篇已之大

是書經罕賈編儀禮正義十四

順釋文云順本作循揉為紐者揉當本作燂說文火部燂屈申木也易揉木為末漢書倉貨志作燂古今人表公山不狃顏師古曰即公山不擾史記索隱又作蹂皆以聲同而通者也小臣鄭以揉為宛之觀其安危宛猶屈也故不從古文作紐

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也稍屬不指矢疏正義曰注內拂恐

塵及君也者敖氏云授矢亦以巾也燕禮記曰小臣以巾授矢凡授弓矢皆當於公右釋官曰周禮大僕職王射則贊弓矢此篇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實與天子異也云稍屬不指矢者張氏爾岐曰稍屬者發一矢乃復授一矢接屬而授也

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疏正義曰方氏以其矢告俾君自省以勉於後也人君於事物之理不中常苦不自知射失其宜而不中則易明於心亦所以示君當釋思已過也凡此皆所以防縱弛

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至也揚過去也

皆曰旁方出疏正義曰注云方出旁也者敖氏曰左右曰方者左則曰右方右則曰右方也盛氏曰方與旁通矢行或左或右皆曰旁

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畱尊

也疏正義曰注云先發不畱尊也者敖氏曰云拾發以將乘矢也疏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其他上下射之為也盛氏曰敖說非

燕禮記於公既發之後乃云上射退于物一筭既發則答君而俟是亦公先發之證矣案韋氏焦氏皆以敖為是褚氏寅亮曰君尊故於其射也事事不同鄉射記曰上射既發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此拾發在公既發之後兩處立文迥別安得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以授有司疏正義曰盛氏曰小臣師反東堂下之位注云受於東堂疏弓以授有司於東堂者釋官曰燕禮記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人此大射正受弓者大射與燕射之射又異也注有司蓋即謂弓人胡氏肇所曰大射正受弓亦當授小射正授弓此云大射正受弓文互見也

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

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階西東面賓降位疏正義曰小

者盛云小射正位郝云於東堂竊謂諸侯之小射正蓋中士下士也其位本在西方東堂乃其將射俟事之位上經云皆以俟於東堂是也事畢則仍反西方之位與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者敖氏曰云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面之中而與鄉飲酒異者明矣盛氏曰此時司正之位蓋亦遷於司射之南如鄉射禮也經不言者文不具耳敖氏

是書經釋義編 儀禮正義十四

據此而改經中庭為阼階前泥矣釋官曰上注云大射正舍司
正親其職即以此經知之大射正初為擯者又為司正君射時
又舍司正親其職至是仍反為司正是此篇所言大射正擯者
司正實一人也公還而後賓降者敖氏曰公退云還是其進退
亦不由物前也賓因降而不敢即升若以是時未有上事也方
氏苞曰諸公卿降反位皆如三耦惟君初曰就物事畢曰還凡
要節而揖君皆無之也蓋惟燕會賓初入君揖而進之大射之
賓亦然及正射則無為對羣臣而揖亦無為向物而揖也君不
揖而賓揖則疑於揖君故不揖與君同若兩君好會而射則揖
當各循其節矣注云階西東面賓降位者以上文賓受獻訖
賓降立于階西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
東面決之也
繼射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司正以命升賓尊賓也賓必俟命
賓在階西難
以為儀也

右君與賓耦射

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
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眾皆繼

射釋獲皆如初

諸公卿言取弓矢疏正義曰敖氏曰反位亦在眾言釋獲互言也次於取弓矢之處為少北

耳眾謂大夫而下此不分別士與大夫為耦之儀是如三耦也其以君在故耦不得盡其尊大夫之禮與釋獲皆如初亦指君以下言也褚氏寅亮曰上經言諸公卿適次繼三耦以南至此始言取弓矢于次中則射位在次外明矣吳氏廷華曰公卿同在次又言次中者嫌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如賓取於堂西也

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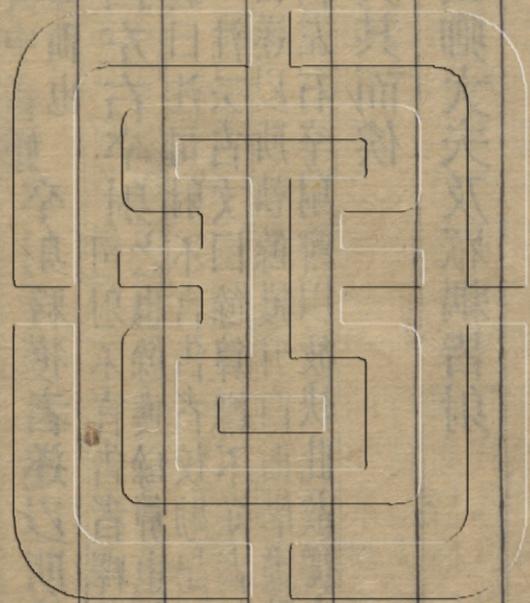
司射不言告者釋獲者於是有所執古文曰疏正義曰注司射不言告者校勘記曰徐本通解俱無言餘算字注云古文曰餘算鄭不從者胡氏承琪曰鄉射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其而俟

右公卿大夫及眾耦皆射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一終

五河郡文元校
江山劉毓家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二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五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

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司馬師亦坐乘矢疏正義曰方

取矢以下六節皆三射之始事也再射之算尚未視獲未數賢

獲未告中算未釋豐未設射奇未舉侯與有事於侯者未獻而

汲汲於此何也以此時儀節甚繁閱時甚久而司馬與司射所

掌之事與所用之地各異故乘司射發命之隙使有司各供其

事並行而不相悖而司射既請三射於公可直入次而命賓諸

三耦矣禮之所謂連而不相及哉而有閒此其可驗者也賓諸

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異

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疏正義曰敖氏曰此文主於束

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疏矢而言蓋見其不狂如初之

云尊殊之云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者郝氏曰左右撫之數眾矢也進束謂既數眾矢而後進所束之矢於福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盛氏曰撫矢之位鄉射禮云當福北面此宜亦如之委矢于福北括束茅於矢上握則束矢之處於撫者為近矣既撫而復親束之乃云進者蓋撫手及之而已束則於當福之位又少進也郝氏云進所束之矢於福然則未進之前賓諸公卿大夫之矢豈皆委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之於地邪其說蓋不可通矣

疏正義曰注云是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

疏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

疏正義曰注云是燕射共弓矢如數此矢人疑其職考工記有矢人為矢不預射事與此別

韋氏協夢曰矢人猶謂執矢之人爾非遂以矢人之官目之也注猶未盡善胡氏肇昕曰此篇如負侯釋獲者獲者之類多以事目其職此矢人即有司而云矢人者以器名其官猶以事目其職也云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

知者方氏苞曰再射賓取矢於堂西故以矢授於西堂下以備三射之取也舉賓之矢以見例則公之矢以授於東堂公卿大夫之矢以授於次中可知矣射畢凡

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此言其升前小

疏正義曰注云此言其升前小臣委臣委矢於福

矢於福者張氏爾岐曰方司馬釋

司馬釋弓反位即升就席是其升在小臣委矢之前以上文類言如初諸事故至此始特言之

右射訖取矢

司馬適階而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釋弓去扑

射事已也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

固東面矣復言之

二算

為純純猶全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

縮從也

東而為從古每委異之易枚疏正義曰枚徐本通解俱作有餘

文縮皆作每委異之數校陳闕監葛俱誤作效

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興自

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東面坐少比疏正義曰比校勘記曰徐陳

坐字衍文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其餘

如右獲謂所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案釋獲者在中西東面

北故此數右獲則注云少南就右獲數左

獲則注云從中前北又云少比於故也

司射復位釋獲者遂

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勝黨之算也執疏

正義曰北面告于公校勘記曰陳闔監葛俱脫告字○盛氏曰此亦君禮之異者也鄉射禮曰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

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

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其

而俟疏正義曰實八算于中校勘記曰實石經補闕誤作賓○盛氏曰此算獲及餽不勝者之法皆與鄉射無異則亦

以習禮樂而非別賢不可見矣若果為將祭擇士之禮豈可不分各耦而較其中之多少哉

右數左右獲算多少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奇疏正義曰敖氏曰亦適堂而命之也張

宮士位在北堂司射宜由堂東至北堂下東面命之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

西楹西降復位疏正義曰敖氏曰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盛氏曰司宮而曰士別于庶

人在官者也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蓋以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為之韋氏協夢曰司宮士位本亦在西方知將奉

豐故先俟于堂西也復位則復西方位矣釋官曰司宮士以僕人士例之亦司宮之屬府史胥徒也勝者之弟子

洗觶升酌斝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疏

正義曰盛氏曰弟子謂士之少者也位在西方韋氏協夢曰勝者之弟子即燕禮所言之庶子周官宮伯所掌者也庶子在宮

中如宿衛之官宜亦隨公出入射以有事為榮故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斝其亦旅酬下為上之意與方氏苞曰鄉射禮執弓

反位以弟子皆與射也天射弟子不與故反位不執弓蓋洗觶本未執弓也案義疏云鄉射禮言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此乃

言酌斝者鄉射一尊故無所別此君禮有膳有斝故于酌射酌之始明之下僕大師繼酌不言斝以此準之亦酌斝也及賓飲

公夾齊皆酌斝惟公酌膳其義可知已故經凡六酌方壺獨載其五注云不授者射酌猶罰爵略之者賈疏云詩云兕觥

其觶旨酒思柔注云觶陳設見觥罰爵手授此飲射酌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也獻酬之齊皆手授之此不手授故云略之也

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摺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眾射者

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疏正義曰司射袒執弓之也右手挾弦校勘記曰袒上唐石

經徐本楊放俱有遂字。○敖氏曰：司射祖亦決遂文省耳。東面命之于次，中方氏苞曰：出師之禮，司徒指北，面誓之，故鄉射禮司射指北，面于三耦之南，以三耦州之子弟，可以師長之道臨之，大射之三耦皆上，而公卿大夫並列射位，故司射之面位必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者以射畢之時，降堂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更袒決遂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王耦及眾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射者所以擇士以助祭，今若在無不飲，疏于不勝者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射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盛氏曰：疏為此說以護注耳，其實非也。算獲既以左右計之矣，其數中不數中亦孰從而辨之哉？褚氏寅亮曰：鄉射之三耦及眾射者先止于堂面及飲射，爵乃進立于射位，此則射畢。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而即已立于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賢也。少

右辭飲者亦因。疏正義曰：勝者先升升堂少右，校勘記曰：升通相飲之禮然。疏解不重。○方氏苞曰：鄉射曰：一耦進以立于

中之西南也。此曰一耦出以位在次中。注云：少右辭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者相飲之禮謂獻酬之禮也。獻酬之禮獻者在

右酬者在左。褚氏寅亮曰：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正乃作其升飲，異人為之亦諸侯官多也。不勝者進北

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解

拜受罰不備禮也。右疏正義曰：注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上

手執觶，左手執弓。疏云：御左手右手加弛弓于其上，是受罰者

手未釋弓，執觶于右手。不勝者先降也。後升先降略之不由次

為便故知左手執弓也。疏正義曰：注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上

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正義曰：方氏

洗東南鄉射禮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而彼射者州之學

士也，必過於司馬之前以察其儀度。大射之耦則公卿大夫士

降階而經適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

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

夫相為耦者不疏正義曰敖氏耦謂士與大夫為耦者也不升

降席重貶尊也疏則立於射位也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

朱大詔曰賓字之衍也賓與公為耦者也耦不升謂士與大夫

為耦者也不鄉射曰大夫飲則耦不升與此同賓之耦則公也安

得云不升此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者尊

諸公卿大夫也下云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而階上

北面立飲者著賓及諸公卿大夫僕人師洗升實解以授賓諸公

夫飲之節也此賓涉下而衍

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而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齋者反

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在疏正義曰洗升實解

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實敖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之其

次則不洗矣降降席也而階上臣飲罰齋之位也授執齋者宜

反於其所受者也韋氏協夢曰授亦授之若飲公則侍射者降

於席前也鄉射禮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

洗角解升酌散降拜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疏正義曰張氏爾

以為以兕角為之對下文飲君象解而言仍是三升之解非四

升曰角之角也盛氏曰賓將自飲故用角解云從致齋之禮也

者凌氏釋例曰凡大射飲公略如賓騰齋于公之禮燕禮大射

獻士後賓降洗升騰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

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

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

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

為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

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

耦不升謂士與大夫

與此同賓之耦則公也安

不升者尊

賓之耦則公也安

不升者尊

後可以齊眾也君則卒解於阼階之位貴有常尊也公卿大夫之飲耦不升君則賓親獻而夾齊上下之辨則然而飲不勝之齊與眾耦同又使君知罰不敢行而躬宜自省也注云夾齊亦所以恥公也者韋氏協夢曰凡飲罰齊者皆不勝者自飲而勝者不飲此賓復酌自飲者謙公獨飲有示罰之意也注未當云所謂若飲君燕則夾齊者張氏爾岐曰注未引鄉射文若云若飲君用燕禮致齊實坐不祭卒解降奠于筐階西東面立不象射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今文席為筵也疏正義曰注云今氏承琪曰周禮司几筵注云筵如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疏云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于奧是也然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承案筵席散交固通然此經上下文多言席惟上文司正以命升賓之升復筵彼古今文既皆作筵即不必破為席此即古文作席故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疊今文不用也又見士虞禮記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為耦而疏正義尊為耦校勘記曰尊下徐本楊氏俱有與卑二字通解無注云此耦亦謂士也者敖氏曰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為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為耦者此諸公卿衍文章韋氏協夢曰耦亦謂卿與公為耦大夫與卿為耦士與大夫為耦者也注獨指士而言義猶未盡褚氏寅亮曰經無諸公卿不眾皆繼飲射齊如三耦射與士為耦之明文則安得衍此三字

右飲不勝者

徹除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

西北筐在南東肆實一徹于筐為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

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疏正義曰敖氏曰為三侯之獲

獻大侯之獲者徹尊名容五升疏正義曰敖氏曰為三侯之獲

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也或脫一壺字耳兩壺皆酒

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疏正義曰敖氏曰為三侯之獲

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之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

尊亦俟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

之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去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

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略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盛氏曰敖

說當矣注以此尊專為大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

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云服不之

是書經罕寶扁儀禮正義十五

東北此其地一也一地而兩尊或先或後亦理之所無者注又云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尤屬節說因燕而射君或可以不與未聞大射而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乎云南上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諸侯君之酒以祭侯故重之也韋氏協夢曰此即前經司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者彼歷言其地而已至是乃陳之猶卿大夫之席前已言其地至既獻乃布之也注以此尊與前為二尊此洗與前為二洗服不與獲者僅六人耳而必異尊與洗有是理乎褚氏寅亮曰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朱氏大韶曰侯字之衍也鄉射大射並獻獲者與釋獲者此獻也與獻工同非為侯祭也考工記梓人曰祭侯則為位經不言為位知非祭侯也云服不云負侯云獲者異名而同實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以其唱獲謂之獲以其執旌背侯而侯謂之負侯大射則謂之服不舉其官也下文獲者適右个即服不也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之持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案經言實一散下服不祭侯云司馬師受虛奮虛奮即此散也蓋司馬正但獻服不其二侯之獲者司馬師獻之下文所云洗獻隸僕與中車獲者是也司馬正所獻者祇服不一人以其通稱故云獲者耳篇首云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即此云尊于服不之東北大侯之乏即服不之位也篇首云設洗于獲者之尊而北即此云設洗于尊而北尊即獲者之尊篇首目其事此則當事而設也尊為服不設非為侯設故疑為衍案

義疏云此經大槪與鄉射同其異者鄉射一洗一尊釋獲與獲者共之此獻釋獲與鄉射同獻獲者則侯之而又別有尊及洗其尊上下仍有等焉又鄉射一侯此用三侯則獲者亦三以壺卑又可知服不司馬皆尊以司馬正而獻服不則應酌上尊則下者僕人與中車獲者則卑於服不司馬師又卑於司馬正其獻也應酌下尊此兩壺之別也又云此設尊洗之處近于侯乏之間獲者執旌時往來於此若早設之亦虞室礙故侯時而設非關君之射不射也既張三侯君雖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不射大侯之獲者亦當獻之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疏正義曰注言服不者掌養猛獸而敦擾之者洗酌皆而面疏著其官尊大侯也者張氏爾岐曰服不即獲者也前此皆言獲者以其事名之至此乃著其官是尊大侯也敖氏曰服不為大侯之獲者故先獻也司馬正獻亦異之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為獻疏正義曰注蓋亦而南面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為獻疏義日注云近其所為獻者張氏爾岐曰服不近侯以司馬正西面侯之故則侯是其所為獻也故近侯而不近之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不侯卒爵略賤也此終言疏送而反位亦為其不拜既也是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於司馬正既反位獲者亦反東面張氏爾岐曰此注可疑當以經文為正服不之徒或枉司

是皆經釋賈扁

儀禮正義十五

馬師所獻之中耳韋氏協夢曰注非也服不為三侯獲者之長而位為下士獻以司馬正宜也若其徒雖為大侯之獲者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等耳豈可與服不同獻乎且上經云實一散于籠服不卒齋之後司馬師即受虛齋獻隸僕中車與獲者司馬正復用何齋獻其徒乎蓋服不一人司馬師之獻也而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疏正義曰敖氏曰有府史注云府治藏史掌書各有專司故謂之有司左傳哀公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注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疑即此大射凡薦皆使宰胥此獻服不獨使宰夫有司者以此經有祭侯之禮周禮宰夫職掌祭祀之薦羞故使宰夫有司薦也引鄉射記者以此經組實無文故引此以為證盛氏曰獲者之俎折以卿之餘體獲者而有俎亦卒鎔獲者適右个薦以祭侯故也鄉射禮曰俎與薦皆王祭卒鎔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鎔乃適右个明此獻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服不言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者敖氏曰此獲者即服不也變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張氏爾

岐曰信如注言司馬並獻二人當用黃首經文明言實一散於筐安得有二齋乎司馬正所獻決是服不氏一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中車後乃獻之盛氏曰案上下注意蓋謂國君大侯服不與其徒負侯居乏相代司馬正獻服不氏攝之獲者專主唱獲與負侯者並有之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蓋周禮射鳥氏之職以其取矢知之也諸侯兼官即以服不氏攝之獲者專主唱獲與負侯者並不相代司馬正所獻惟服不氏攝之獲者一人其參侯干侯之獲者及三侯之負侯者皆司馬師獻之也而注說之誤了然矣云薦俎已鎔乃適右个明此獻已歸功於侯也者敖氏曰有司與庶子既鎔薦俎於地獲者則以齋適右个而二人復執薦俎從之薦鎔於獲者之南俎在薦南方苞曰司馬獻服不薦俎鎔焉亦非為侯設也服不祭卒而適右个不敬以已之餘祭侯也終則仍設薦俎於乏南明獲者雖以祭侯而薦俎本為獲者設也褚氏寅亮曰獲者祭侯所設薦俎當如侯北面是也獲者左執位薦南面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大焉是也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祭俎不奠齋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注為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為侯祭於豆間爵反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射陳闕監葛倉貽女會孫諸侯百福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諸侯以下祝辭未聞儀禮正義十五

俱誤作設疆飲疆倉疆徐本俱作強○敖氏曰祭俎者興取荆
 肺以坐祭也二手祭酒為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為節也褚氏
 寅亮曰亦為代侯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二手者散大
 容五升一手難反注注引天子祝侯者周禮梓人文方氏苞
 曰五帝三王之世凡寇賊奸宄聽斷於士師其阻兵倡亂敢為
 不寧者皆強橫之諸侯故射之正鵠取義於不寧侯使貴賤少
 長同心於貫之以示敵王所愾之義義取於不寧侯而又祭之
 何也祭有非報功而以聲其罪者考王記所載天子祭侯之辭
 乃周官太祝詛祝所謂攻說也燕義所稱則諸侯燕射樂歌非
 祭侯之辭師禡所祭於經傳無考而後儒以為祭黃帝蚩尤祭
 黃帝則禡所也祭蚩尤則必以夜說之辭記曰禡於適左个祭
 所征之地必以蚩尤為戒使不寧之方毋侮毋忽也
 如右个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右神狂
 曰注俎與薦校勘記曰薦誤作俎○引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
 鄉射禮者證左个及中為王祭也
 東面北鄉受獻之位也不疏正義曰注北鄉校勘記曰北徐本
 通解俱作北案張氏句讀作北盛氏集編正作此作此是也
 云不北面者嫌為侯卒爵者以獻服不受獻之時在侯而北面
 此東面不北面者敖氏曰變於受爵之時也卒設薦俎立卒爵
 爵與受爵不同面自是一禮耳下釋獲者亦然

不言不拜餽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疏正義曰引鄉射禮者
 知也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疏以獲者亦薦右東面
 立也敖氏曰卒爵於薦西東面自若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
 也是時司馬師蓋已北面於其東

人與中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隸僕人婦侯道中車張大侯及

如服不也隸僕人中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疏正義曰敖氏

於大侯也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疏正義曰承服不後

而洗則是每獻皆洗矣隸僕人與中車皆聽命於司馬故亦司

馬并獻之褚氏寅亮曰此獲者祭參于二侯隸僕人等則無所

祭云皆如大侯之禮實不盡如也注云及參侯于侯之獲者

盛氏曰獲者謂參侯干侯之獲者也注云及參侯于侯之獲者

是乃統言獲者亦其事相聯也釋官曰司馬正獻服不大侯於

獲者也司馬師獻獲者參侯干侯之獲者也疏云隸僕人中車於

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者賈疏云隸僕人中車素無其

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也吳氏廷華曰經

言如大侯之禮而不獻於大侯可知敖氏曰言如大侯則各就

其侯獻之矣其說是也且三侯皆射何得僅言成功於大侯云
 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張侯之時量人在中車之
 先及君射而隸僕人婦侯道隸僕人中車得獻者自後以及先
 也經雖不言量人其得獻可知也敖氏曰不言量人或與此
 獻方氏苞曰注與敖說指皆未明蓋大射自公卿大夫庶士以

皇清經解

儀禮正義十五

九

及士旅會者庶子皆受獻隸僕人中車參于二侯之獲者職卑
 事統疑不得與於獻故特著之若量人制燔脯與鬱人舉筓滌
 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並受主人之獻於適士卒司馬受虛
 中若使司馬師與僕隸等同獻於侯則非其倫矣卒司馬受虛
 爵奠于篚獲者疏師字注云獲者之篚者盛氏曰即服不之
 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旌也隸僕人中
 車量人自疏正義曰盛氏曰獲者謂二侯之獲者及負侯者凡
 服不而南疏六人也乏亦謂三侯之乏也於是其南若巾車僕人
 以其事同也吳氏廷華曰獲者居乏故設於其南若巾車僕人
 未嘗居乏何必亦設於之南且經第言獲者則隸僕人等雖同
 時獻之或別獻於三侯之前而薦於其位未必服不復負侯而
 有俎未必有三祭所謂如者特大概言之耳服不復負侯而
 侯疏正義曰盛氏曰此負侯者也謂之服不者著其以服不之
 人者以其兼射鳥氏之職也是時三侯之獲者皆居乏

右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去扞適堂

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

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

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疏正義

曰校勘記曰司射適階西適誤作釋注辨中辨徐本通解楊敖

俱作碎注云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者釋獲者為

大史是又與獲者文武不同也韋氏協夢曰不言獻大史而曰

獻釋獲者容小史亦獻也小史佐大史大史獻亦當獻之猶獻

服不而并獻參侯干侯之獲者其禮與服不同則獻小史亦與

大史同矣釋官曰獲者司馬獻之釋獲者司射獻之小史亦與

史釋獲則獻亦當及也敖氏曰洗觚升實之與獲者異蓋釋獲

者無事於侯且尊釋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

方氏苞曰不近酌獻者之尊而實之於堂上則別設獻獲者之

尊以祭辭稱不盜侯不可與堂上同尊益明矣云少南碎中者

張氏爾岐曰獻釋獲者於其位之南欲薦脯醢折俎皆有祭

其稍遠乎中與獻獲者近侯有與也

服不同惟疏正義曰服不之俎與薦皆有三祭以其祭侯三處

祭一為異疏各用其也敖氏曰不言所設之人蓋亦有司與

庶子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

而辟薦反位辟薦少而之者為復射妨司射視算亦辟俎也司射適堂而袒決遂取弓

挾一个適階而摺扑以反位復射疏正義曰盛氏曰此司射倚之處與鄉射異韋氏協夢曰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

司射可直由階而適階下必摺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右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射矣聞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下言第二番射以樂為節後

之可知疏儀射前有諸公卿大夫拾取矢正射不鼓不釋射後

三耦及眾射者又拾取矢此三事為異其餘竝如釋獲之射○

敖氏曰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疏之升者有為為之耳此言

如初未詳疑衍盛氏曰初謂第一番射如初者謂其請射之辭

也敖以為衍文非方氏苞曰再射升堂而後請特見於經此如

初謂如初之請於階下耳韋氏協夢曰如初二字疑作公許傳

寫者因三射多言如初而鄉射三請射又曰如初由此誤耳案

義疏曰初請射時本自階下反摺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

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

執弓序出取矢歸言拾是言疏之序謂每耦以矢而出也司

射先反位言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八次之事即反位

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

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疏正義曰注反次外西面位楊氏作

解有與疏合云歸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

先也者謂第一番射時但言司射反位不言先以三耦未有次

外位故也盛氏曰三耦袒決遂之所與其射位皆在次中但有

南北之異耳司射位自在中之而南云先者謂其不俟三耦之

袒決遂而即反位也注誤方氏苞曰方命三耦取矢即反位與

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疏正義曰三耦校勘記曰

射正作取矢如初作取矢禮殺代之疏三誤作二○敖氏曰小

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

儀禮正義十五

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其為衍也明矣
盛氏曰上云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司射命之辭
非謂三耦已為之也司射命說反位於是三耦皆自射位適次
南少東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儀同故以如初蔽之三耦拾取矢
也此皆與第一番取矢之上者以有袒決遂之事在作取矢前也
於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
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
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敖氏不悟上經之闕而反以此為衍誤矣
注謂以小射正代司射亦隱說也韋氏協夢曰初取矢時不見
小射正作射之節者與此文互備也小射正作矢當在三耦拾
取矢之前還其文於下者以初取矢時無此文也言作取矢如
初則初亦作之可知矣凌氏釋例曰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
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此篇第二三射事
竟司射倚揖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請第三
次射也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
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
又云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
取矢也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
矢則司射命之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
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如初者
但有三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取矢也又云
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此言諸公卿大夫承

小射正之作降階任三耦既拾取矢之後也如初位者如第一
次射竟諸公卿大夫降即位之位也又云與耦入于次皆袒決
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
三耦此言諸公卿大夫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
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
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
搯三挾一個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脫決拾襲反位此
言士與大夫為耦則兼取乘矢不拾也又云諸公卿升就席眾
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此
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節者拾取矢也故曰諸公卿大夫拾取
作取矢者文不其也鄉文節者拾取矢也故曰諸公卿大夫拾取
作上耦取矢二次射竟但云司射射命拾取矢不云司射命之者
鄉射禮簡也鄉射命與作皆司射一人為之大射威儀多故三
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及眾射者拾取矢則小射
正作之也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以為禮殺代之似未得
經意敖氏以為衍文則更非矣胡氏肇昕曰凌氏此條甚精足
正鄭氏敖氏之誤盛氏雖駁敖氏而其謂上經為文闕仍無異
說而諸家之解皆為贅矣 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
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

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福進三耦揖之位也

作取矢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初位者適次繼三耦以南也云如

如初者兼淡淺而言也云入于次見其所進者又淡也凡經云適次

而己者兼淡淺而言也云入于次者見其淡入也先言適乃言

入若次中者則皆先淺而後淡也執弓亦右挾之皆進謂出次

而西面之時也士下射當福而進坐說矢束是俱北面說之也

然則鄉射之大夫說矢束亦北面明矣既說則上射少西而反

東面下射少東而反面乃拾取之盛氏曰適次入次之辨敖

氏論之詳矣而其說矢束之法則非也北面說矢束既說而后

各就福而東之位者大夫與大夫之禮也饒就福東之位而后

說矢束說之亦西面者大夫為下射之禮也經文甚明柰何混

而一之邪褚氏寅亮曰先言如初位後言入于次位之在次外

也益明注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如初者張

氏爾岐曰注繼射謂繼三耦而射如初謂從若士與大夫為耦

三耦之法繼射者皆從耦法故不再命之也

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疏正

曰方氏苞曰再射言為耦之上下三射言所面之東西互見且

相證也士與大夫耦再射即有之而至此始見以君射之儀賓

與諸公卿大夫升降進反揖讓之數具詳於再射禮重又繁無

暇及士與大夫耦之末節故補敘於三射亦列事之義法宜然

褚氏寅亮曰大夫為下射也亦而面說之不北耦揖進坐兼取

面注云自同於三耦者欲與其耦拾取也大夫進坐亦兼

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取乘矢不大夫進坐亦兼

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

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疏正

曰敖氏曰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大夫既反位

諸公卿乃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脫耳又此上下

文皆言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然則此有脫文明矣

張氏爾岐曰諸公卿大夫自為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

者取矢在後前取矢者待於三耦之南至大夫與耦取矢反位

乃與之同升就席以爵同故相待也褚氏寅亮曰與反位之大

夫同升也其義已明孤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

弓矢說決拾襲反位疏正義曰校勘記曰繼

右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拾取矢繼誤作既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俟負

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面

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為節也始射獲而

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

應樂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惟賢疏正義曰注君子之於事校勘記曰事下徐本通解楊氏

者乎疏俱有也字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射始取苟能中課

者謂第二番射復用樂行之者謂此第三番射始取苟能中課

有功終用成法總上三番射言教化之漸也孔子以下禮記射

義文引以證射用司射反插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君有

應樂為難之意也疏正義曰注云樂正正王南北面者賈疏云此時

射也樂正正王疏正義曰注云樂正正王南北面者賈疏云此時

工南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遙命之釋官曰上別言小樂正則

直云樂正為大樂正可知周禮大樂正王大射令奏騶虞諸侯

大射亦當大樂正令奏騶虞諸侯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

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

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

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北

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北

徐本通解楊放俱作視案釋文於前視算作眡注云本亦作視

於此無釋則亦作視也眡當从目今从耳非也注不得和不

得土徐本通解楊氏俱有五聲二字是也○引學記者證鼓亦

樂節之意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者投壺篇在禮記中

其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為投壺節盡用之為射節是

采繁皆五節上射揖司射還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閒若

一狸首逸詩會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

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會孫會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

載詩曰會孫侯氏是也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

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

以時會若事之志也閒若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疏正義曰

首逸詩會孫也者以狸首是逸詩篇名會孫其章頭也注云狸

之會孫耳云狸之言不來也者解詩篇名會孫之意狸與來古音

相近不來即狸之合聲猶終葵之為椎和婁之為鄒也云其詩

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者以狸首為不來首為諸侯

詩為大射樂章也云後世失之謂之會孫會孫者其章頭也射

義所載詩曰會孫侯氏是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會孫侯氏之言

知為此詩章頭故後世又名狸首為會孫云以為諸侯射節者

星壽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五

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
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之文明
其所以為諸侯射節之意也盛氏曰狸首之詩今無以考其名
篇之義然以騶虞采蘋之類推之亦必其首章有此二字而取
以名之耳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數語未知其果是與否即使果
是亦未必其章頭也鄭君諱所不知而強為之說妄矣又案大
戴禮投壺篇末亦載曾孫侯氏之詩比射義特詳又禘以考工
記祭侯祝辭有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
言或鄭說之所本與凡以樂節射者但取其節而不取其詩之
義也今案大小戴記所載曾孫侯氏之詩皆序射事與騶虞采
蘋之類不協疑非狸首本篇也大戴禮既言曾孫侯氏又云干
侯既亢尤屬不倫蓋其所拈拾者彪矣章氏協夢曰騶虞采蘋
采蘋皆未嘗明言射事而射節以之狸首之詩應與三詩相類
詎必拘拘以射為辭乎射義曾孫侯氏之云蓋後人附會而為
之說注既以狸首為逸詩而又以曾孫侯氏當之殊不必又云
劉氏做因篆文狸首為似巢謂狸首即鶻巢騶虞采蘋采蘋
皆二南篇名則狸首亦必其傳劉氏之說非不可從但無明文
可據不免穿鑿仍從注作逸詩為長法說原本射義攻射義云
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
蘋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時會也采蘋者樂循法也
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凡取以為節者皆有其義盛氏謂以樂
節射但取其節不取其詩之義顯與記文相悖又射義引詩曰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
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
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詳釋記文此節明言諸侯相與盡志於
射之事所引詩言亦與樂時會之義相合是此詩為狸首之詞
甚明故鄭得據以當狸首之詩非鑿空而妄說也盛氏韋氏駁
之非是劉氏做別自為說謂狸首為鶻巢取其與騶虞采蘋采
繫皆二南篇名夫不顧其義而惟取於二南之中則二南豈止
此四篇乎且篆文狸首與狸首井不相類何得妄取而當之此
真違不知蓋闕之義也云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張
氏爾岐曰聲之疏數必使行適如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
一以射禮所重在於能循此節也
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
以樂志其他如初儀應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
吾志疏正義曰校勘記曰而后后誤作後注倅不敵也春秋傳曰
其目疏也字意所擬度也擬徐本釋文俱作人與單疏述注合
○賈疏云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惟作樂為異敖
氏曰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似不必
獨見之且語句不合亦恐非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盛氏曰稍
屬當從敖氏作衍文或謂稍屬不以樂志為句非方氏苞曰再
是詩經卷之五 儀禮正義十五

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作言稍屬蓋以君之血氣有強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循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寬之亦所以使自循省而知職任之重且大也胡氏肇昕曰稍屬仍謂授矢于公耳不言授矢者省文耳注云辟不敬也者以君之遲速與樂節相應不以樂志則不見其不敬是辟不敬也引春秋傳者定八年左傳文引以證志為意所擬度之意吳氏廷華曰注謂不必應樂於文似矣若以理論則此禮比樂君臣皆然以諸侯而敢必君之以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三事皆如初也降反位指眾射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

右以樂節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樂射後取矢數獲

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疏正義曰敖氏曰當更有設豐二字如設豐者司射是也設豐者司宮土也實解則弟子也上經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土奉豐勝者之子弟洗解并酌是也司射但命設豐實解乃弟子為之無待司射之命若不重設豐二字似以司射命設豐實解作一句讀失之矣唐石經脫各本因之當據鄉射補通解反於鄉射刪下設豐二字則失之甚者也

右樂射後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兼疏正義曰注云側持弦曰執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者上文皆云挾一个注云是書經釋義十五儀禮正義十五

方持弦矢曰挾此云執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

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還適次皆授有

司弓矢襲反位不挾亦謂執疏正義曰吳氏廷華曰卿大夫升

就席疏正義曰敖氏曰不言諸公者可知也諸公

右樂射後拾取矢

司馬適次釋弓說法拾去并襲反位司馬正命還福解綱小臣

師還福中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猶解

釋也今文司馬疏正義曰敖氏曰退福亦于次司馬正於此命解

而釋之注云今文司馬師無司馬者胡氏承瑛曰案鄉射惟

司馬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為司正不為司馬

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命弟子說侯命獲者以

旌還皆司馬命之此則司馬正命解綱司馬師命還旌師者正

之貳也此外有小臣師又有僕人師若如今文無司馬單言師

未明何人故鄭從古文吳氏廷華曰此下當有司馬復為司正

右三番射竟還諸射器將坐燕以終禮

公又舉奠解惟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而階上如初大夫卒

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反位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一舉解當在

射故也陳氏陽曰燕禮工歌之後笙奏之前即為大夫舉旅大

射至射畢為大夫舉旅者主於射故也吳氏廷華曰此是長勝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

人倦宜徹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鄉射請徹俎司正之職則此

星青經解卷十五 儀禮正義十五

正今遂適面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

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自其疏正義曰如賓禮謂亦如鄉

北大夫降復位門東北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夫雖無俎以賓及

位注云門東北面者謂初小亦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故復位

曰復位於門東者以諸公卿亦以俎出故也燕禮諸公卿無俎

故與大夫降而周立於階下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盛氏曰復位門右少進之位庶子曰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設

降自阼階若親疏正義曰庶子曰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設

微也以東去藏疏公俎亦膳宰徹之然則士之設公俎者亦庶

子正矣釋官曰此徹亦俎獨言正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

則上設賓俎及卿俎不皆正可知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

諸公卿不入門而右疏正義曰庶子曰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設

以將燕亦因從賓疏正義曰庶子曰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設

將與大夫同升宜近之盛氏曰東面北上與燕禮卿大夫降位

同蓋近西階下也敖說非吳氏廷萃曰東面北上以將自西階

升也鄉射卿大夫皆降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

東面北上即此位耳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

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命以我安臣於君尚疏正義

屨屨誤作履羞庶羞羞進也庶眾也所進眾羞謂膜肝腎

曰注炮鼈膾鯉炮嚴本作魚釋文徐本俱作炮鼈膾鯉免鶉鴛疏正義

狗肝一臠之以其腎膾炙之舉燠其腎不蓼又公食大夫禮有

牛裁炙羊裁炙豕裁炙大射先行燕禮燕禮其牲惟狗故知眾

羞謂膜肝腎狗裁臠也云或有炮鼈膾鯉免鶉鴛禮推之疑其或

鯉見詩六月篇惟免鶉鴛見公食大夫禮鄭據禮推之疑其或

亦有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

祭薦大夫稍卑至燕乃祭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眾無不醉賓

薦以不敢於盛成禮也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眾無不醉賓

及諸公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

皆鄉其位也與對必席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

敬也司正退立而序端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

以為反坐故知降席也云司正退立而序端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

酒此將獻士事未說亦如鄉飲酒監旅時立于西序端也吳氏

廷萃曰言皆命則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

北面總命之也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

是詩經召賁篇儀禮正義十五

主人洗酌獻士于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獻士用解

文解疏正義曰獻士用解士賤也者對上獻大夫用解故今文作解

不從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齋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也升不拜受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解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

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疏正義曰賈疏云案燕禮薦司正與

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疏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幕二人此

不言其數又不言司正與執幕者以射人是射人非一人互

見執事執事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幕者二人文不具盛氏

曰此言射人而不言其數則不止一人矣蓋小射正之俟於東

堂者皆與也皆與也者以其有事也不言司正者以其為士中

之尊不可位於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幕者執幕者非士也凡

此皆與燕禮異疏以為文不具非方氏苞曰司正即大射正也

司馬之事與司射等而不與於射薦以大射主於習禮觀德而

義不兼於立武也司馬且不與於射司士與執幕者疏謂文不具

非也又案上下經文似羣士皆受獻立於東方而後徧薦於司

正射人執射政之總故獻時獨薦於解南以優異之猶燕禮之

主人士也而與大夫同薦舊說俱難通燕以示慈惠故并及司

士與執幕者大射以辨名位程德器故惟射人特薦義之宜也

釋官曰大射以射為主故司射與射人特薦射人當兼司射小

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得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

供事者少故云一人注疏俱未的又案大射正小射正分別尊

卑長貳之稱司射臨事設立之名射人其官之本號也此篇射

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射人宿視滌射人告具于公以直云射人

則其官之長可知且是時射人供事者少無煩辨別尊卑也擯

獨言大射正者以自後皆言擯者恐人不辨其為長為貳故特

著之也司射不著為大射正小射正者以燕禮經云若射則大

主人洗酌獻士于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獻士用解

文解疏正義曰獻士用解士賤也者對上獻大夫用解故今文作解

不從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齋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也升不拜受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解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

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疏正義曰賈疏云案燕禮薦司正與

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疏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幕二人此

不言其數又不言司正與執幕者以射人是射人非一人互

見執事執事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幕者二人文不具盛氏

曰此言射人而不言其數則不止一人矣蓋小射正之俟於東

堂者皆與也皆與也者以其有事也不言司正者以其為士中

之尊不可位於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幕者執幕者非士也凡

此皆與燕禮異疏以為文不具非方氏苞曰司正即大射正也

司馬之事與司射等而不與於射薦以大射主於習禮觀德而

義不兼於立武也司馬且不與於射司士與執幕者疏謂文不具

非也又案上下經文似羣士皆受獻立於東方而後徧薦於司

正射人執射政之總故獻時獨薦於解南以優異之猶燕禮之

主人士也而與大夫同薦舊說俱難通燕以示慈惠故并及司

士與執幕者大射以辨名位程德器故惟射人特薦義之宜也

釋官曰大射以射為主故司射與射人特薦射人當兼司射小

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得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

供事者少故云一人注疏俱未的又案大射正小射正分別尊

卑長貳之稱司射臨事設立之名射人其官之本號也此篇射

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射人宿視滌射人告具于公以直云射人

則其官之長可知且是時射人供事者少無煩辨別尊卑也擯

獨言大射正者以自後皆言擯者恐人不辨其為長為貳故特

著之也司射不著為大射正小射正者以燕禮經云若射則大

皇清經義

儀禮正義十五

七

獻士乃薦司正非也褚氏寅亮曰以齒受獻薦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射指為射人此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射正矣但據燕禮大射正為司射則此似不應以小射正為之敖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面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者以尊東也畢獻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辯獻薦之略賤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乃薦也祝史門東北面疏正義曰釋官曰此經與燕禮同則知燕禮之小臣師非東上疏其長明矣注云祝史門東北而東上者釋官曰經不著祝史之位故注言之敖氏曰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芻已受獻盛氏曰祝史位在干侯之東北注非韋氏協夢曰周禮大史下大夫二大士四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降等亦當有其半射禮釋獲用大史小史各一人皆於釋獲時獻之其不主釋獲者至此始受獻張氏惠言曰疏以獻旅會而面授決大史等北面主人亦而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會別於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於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案此經諸官有始入不言其位而薦之其後可見及注明言之者主人在洗北薦時見之小臣師在東堂下其先入時不言大射正至為司正然後有司射司馬服不矢人至射然後有位大樂正小樂正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庶子正庶

子內小臣工人士梓人司宮祝則注皆言其位量人中車隸僕人注言其受獻之位是也又有經注皆不言其位者小臣正小射正司馬師小史宰胥甸人是也以義推之前射時量人中車隸僕張三侯樂人宿縣司空設尊布席射人宿視條膳宰具饌此皆有事先在射宮者樂正僕人內小臣皆內臣之屬庶子宿衛主人宰夫是膳宰之長及工人士梓人隸僕人皆掃除之官必先就位而俟不隨君入故入門後不著其位案公會宰東夾北面南上內官之士在東堂北面南上此賓諸公卿之屬不自房來則宰位不在北堂燕禮宰夫官其饌于寢東注又以內小臣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則宰胥及有司在東堂南面西上少退於小臣師庶子內小臣又少退於膳宰可知也量人中車隸僕人及服不皆是司正之屬司射命有司納射器在階前東面右顧則有司在階前南面可知也量人中車隸僕三官得獻次服不則其位在門外旅會後東面北上可知也射人為賓者擯者位在中庭又將為司正小射正薦之亦在階南則未為擯及未為司射時大小射正皆中庭北面東上可知也大射正既為司正一小射正為司射贊公射時有二小射正第三番射作取矢作升飲皆小射正為之其事與司射相代則小射正二人次司射立於大史之南可知也小臣正詔相君禮小臣師佐之及其從者俱當隨君而人小臣正恆近君君在庭則左右君有事則升贊君在堂則當階下北面比於祭禮之宗人其位無定故不言位小臣師及從者初從小臣正至階下公

升之後則就東堂下位可知也司馬正司馬師皆司馬之士其始入在土中及射時司馬位司射南司馬師行事司馬相代則次司馬而立司射南可知也小史者大史之佐經云大史在干侯東北北面東上則史非一人小史在其中矣至射時大史位在中西司射命大史大史則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則小史次大史而立中西可知也司宮士即司宮之長位北堂下甸人亦有司也位西方士南有司不與射聞人守門鐘人守鐘懸賓賜脯於門內雷者蓋鐘人往受之非樂懸得至門也又司正位在南及射時不見司正所立案君射畢云大射正還反司正之位司正惟有二位堂下位解南堂上位在而序端先時工人士梓人畫物射正莅之是司正莅堂或者即在序端乎又僕人正及師與士相工者隨工遷東陪於工後仍有不相工者在而懸北為士舉旅僕人主人就士旅會之尊而獻之旅會不拜受爵坐師升酌是也

主人就士旅會之尊而獻之旅會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受之不洗者於賤略之也疏正義曰注於賤略之也無也字與疏標起訖合○方氏苞曰鄉射之射事及獻薦弟子所其實多國君官備燕與大射獻酬射事皆官共之庶子惟設折俎弟子惟洗射爵酌奠而已庶子執事有列而門內無位士旅會者一無所事而位在士南特為設尊繼士而獻則為升於司馬之士司士作之以從會同賓客者無疑矣蓋士旅會者及庶子即他日之命士卿大夫也猶鄉射之弟子即他日之學士

可賓與者也使之觀禮則志氣有所感與使之習事則政事日以練達所以成其德達其材即於是乎寓焉至於祭祀之有旅酬所以盡賓主之敬又以使族姻鄉黨情意周洽而潛消其怨爭鬪辨之萌燕大射之有旅酬所以溥君公之恩又以使少長尊卑分誼詳明而一以貫之如此又云燕禮有士旅會而庶子周密本末兼該而一以貫之如此又云燕禮有士旅會而庶子弟子不與焉何也射節禮容辭命威儀莫詳於大射乃庶子弟子所未見而宜早知者燕則君臣相樂惟將仕者使觀禮可矣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主人獻士及旅會

賓降洗升媵解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疏正義曰

文公答拜無再拜者校勘記曰無再拜字疑衍姜氏曰答再拜者蓋賓致爵與臣異而既徹俎安坐又與其前異當以古文

為正方氏苞曰燕禮公答賓主人媵爵者卿大夫皆再拜大射皆一拜惟答賓前後兩再拜於飲射爵見救過之道在自下於

賓媵解見禮賢之義當厚終也然賓始升及卒爵答再拜而奠爵仍答一拜輕重之衡寓焉外此惟始媵解者卒解後答再拜

是書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五

以此解乃代公飲酬爵也無算爵受賜爵者答再拜以受者非
賓則公卿亦禮厚於終之義胡氏承堯曰案燕禮云賓降洗升
賡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賓坐祭卒爵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
辭賓升成拜公答拜反位反位反席也此觚當為解疏正義曰公答拜反位

經徐本通解要義故氏俱有賓字石經考文提要云上云賓升
成拜升與反位相承注云此觚當為解者賈疏云凡旅酬皆
用解獻士尚用解故知觚當為解下經觚亦當為解者指下文公坐取賓
曰疏說是也又案疏云下經觚亦當為解者指下文公坐取賓
所賡觚而言今十行本則作公坐取賓所
賡觚蓋因疏說改之賈所見本作觚也公坐取賓所賡觚興
惟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

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再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疏正義

曰受酬之禮校勘有執爵者士有盥升惟受于公者拜公所賜

記曰酬誤作成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與以酬士欲令疏正義曰張

餘則司正以酬士命大夫下文司正以酬士命大夫下文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而階上酬士士

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與酬士者士立堂疏正義曰校勘記曰

無士字通解有與上坐者異與下徐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

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祝史小臣師士旅酌旅序也

自酌相酬疏正義曰注云無執爵者對上右賓舉爵為士旅酬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疏正義曰故氏曰命君

非正射然亦當於正禮中行禮畢後無事命也不猶未也此雖

爾岐曰士旅酬後當獻庶子等如下節所陳若復射則暫止俟

射畢乃獻盛氏曰此又因燕而射也燕禮射於獻士之後今移

於此者以前有三番正射其節宜少閒也韋氏協夢曰不獻庶

子非謂終不獻也蓋不獻庶子即司射命射惟欲司射命賓及

故以惟欲命之然則正射之時自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
 諸公以至於士無有不與射者矣正義曰敖氏曰降拜拜君命也
 拜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士疏正義曰敖氏曰降拜拜君命也
 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為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惟
 欲之命也盛氏曰皆降拜者拜君復射之命也雖將不與射者
 亦拜賓亦在焉而公不辭之者以其非與公為禮也凡因受命
 而拜者公皆不辭其下拜放說非案義疏曰命復射而拜非為
 樂與執事也賓與君為疏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亦
 耦不可從羣臣之類矣疏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亦
 或有參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而和者亦多亦徐本通解楊氏
 中者疏俱作益與疏合尚歡樂也歡陳本作勸○上文惟公
 中三侯皆釋獲至此燕後復射禮般臣與君同故云和者益多
 也尚歡樂也云矢揚獨或有參中者以卿大夫士因矢揚獨或
 有中非其侯者亦皆獲也敖氏曰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
 發一矢而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因而
 然也中亦謂中其鵠耳惟公則雖維綱揚觸復而皆獲上云
 還中與算而侯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
 齋之事也郝氏曰壹發惟發一矢中三侯皆釋獲以矢獲難
 也盛氏曰此著其禮之異者其他皆如初可知凡射必將乘矢
 因燕而射亦然詩云四錄既鈞是也敖氏曰郝氏皆以為惟發一
 矢恐非壹發中三侯皆獲者燕射君臣同一侯此雖仍大射三

侯而射者每發一矢值中一侯皆得唱獲釋算亦取同侯之義也

右坐燕時或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庶子既掌六

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既掌六

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
 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
 之北右也工在面則北面工遷於東則北面東面大樂正在笙磬
 北左也工在面則北面工遷於東則北面東面大樂正在笙磬
 堂與其師士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北面東面
 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也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
 令后夫人之官也獻二官於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
 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鐘人鑄人鼓人僕人師僕
 人士盡獻可知也庶子內小臣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后夫人
 位在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后夫人
 辨見燕禮鄭氏兼樂正釋之謀經有小樂正又有樂正疏謂單
 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但此篇有小樂正故單言樂正者為
 大樂正若散文則小樂正而通言樂正燕禮諸篇無大樂正所
 言樂正皆小樂正也此篇則大小樂正俱有小樂正主告樂備

經云小樂正從之升自而階北面東上又云小樂正立于而階東是也大樂正主射時命工奏樂經云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樂首閒若一是也注謂小樂正往頌磬之北為右大樂正往笙磬之北為左其言無所據鄉射禮將射樂正適而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降自而階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而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此篇不言者文不具耳其實亦與彼同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而則立於而工在東則立於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而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為小樂正故言小樂正從之及遷樂於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其南鄭氏之說考之於經無所依據蓋緣誤解左右正為樂正故意造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耳

右主人獻庶子等獻禮之終也

無算爵

算數也爵行無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
疏正義曰注惟意所勸張氏勸作歡

士也有執膳

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

席下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公為賓舉旅再拜稽首公答一拜者獨答再拜示君之待臣宜厚於終也猶燕禮公命徹幕公

卿大夫皆降拜稽首而不復升拜示臣之事君於終彌謹也受

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並行猶代者明

勸惠從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尊者來疏今爵並行爵誤作即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

歡狂飲酒成其意也

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與其所

疏正義曰褚氏寅亮曰不

惟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

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

乃猶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

士旅酌亦如之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亦如大夫

公有命徹幕

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而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

命徹幕者公意

殷勤欲

疏正義曰北面東上校勘記曰

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

盡酒大夫皆辟升反位

升不成拜於

士終旅于上如初

席卒無算樂升歌開合無次數惟意所欲

右燕末盡歡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于

庭闈人為燭于門外宵夜也燭燹也甸人掌其薪蒸者庭大

正義曰候賓出校勘記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日候徐陳通解俱作侯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雷

奏陔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

遂出必賜鐘人鐘人以鐘鼓奏陔夏卿大夫皆出

臣也與之安燕公入驚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為

入燕不驚者於疏正義曰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

路寢無出入也將還為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者鄉

射記於郊則閭中鄭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故云大

射在郊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是燕於路寢也敖氏曰入謂

降而入於內也驚上似脫奏字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為奏

驚而見之也公入而奏驚夏亦盛射禮也出時不奏遠辟天子

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盛氏曰公入當依

鄭解後儒據此而謂大射亦在公宮非也然此言於卿大夫皆

出之後則公之自大學而歸也蓋獨後於羣臣矣亦可見公之

勤禮而不倦也周禮鍾師掌以鐘鼓奏九夏其卒曰驚夏未詳

何用杜子春以為公出入奏之蓋據此言也然此惟見公入而

出則無文又言驚而不言夏則杜說亦未可盡信大抵公入奏

驚猶賓出之奏陔其所歌之詩與奏之節必與天子之樂有

別而今皆不可考矣褚氏寅亮曰敖氏總誤認射在路寢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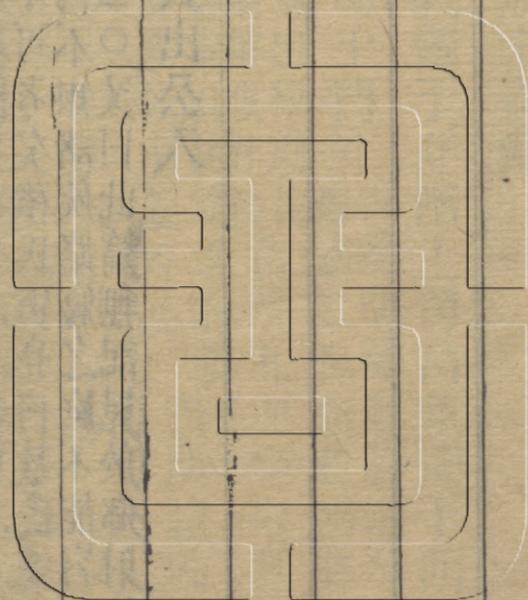
右賓出公入

為降入於內不可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

弓之侯道也○又曰此篇無記見於鄉射篇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二終

桐城劉峻校
江山劉毓家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三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六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

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於五禮屬賓疏正義曰相問之禮

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疏正義曰相問之禮

文集釋俱有於五禮上集釋有聘字毛本無今從集釋○云

大問曰聘者聘之與問對文異微則通詩采薇毛傳云聘問

也白虎通云聘者問也曲禮曰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

是聘問義通鄭以此篇是言大聘之禮故云大問于諸侯曰聘

小聘曰問言也云諸侯相於者呂覽注云於猶厚也言聘為

諸侯相親厚之道也云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者據下記

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也知大聘使卿者賈疏

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

聘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

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人

竟張旛孤卿建旛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周公作經五見為義

此見侯伯之卿大夫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

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

是青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六

一

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
於周禮司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是也周禮舉大
國此舉次國蓋互相備今案郊勞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
內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則
鄭固以此篇為侯伯大聘之禮矣然要其聘之儀節五等皆
同所異者唯禮物數耳云周禮曰其禮如大夫者以三介是又下其
知小聘使大夫下經小聘曰其禮如大夫者以三介是又下其
卿二聘使大夫下經小聘曰其禮如大夫者以三介是又下其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者此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外子立曰世凡
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
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
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今案周禮言殷相聘與下記
久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開久無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齊
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為中鄭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朝世一行之聘則
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之疏亦不失
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相聘與
言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聘義曰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
三年大聘鄭注此諸侯之天子也此年一聘三年大聘所謂
三年大聘鄭注此諸侯之天子也此年一聘三年大聘所謂
相聘也王制曰諸侯之天子也此年一聘三年大聘所謂
五年一朝鄭注此諸侯之天子也此年一聘三年大聘所謂

氏云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
王制則指諸侯之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今案昭三年左
傳曰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曰明王之制使諸
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亦與周禮不合三禮札記云周
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
伯云時聘曰問殷規五歲徧省是也諸侯聘以結諸侯之好
規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
侯聘天子及國之問殷規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
例云凡聘問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案聘禮聘賓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禮既拚以俟矣祧始祖廟也又
聘時及廟門公揖入又云凡筵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凡筵
者以其席受宥依神也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
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之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其
禮亦重故主國之卿卿受之于祖廟也雖席受而不几筵辟君
也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
門之外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鄭
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廟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
席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亦指朝宗覲
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是聘問覲皆受之於廟也覲禮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濶四尺注

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又引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是會同則於壇也至于士相見禮非問卿可比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禮若不親迎壻見注壻見於寢壻見之禮略如士相見之禮壻士相見當亦於寢矣

聘禮君與卿圖事

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

正義曰自此至不辭言命使人之事○卿謂三卿也三卿皆國之大臣主政事者故與圖之周禮天宰職曰乃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眾也謂眾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鄭注上大夫曰諸侯之上又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儀禮釋官云大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不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是也釋官又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而中大夫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

制但就上土言之其中土下土則無文也今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略具於此注云圖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謀聘故及可

使者聘故謂謀所聘之國古之聘者必擇有道之國而行之此常聘也又如告糴乞師之類亦行聘禮皆所謂聘故也可使謂

謀出聘之人即使介是也云謀事者必因朝者古者諸侯每日視朝君臣相見故因朝謀之天子諸侯皆有朝者古者諸侯每日

內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即正朝也其在

三在泉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諸侯無堂論語攝齊升堂

謂燕朝也燕朝又名內朝見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

亦曰內朝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

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又云古者

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路門內之朝言

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

之也當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

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為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為

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也一為羣臣以

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為羣臣以

寢非朝夕見亦或有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

儀禮正義十六

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會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
 見時也今案此聘禮略見諸侯三朝之制圖事命使在燕朝也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門外朝也則是治朝又
 其餘行禮在治朝外朝尚多各隨文解之賈疏以射為射
 朝不知大射在射宮不在朝也又謂儀禮不見路門外正朝皆
 誤云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燕禮小臣
 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燕禮小臣
 降立于阼階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燕禮小臣
 進蓋三卿大夫初入門右北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燕禮小臣
 面不改鄭以燕禮行于路寢其面位如是此圖事在燕朝故約
 燕禮之文知亦君南面卿大夫北面士東面燕禮小臣北面
 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士東面燕禮小臣北面
 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禮大夫北面士東面燕禮小臣北面
 者遂猶因也既謀其人疏正義曰注云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
 故因與謀定而命之也書序傳云因事日遂是遂與因義通云
 聘使卿者姚氏範云左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
 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
 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等皆卿則使卿正也吳氏廷華云變
 卿言使者以使者再拜稽首辭不敬以疏進而北面乃拜君親命
 所事名之也

之故拜而後辭異於傳命之儀也又云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
 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注云辭以不敬者凡使才須敬
 左傳禮成而加以不敬辭君不許乃退命者必進也受疏正義曰不許
 也云退反位也者言此退是反其面之位非退出也必知退
 是反位者以受命者必進而近君違其位也曲禮曰揖人必違
 其位况拜君命乎不許乃退不再辭者臣既圖事戒上介亦如
 惟君所使難懼弗勝任而亦不敢避也蔡氏云上介大夫為
 之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乃疏正義曰副使者或聘使有故
 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今案亦如之
 如其再拜以下至不許乃退也注云稽首辭如使者今案亦如之
 戒者不一義有訓警者有訓告者此戒猶命也者儀禮內言
 與命使者同故云猶命也云已謀事此戒猶命也者儀禮內言
 介者上遂命使者即於圖事時命之此圖事既畢乃戒明不與
 使者同命是有難易之分也散氏未使者言命上介難於使者
 也宰命司馬戒眾介眾介皆逆命不辭侯謂司徒為宰眾介者
 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疏正義曰黃氏丕烈云張
 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逆猶受也疏正義曰黃氏丕烈云張
 及下注宰之屬也上皆增大字據陸也案單疏述注無大字今
 案嚴本及各本俱無大字集釋載此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大宰
 是皆經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有大字下注無○宰命司馬蓋以君命命之必命司馬戒眾介者眾介卑君不親命之也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者案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云云是於三卿中更分爲上中下也故左傳有冢卿介卿亞卿之稱冢卿即上卿也貳君事謂執政也云諸侯謂司徒爲宰者案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鄭注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徒兼冢宰伯之事立司徒兼冢宰之官也下大夫五人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寇下二人一小司徒司寇三小司空司馬事省惟置一人一小司徒司寇也儀禮釋官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咨司寇乃咨司徒司寇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左傳云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孔子爲司徒二十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也今案諸侯不立冢宰之官以司徒兼之故亦謂司徒爲宰也互詳大射儀宰戒百官下云眾介者士也者眾介下經亦稱士介明以士爲之則上介爲大夫益明矣云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右命使

者此釋經所以命司馬戒之義也司士職曰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士爲司馬之屬官而掌士故云士屬司馬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亦司士職文彼注分使與介爲二謂士使自以王命使也此注引之則取爲介之文以證眾介爲士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云逆猶受也者爾雅說文皆云逆迎也禹貢同爲逆河鄭注言相向迎受故此注云猶受也眾介受命不辭者蔡氏云眾介無應對危辱之責爲君奔走職也故直受不辭○王氏士讓疑諸侯主卿經書宰命司馬戒眾介是二卿皆在國理事堪使者惟司空耳今案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宰與司馬若出使自有小宰等官攝其命與戒之事不必泥也

宰書幣

書聘所用幣多少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所受書以行言

多少也者經所云幣兼聘享問卿等玉帛言注專云聘者舉聘以該之也周禮司儀職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注謂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是用幣有多少也郝氏敬云幣所齋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是申言宰書之義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是也敖氏云周官冢宰命宰夫官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也

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疏正義曰云宰夫宰之屬也者詳大

齋者張氏爾岐云命之者宰也宰既書用幣之數遂命宰夫使

官具之吳氏廷華云官具謂眾官各備其所宜具也今案注既

云使眾官具幣而又云及所宜齋則官具者不獨幣而已齋與

資通下記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周禮外府其財用之幣

官具之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又曰凡禮事贊小宰比官

府之具故以及期夕幣疏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疏正義曰期

氏云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姚氏範云

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姚氏範云

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當在此時今

案據此則行無定期故經但云及也又敖氏以夕幣二字為題

下事其說是也注云及猶至也者鄭注燕禮大射俱云及至

也此云及猶至也義同云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

也者案下云厥明釋幣于禩是行日此夕是先行一日之夕也

高氏愈云厥明將受幣啟行故先於夕展數而示使者重其事

也方氏苞云視幣必以夕何也陳之即載而舍于朝明使者朝

日乃可與使者同時就道也禮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使者朝

服帥眾介夕視其事也古疏正義曰此夕為暮見于君之名左

文帥皆作率疏傳右尹子革夕是也與上夕字義

異眾介兼上介言使者朝服則眾介亦朝服可知帥以暮見因

陳幣視之故注云視其事也盛氏云案此暮夕於君而君臣皆

朝服重其事也常時夕玄端云古文帥皆作率者胡氏承琪云

說文帥佩巾也率捕鳥畢也其統帥之帥作衛云將衛也率領

之率作達云先導也後世衛達二字廢不用而佩巾之帥鳥畢

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書帥為率鄭司農云率當為帥

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案鄭於經

字則皆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如段說以漢時通用之故今

案觀禮帥乃初事注亦云古文帥作率嚴本不誤詳觀禮

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

疏正義曰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下記曰

禮管人汲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云左傳楚公子

圍聘于鄭將入館子羽辭曰敝也館人之屬也杜注館人守舍

人是管人即館人其職掌館舍明矣故鄭云管猶館也又以此

經管人布幕謂為掌次舍帷幕者賈疏云天官有掌舍掌次幕

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云帷宮設旌門又幕

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一曰幕幕或在

展陳於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

言之也釋官云考周禮無管人之官而掌舍與幕人掌次聯職

是皆經釋義屬

儀禮正義十六

六

六

幕南於視卿大夫在幕東而面北上大夫面面疏正義曰此卿

也大夫本北面以使介北面乃辟之而宰人告具于君君朝服

出門左南鄉門入告入路疏正義曰疏案出門左者由闌東也注云入告

入路門而告者以夕幣在路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

其幣每者曰在入必而面者疏正義曰注云展猶校錄也者謂取

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史幕東而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

之者非直所奉而已云史幕東而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

曰在者謂史依書讀之賈人依所讀校之每者曰在驗其相符

與否恐有遺忘也儀禮釋官云書即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

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觀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

王是讀之者大史也云必而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賈疏云賈

君南面使者北面史于面而讀之是欲其俱見之也賈疏云賈

人當在幕而東面無之亦欲俱見之也賈疏云賈

讀書有司北面展之褚氏云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而面故展

畢即以書授宰如左幕而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今案褚

說是也吳氏疑義云此經第言官下行時受圭乃言賈則夕幣

無賈人可知但當面而不北面耳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

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疏正義曰盛

具者言其幣一一與書符無闕少也教以具字為衍非注云

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史與宰皆在幕東而面讀書展幣畢

書展幣已是驗其相符與否彼時上介亦同視則不必再驗矣此二節注說極明無庸更易也

右授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禴告為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席大夫告禴而已凡

疏云卿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注云告為君使也者賈

象生時出必告也云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注云告為君使也者

其將為賓于他國故謂之為賓以尊異之也又周禮大行人掌

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大夫

出使宜稱客此篇多稱賓者對文異散則通也云天子諸侯將

出告羣席大夫告禴而已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席也

帛皮圭告于祖禴又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禴于禴鄭注皆

奠幣以告之互文也是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席也大夫至為卿

禴而已辟天子諸侯也方氏苞云古者五十命為大夫至為卿

則年必長矣故出釋奠反獻薦皆曰于禴道其常也下記賜饗

筮一尸若昭若穆上及于祖該其變也蓋閒有篤老而父尚存

者云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者云凡非一之辭蓋兼觀禮言也陳

氏祥道禮書云觀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禴聘禮賓將受命釋

幣于禴于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今

案釋幣有幣無牲告而不祭曾子問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為

制字之誤也孔疏引皇氏熊氏之說諸侯以下無牲天子則當

用牲也然釋幣雖不祭亦必設洗盥如祭時以執幣有司筮几

奠幣須盥手致潔也大夫祭設洗盥詳少牢饋食禮有司筮几

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

中之稱也祝告告疏正義曰此有司及祝皆大夫之家臣也祝

以主人將行也疏正義曰此有司及祝皆大夫之家臣也祝

右几主人將在右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於鬼神宜變於

他時詔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

不拜辭君禮吳氏廷華云祝誓於神故先入右祝之北禴主東

鄉告者面鄉注云更去主人者席中之稱也者案特牲少牢

皆稱主人是主人為席中之稱故上云賓而此更云主人也云

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者其辭當云孝子某奉君命使于某國

以某日行釋幣制立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日束

敢奠幣告釋幣制立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日束

二朝貢禮云純疏正義曰出謂主人及祝皆出也注云祝釋

四只制丈八尺疏正義曰出謂主人及祝皆出也注云祝釋

執束帛告曰某之子生又云升奠幣于禴東几上故知祝釋之

也此奠于几下即祝奠之云凡物十日束者帛十端曰束猶脯

十艇亦曰束故云凡也鄭注士冠禮士昏禮公食禮皆云束帛

十端也云立纁之率立居三纁居二者儀禮士昏禮曰納徵立

是書至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是書至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是書至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是書至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是書至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是書至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纁束帛此云釋幣制立纁束既夕禮曰公贈立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立纁束又曰贈用制幣立纁束凡用立纁者皆立三纁二故云立纁之率立居三纁居二也何氏公羊注亦云立三纁二立三法天纁二法地會子問疏云十端六立四纁五兩三立二纁纁是地色立是天色然則立三纁二據五兩言之也云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者案只與咫通字又作狶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狶與彼疏引鄭志趙商問去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狶何狶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四寸幅廣也古三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案此注云朝貢禮而周禮注引作巡守禮者賈氏既夕疏云朝貢禮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據杜子春及鄭志之說則純四只謂其幅之廣也制丈八尺謂其匹之長也是以鄭注會子問云制幣一丈八尺注既夕禮云丈八尺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案十制即十端五合即五兩也丈八尺制二制合之為一兩束十制計五兩也兩亦謂之匹襍記曰納幣一東束五兩兩五尋鄭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據此昏禮雖用二丈為一端而其一束五兩一兩二端則同昏禮所以必用二丈者取成數其他禮幣則皆以丈八尺為節謂之制其幅廣二尺四寸亦與布幅廣二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面少頃之間示疏

正義曰敖氏云其立東西而相鄉高氏愈云又入取幣降卷幣實

于筭埋于西階東盛以器若藏之然疏正義曰幣每端長有

卷之矣此云卷幣蓋卷以實于筭也埋于西階東者曾子問曰

天子諸侯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云而階東

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褻之今案又入

幣承上主人立于戶東二句似教說也是會子問小宰升舉幣

注云舉而下埋之階間舉而下即此經所云取幣降也案祝奠

之不使祝取以降又釋幣于行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

者諸侯官多也又釋幣于行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

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禮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

之神古之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

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者檀弓曰及葬毀宗繼
 行出于大門殷道也鄭注毀宗毀廟門之面而出行神之位在
 廟門之外孔疏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繼行壇上
 而時之出也故云毀宗繼行于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繼此行壇如生
 周道不如此矣故既夕篇不言毀宗繼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
 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面與此注及檀弓注同吳氏廷華云
 彼據禮禮故以廟門外之面與此注及檀弓注同吳氏廷華云
 餘詳下記出神釋載下云不言埋幣可知也者言此幣亦埋之
 不言可知也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案祭
 法注亦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案祭
 命行神山神是皆舉漢法為況也遂受命言遂者明自是出
 復疏正義曰遂受命者據下帥以受命言也云言遂者明自是出
 不復入者斯時釋幣于行已出上介釋幣亦如之
 在門外故即往朝不復入也
 曰盛氏云眾介亦當有告
 禰之事經不言者略也

右將行釋幣告禰與行

上介及眾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上疏正義曰自此

介往朝受命即行之事○方氏苞云介必備集于使者門外然
 後序入于朝無參鎔也注云東面北上者賈疏云依賓客門

外之使者載旛帥以受命于朝旛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

孤卿建旛至于朝門使者疏正義曰帥帥介也朝治朝敖氏云

北面東上古文旛皆為旛受命于朝亦目下事之言也朝蓋

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門外是也注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

事也者載謂載于車上敖氏云此載旛為將受命以行也使

事于帛為之無他色之飾所謂周之大赤也云至于朝門使

以終帛為之無他色之飾所謂周之大赤也云至于朝門使

北面東上古文旛皆為旛受命于朝亦目下事之言也朝蓋

之庫門朝之者案朝門謂庫門也庫門而謂之朝門者蒙經朝言

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舉門惟門天子應門江氏永云此言魯之

庫門位曰庫門天子舉門惟門天子應門江氏永云此言魯之

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

入庫門外其他言君復于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

記也禮器言釋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非專為魯
 侯皆有禮器言釋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非專為魯
 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雉門矣又云朱子曰書天子
 無云諸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舉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此為定說注疏
 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舉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此為定說注疏

震謂天子亦三門無庫雉作三朝三門考其言曰天子之宮有
 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
 也皋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
 也皋門也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
 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
 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存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
 也又言諸侯宗廟社稷皆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亦情
 妙又宋劉氏做亦有天子三門之說見公是先生弟子記此注
 云至於朝門講使介車至庫門止而下行少立于庫門外北面
 東上以俟君之進之也賈疏以朝門為皋門外誤敖氏以為雉
 門外亦非云古文禮儀禮皆為膳者胡氏承琪云說文禮君朝服南
 為旃之或字周禮儀禮皆作旃古文作膳者假借字君朝服南
 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君之終使已疏曰
 氏云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南
 鄉亦在路門外也使卿進使者重其事也今案進使者謂使者
 先在庫門外進之乃入卿大夫皆西面北上者賈疏云此依展
 幣之位大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介亦同展幣北面東上
 使者入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
 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疏正義曰入謂入庫門雉門至治朝
 近也接猶猶續也疏而北面東上也其左使者西也盛朝

氏云經云上介立于其左則與使者俱進矣眾介猶在故位
 注云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者謂進之使近便於聞命也釋文
 云近附近之近云接猶續也者下經賓立接而墊注云接猶近
 也喪服傳以時接見乎天子注云接猶會也蓋隨文生義廣雅
 亦云接續也此言上介立近使者可接續而聞命也敖氏云
 上介必接聞命者為使者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賈
 人西面坐啟攢取圭坐纒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纒
 奠於其上今疏正義曰朱子云注在官上疑有庶人二字校勘
 文纒作璪疏記云賈楊氏作價案賈正字價俗字○圭璪圭
 也下注引周禮曰璪圭璋璧琮以規聘是也此典瑞文又考工
 記玉人曰璪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言八寸者彼疏云此
 謂上公之禮則璪圭六寸也論語執圭包注云為君使聘問鄰
 國執持君之圭璪圭六寸也論語執圭包注云為君使聘問鄰
 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偶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
 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躬圭伯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
 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蔡氏禮經本義引周章成云聘圭
 與封圭不同封圭一唯朝王及兩君相見用之若遣使出聘所用
 之圭下于封圭一等所謂璪圭也攢藏玉之器李氏云攢函也
 是書經平讀編儀禮正義十六

論語曰龜玉毀于楨中郝氏敬云玉比忠信託玉傳信必面命
使者然後授之賈人而向跪取敬也不起跪授也敖氏云授玉
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于其右亦坐受之吳氏廷華云宰貳君
故代君授受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儀禮釋官云王制庶
人在官者注請府史之屬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
也少儀臣致綈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賈人知物善惡也
案周禮序官若庖人太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
人巫馬犬人諸職皆有賈此賈人當為府官之屬周禮玉府內
府皆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與此經合也云繅所以藉圭也者李氏云繅者以韋衣木畫以
襍采以之薦玉又以五練組繫焉有事則組或坐或屈之坐者
謂屈坐據組言是也但組與韋版同一物不得分為二故經云
謂屈坐據組言是也但組與韋版同一物不得分為二故經云
長尺絢組下云其或拜則奠於其上者據禮記奠圭于繅上
言之是釋繅所以藉玉之義然經之所謂有藉則禘無藉則襲
者乃指東帛言非謂繅也疏家每以坐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
誤辨見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云今文繅作燥者胡氏承瑛云
周禮司几筵加繅席畫純鄭司農云繅當為藻率之藻典瑞注
同弁師諸侯之繅游九就鄭司農云繅當為藻率之藻典瑞注
字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祇釋繅義不破從藻故注此經皆
從古文作繅今文作燥者說文玉部云燥玉飾如水藻之文引

虞書燥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燥而以繅
為繅繅之字與鄭義異今案下記圭與繅皆九寸注云古文繅
或作藻今文作燥則古文之本又不同矣觀禮奠宰執圭屈繅
圭于繅上注云古文繅作燥此古文疑今文之誤

自公左授使者 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為 疏正義曰注云屈繅

者而持之於手下注云屈繅併持之是也云禮以相變為敬也
者謂一坐一屈相變也江氏筠云自賈人取圭至上介授圭賈
人凡四授受坐繅與屈繅相間鄭注謂禮以相變為敬也敖君
善謂蓋相變以爲儀然亦莫不有義存焉也蔡敬齋本義錄高
紫超說曰坐繅以爲儀然亦莫不有義存焉也蔡敬齋本義錄高
即上展幣之謂耳賈人取積取主解組繫以呈之宰宰得而省
視之則斂繅以授使者受而開視因執以受命于公受命
訖即以示上介上介既審視則同授賈人命藏諸積賈人之所
以必坐繅授使者一以明典守不失又以便尊者之審之也宰
之所以屈繅授使者付重物於人宜整理斂束以示付託之慎
也使授上介坐而不屈者聘使有故則上介當攝其事故須令
省識之又其後入竟展圭但上介北面視之而賓不視其行聘
時賓但受上介圭襲執之而繅不坐介實有代賓展視之義故
其授時宜如此也其聘時賈人坐繅授上介上介屈繅授賓者
蓋其義與初同於臨時復加審慎耳至歸反命使者執圭坐繅
北面者坐以呈見于君明使命之不辱猶賈人執展鄭注謂持
是詩經召南賁 儀禮正義十六

之告在之意宰既受玉則屈而持之其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者特以其事未至迨賓受上介璋則亦坐之以致命以其儀與圭同故經云亦如之也敖氏謂賓襲執圭不言坐纁可知郝氏謂執璋屈纁璋不呈也蓋皆以相變為說者恐皆非是戴氏震云賈人啟纁取圭坐纁者非以為文特解其組繫而坐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纁斂其坐而併持之明已不為儀也使者受而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坐屈然纁與纁為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坐屈之節今案江氏戴氏之說是也云自公左贊幣之義使者受圭者少儀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故於公左授使者也

同面坐纁以受命
同面者事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疏正義曰云同面者事就使者北面並授之者禮經釋例云凡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相鄉者謂之訝授受相鄉謂對面也同面如此經使者北面宰亦北面是也詳士昏禮吳氏廷華云宰君左而面使者亦轉而西而面在宰之左案吳氏所以易注者蓋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圭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就而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面授之耳故云宰就也云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者此命即聘時致命于聘君之命也必授圭乃出命者以命藉圭而通也楊氏復云受命莫重于受圭故圭所以致君命而通信誠也敖氏云于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致君命而通信也云凡授受者授由

其右受由其左者謂同面授受者其左右如此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禮經釋例云詳賈意蓋以獻酢酬之授受皆並授也考鄉飲酒既禮主人西南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是訝受非並授明矣既

述命同面授上介
述命者循君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失誤楊倒遺忘恐有失誤也既述命乃以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眾介圭授上介或謂宰述之者非

不從
賈人將行者疏正義曰方氏荀云此圭宰與使介遞相授出授非眾介事故不從今案士介出授還人待使者出乃隨出也注云賈人將行者以其從行故以圭授之使藏諸纁也賈疏云對上賈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王氏士讓云賈人取圭授宰後即起以纁出而待藏則十賈人也義亦可通云在門外北面者李氏云如使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繪也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琮圭璋璧琮以觀聘疏正義曰注半圭圭毛本作圭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釋文作妃云本亦作配集釋作妃覲葛本集釋俱作類今案覲是也○束

是壽經召貢扁儀禮正義十六

帛加璧謂以璧加于束帛之上也加琮亦然皆如初者謂受璧
璋琮三者皆如受圭之儀也典瑞曰冢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
就則三者亦皆有纁矣張氏爾波云束帛玄纁前授幣時已授
矣此復言者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兼言之如云享時束
帛上所加之璧玄纁束帛上所加之琮耳盛氏云此時惟受玉
乃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於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
得之教云復取而令諸璧琮非注云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
說文同字皆作享不作饗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于人尊之
則曰獻故云享獻也云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者聘義曰已
聘而還圭璋是圭璋已聘則還之唯受其享之璧琮幣帛而已
故繼聘而行享所以厚恩惠也觀禮既覲後則行三享較聘為
尤隆云帛今之璧色緋也者緋為帛之總名周禮大宗伯孤執
皮帛鄭注帛如今璧色緋也賈疏俱未能還出實據秦氏蕙
田云享君束帛之色經無明文鄭以為與璧色同亦未詳何色
盛世佐以為色素亦恐未然今案教氏云享束帛不言玄纁文
省耳蓋以享君束帛亦用玄纁也其說似是古禮幣多用玄纁
也云於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為國小君也者夫人與
國君同體而國君又與己同體故聘享及之敬其君以及其夫
人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此之謂矣云其聘用璋取其
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者公羊傳曰璋
判白何注半圭曰璋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白虎通曰半圭為璋

方中圓外曰璧圓中身外曰琮鄭注大宗伯云璧圓象天琮八
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於聘君用圭聘
夫人用璋取陽全陰半之義璧圓以享君琮方以享夫是取
天地配合之象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特達不用束帛也聘義
曰以圭璋聘重禮也鄭注圭瑞也孔疏以器言之為之圭執以
行禮謂之瑞瑞信也云束帛有加往德也者有以束帛為
藉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孔疏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
束帛以表往歸於德故也引周禮者典瑞文義已詳前周禮小
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據此則琮宜用錦今聘禮享夫人
用束帛加琮不用束錦者避享后也又據小行人注謂五等諸
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者避享后也又據小行人注謂五等諸
子男於諸侯用琥享詳觀禮四享皆束帛加璧下江氏永云享
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小行人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
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遂行舍
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邪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遂行舍
于郊凡於此脫舍衣服乃命君言不宿於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
郊近郊也云於此脫舍衣服則行時于郊脫舍朝服明矣必脫
舍朝服者下經歸使而衣朝服則行時于郊脫舍朝服明矣必脫
朝服矣或以舍為止舍非引曲禮者釋遂行之義蓋賓是日自

朝服告禰入朝受命即斂壇此行道耳未有疏正義曰初時入
行至是乃改服淡衣也斂藏也疏正義曰初時入
事至是斂之以行道未有事故也載者
載於車上斂者藏於車中故云斂藏也

右受命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
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將猶疏正義曰自此至執筴立
奉也帥猶道也請道曰道路所當由疏于其後言過他邦假道
之事○過邦謂道所經歷之邦非聘國也竟與境通經典多作
竟朝外朝即所謂過國君之朝也敖氏云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
使次介此朝謂大門外吳氏廷華云使次介者上介貳賓誓眾
也凡有言用束帛無庭實蔡氏云奠幣奠束帛于地不敢直徑授
以明敬也法云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越故
至竟抵所過國界上也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
古者必假道以盡過賓之禮今案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
而華元以為鄙我晉以璧馬假道于虞雖屬詭謀然亦可證假
道之禮春秋時猶然矣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為家
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
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
同是也云將猶奉也者郝氏敬云將命奉主君之命以請也云

帥猶道也者

道與導同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容其

辭讓不疏正義曰下大夫彼國下大夫也取取幣也李氏云言
得命也遂者容其中有辭讓之節非為許之而受其幣或曰

此奠幣受幣與常時授受禮異者皆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

唯芻禾介皆有餼凡賜人以牲生曰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

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

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豕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

車禾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秣徐作抹誤○餼之謂所過邦

秣馬疏餼之也上賓即使者也牛羊豕具為大牢積謂給賓

客道用者注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餼猶饋也不曰饋而

曰餼以有生牲也下歸饗餼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是也服注

左傳餼牽竭矣以為腥曰餼蓋對牽言之此聘禮篇內所云餼
則皆指牲生言釋文云牲腥曰餼謂殺而未熟非也云餼猶稟
也給也者賈疏云於賓為稟稟者受也于主人為給給賓客也
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者謂以爵文尊卑為等殺也吳氏
疑義云假道致餼其禮無考鄭以此經歸餼及餼賓二禮約言
之今案注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者是大夫餼賓
禮也云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是主君歸餼禮也米
設于中庭亦據歸餼言之但歸餼禮士介米百筥設于門外耳

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者亦歸餼禮也羣介則牽羊勇又大
夫餼賓禮也云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者鄭自為說也禾以
秣馬詳下設槍節門外米禾皆二十車下李氏云言積唯芻禾
則無車米與薪且獨上賓有之耳又李氏心傳云賓大牢則介
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放氏云其禮者賓則大
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
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士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餼積唯芻禾
所以降于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為不厚矣張
氏爾岐云介但有餼無積今案經文士賓大牢積唯芻禾是專
言餼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而言也二李氏及
敖氏張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筓米亦與經不
合又謂上介芻介皆有芻禾考主君歸饗餼士介無芻禾豈過
邦餼賓反優于主國待賓之禮邪以是知上介芻介皆無積矣
○又案注云上賓禾十車芻二十車者蓋以此禮當殺於歸饗
餼而大夫餼賓又無芻禾故約設槍上介禾十車士帥沒其竟
芻倍禾之數為說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
沒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其境
盡疏盡彼國界也今案周語侯人為導夏官候人土為之誓
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
于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眾介

師從卿行旅從司馬疏正義曰策毛本作筴校勘記云嚴徐本
主軍法者執策示罰疏敖氏俱作策釋文作筴云音策集釋通
解楊氏亦俱是策今案說文策馬筴也下从束顏氏家訓五經
文字皆以筴為策之訛俗字故張氏識誤據釋文改策為筴而
戴氏震駁之是也今從策石經作策誤多一筆注史於毛本史
誤使校勘記云嚴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史於毛本史
當作勅○儀禮釋官云史讀書謂誓戒之書也左傳昭六年楚
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不
抽屋不強勾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周
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槍饗餼注凡介行人宰史眾
臣從賓者也史王書案彼諸侯相朝法此大夫出聘亦當有史
從也掌客疏去史大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大夫出聘亦當有史
以為大史恐非釋官又云此司馬執策乃司馬之屬官從聘賓
行者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審皆從之孔疏云聘禮有上介眾介
至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
羣官多矣詩縣蠻之箴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是大夫出使有
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為君聘則司馬當為公臣周禮
大司馬以下至伍長皆得稱司馬故有司馬兩司馬之稱此
司馬蓋其類也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者以經云誓
于其竟明是誓于入竟之前使所過勿犯經乃言于士帥沒其
竟之後者先言士帥以終假道之事耳鄭恐人疑為既出竟乃
誓故特明之謂使次介假道時即止而誓也云賓南面專威信
是皆經經義疏儀禮正義十六

也者以士眾從行在外特賓為統率故使南面以專威信耳云
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者以眾介北面東上明從行之眾皆
北面可知故讀於其前使眾共聞也褚氏云史讀書注云北面
向賓讀也教云東面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
旅五百人也引之以見卿出從行甚眾恐有犯禮暴掠之事故
誓之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者言司馬執策立于史後明
書在而法隨之
有犯必罰也

右過邦假道

未入竟壹肆 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 疏正義曰自此至不習
儀○校勘記云壹釋文集釋俱作一黃氏丕烈云張本改壹為
一據陸也段曰一是一今案石經嚴本俱作壹仍從石經注云
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者言經所云竟所聘之國竟也未入者
將至而未至也下經云及竟則已至竟矣云肆習也者以此云
肆下云習其義一也說文亦云肆習也盛氏云壹肆謂一為壇
次習之而已對下展幣凡三次而言也郝云壹逐一也非為壇
壇畫階帷其北無宮 壇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 疏正義曰
築壇而卑曰壇壇壇卑故畫階必畫階者習升降之儀也注
云壇土象壇也者案周禮豎人社壇注云壇謂委土為壇壇然

則壇土即委土也賈疏云觀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
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壇土為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張氏
爾岐云壇須築土高厚有階級壇則略除地聚土略有壇形而
已又張氏以壇為壇名與敖同恐非鄭意云帷其北宜有所鄉
依也者鄉即南鄉北鄉東鄉西鄉也習禮須明所鄉今惟其北
則所鄉自明可憑依以肆習也云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者鄭
注觀禮云宮謂壇土為垣以象牆壁此則不壇土畫外垣也者鄭
不畫地為外垣也吳氏廷華云不畫外垣禮所不及也 朝服
無主無執也 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 疏正義曰敖氏云必
儀則當如聘服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
與盛氏云道路常服淡衣至是乃易朝服者以習儀重之也不
皮弁下於聘也敖說非 注云不立主人主人尊也者以主人
是主國之君位尊不敢以入象之也云不執玉不敢褻也者玉
重器不敢褻陳之也云徒習其威儀而已者徒猶空也謂空習
之無所執也敖氏云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
鄭言玉不言帛者聘時圭特故也敖說未的 介皆與北面西上
入門左之位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言皆與者肆時介無事嫌不
古文與作豫 必與也 注云入門左之位也者謂下正聘
時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也李氏云賓行聘時介止
于此然則所習者習廟門內之禮云古文與為豫者詳士昏禮

是壽經卒貢篇 儀禮正義十六

習享士執庭實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疏正義曰實謂實于庭者皮則有攝張之節疏者不其數疑無
 之幣而言故謂之庭實劉氏台拱云享之庭實不見其數疑無
 常數今案此云執庭實則玉帛亦不執也注云庭實必執之
 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者庭實或以馬或以皮此言執故知為皮
 也下享時經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又賓升致命張
 皮是其有攝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命者致
 張之節也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命者致
 疏正義曰公事謂君之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
 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也私事謂私覲私面也賈疏云大夫之幣
 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

右豫習威儀

及竟張旛誓及至也張旛明事在此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入
 之事○張氏爾岐云誓亦誓戒從人使勿犯禮注云張旛明
 事在此國也者以過邦假道不張旛至是張之示事在此國也
 云張旛謂使人維之者周禮節服氏掌朝覲祭祀袞冕六人維
 王之常諸侯則四人鄭注維維之以縷鄭司農云維持之明
 此張旛亦然但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為疏正義曰校勘
 人數未聞耳

文作幾云本亦作譏集釋亦作幾○周禮司關曰凡四方之賓
 客敬關則為之告鄭注為朝聘者也敬關猶謁關人也儀禮釋
 官云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
 關尹當中士為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舍為之賈疏謂司關
 為都總居在國都每關二人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
 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為之告王據經謂關人而後入竟則關
 人自是竟上每關關人賈說分析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
 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引周禮司關及此經為證是
 謂之門尹也注云謁告也者爾雅釋詁云天子有司門諸侯
 者鄭注地官序官云關界上之門是關在竟上也賈疏謂天子
 十二門有十二關據魯廢六關則諸侯半天子也云以譏異服
 識異言者案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注關竟上
 門譏呵察孔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為異言之人防
 姦偽察非違據此則異服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為有
 上當有禁字或注本脫也關人問從者幾人司當其委積之具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其陸氏曰本或作供同後放此○賈疏
 云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不敢輕問尊者注云欲知
 聘問且為有司當其委積之具者以卿聘從人多大夫問從人
 少故知其從人之多寡即知其為聘為問也凡道路給賓客之
 用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給賓客之
 積是皆有司所當共者故欲知人數且為備委積也敖氏云欲

知其人數所以防奸人今案以介對禮上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
關人之問蓋亦兼有此義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疏正義曰
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疏正義曰
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注云以
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此以對者孰
以使者也使以介對是謙也蔡氏云止以介數對不欲以餘隸
煩主人也義亦通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
三介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鄭此注本之以立說非
直引聘義之文耳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者以聘使
代君交鄰國是以副之介以貴之聘義曰所以明貴賤也是也
引周禮者大行人文詳篇首鄭目錄下張氏爾岐云不以從者
對而以介對亦以知介數即為聘為問可知其從者多少亦可
知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疏正義曰經
遂以入竟竟字因下入竟而行故鄭注曰遂以入入下無竟字
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且賓至于
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
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
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
竟字明矣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無竟字自
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謹案述聞之言是也但石
經相傳已久今仍之而姑錄其說於此注云問所為來之故

也者上關人但問從者幾人未問來故故此使士問之敖氏云
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于是君使
士請事李氏云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
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此其對辭云遂以入因道之者
謂道之使入也此請事之士疑即訝士儀禮釋官云周禮掌訝
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迎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
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曰君使士迎于竟
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午竟疑此士即訝士也

右至竟迎入

入竟斂旌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疏正義曰自此至賈人之館
斂旌變於始入疏如初言入竟三度展幣之

事注云復校錄幣重其事者前授幣時已展之此復校錄是
重其事也經不言隨璋則是因舍展之也郝氏敬云展視玉
帛皮馬之類恐遠道齋持疎虞也云斂旌變於始入者始入時
張旌示有事於此國今既入竟率其行道之常故斂之前出時
至郊斂旌注云此行道耳未有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面介
事也是也故云變於始入也

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清也側幕疏正義曰布幕亦
而坐乃開櫝疏布於地也李氏

云賓誓則南面專眾也展幣則而面將命也吳氏廷華云賓立
于幕東面而異於夕幣之位賈人北面以賓而面故也盛氏云

介皆北面東上則上介與眾竝立也及視圭之時上介少進
注云拭清也者爾雅釋詁文謂拭之使潔清也故氏云拭圭者
就橫拭之故下乃云執云側幕而遂執展之持之而疏正義曰
坐者謂坐於幕邊也開橫取圭立告在疏云持之

而告在者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視圭進復位則疏正義曰經
賈人告賓也

言退圭圭璋尊疏正義曰故氏去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
知之即退不陳於幕上對下璧與幣同陳言也賈疏云下陳皮

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莊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陳皮
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合會

也諸於也古文疏正義曰故氏云退復位也注云會合也
曰陳幣北首者爾雅釋詁文謂合璧與幣而加於左皮上

也李氏云幣束帛也享用束帛加璧故亦合而陳之盛氏云
至是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與授玉異曰未嘗會也必會

之者見其用之法也鄉射則薦諸其席亦訓於廣雅釋言文
云古文曰陳幣北首者古文皮作幣鄭不從者下云北首皮可

言首幣不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前疏正義曰校勘
得言首也

南○案經云其前謂馬前馬在幕南北面故其前當前幕上也
幕設之有前後若作南則奠幣在幕外矣楊本非自陳皮北首

至此與授幣時陳之之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
法略同唯有璧為異耳

上介告于賓南面告於上介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
放而文疏正義曰注以賈人告於上介二句專指展夫人之聘

之類疏享言之故云上介不視貶於君也故氏謂告者告之
以展聘享之幣玉已畢則兼君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後人多

駁上介不視之說謂經明言亦如之何獨不視乎褚氏云如之
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又兼上

介視之在內蓋君之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俟賈
人告而轉告于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于賓差降之義也

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
注義亦長今案褚說是也賈人上介本皆北面告上介則賈人

轉而南面告賓則士介轉而東而以賓西面故也放而文禮器
文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

者故氏云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蓋兼問
卿面卿問大夫而大夫之幣皆包之矣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

告者此有司即前官載其幣舍于朝者也自展自告謂有司自
展之并自告賓也○賈疏謂私觀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已物

非公家所給其說非方氏苞云賓與上介私齎幣馬義雖未安
力或能具士介何從具此周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其其幣馬鄭

是書經釋義編儀禮正義十六

是書經釋義編儀禮正義十六

注明云使者所用私覲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惠氏棟吳
誤矣江氏永云私覲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惠氏棟吳
氏延華張氏及郊又展如初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
里侯伯三十里子男疏正義曰詩魯頌孔疏及爾雅釋地邢疏
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引此注侯下皆有四十里三字子下皆
有二十里三字各本脫今據補校勘記云男十里下集釋無也
字○及郊又展亦是因舍展之如初如入竟展幣之儀也云周
制郊遠郊也者以下云賓至乎近郊知此及郊為遠郊也云周
遠郊百里者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杜子春云五十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通同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通同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
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一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
則上公封五百里遠郊五十里侯四百里遠郊四十里伯三百
里遠郊三十里子男遠郊二十里男男遠郊十里是合侯與伯
差也若如謫本注文謂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男男遠郊十
子與男為一非所謂差矣且郊之里數原視地廣狹為制豈有
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各殊而郊制必合為一之理哉賈疏
申鄭義云畿方千里疆廣狹各殊而郊制必合為一之理哉賈疏
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至

子男差之可知不言侯與伯同子與男同是賈所見本尚未謫
脫也又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各以其國封疆方四百里伯三
之數為遠郊也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
侯四十里伯三百里子男據此亦是中明鄭注遠郊上公五十里
注亦尚末謫脫與孔邢二疏所引合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
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郭注邑國都也
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
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可知近邵
者之界各二十里則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可知近邵
氏晉涌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
之文據儀禮講脫之注奉合附會失之或曰尚書大傳分郊制
為三等非歟曰書傳云百里之國二百里之國三百里之國九
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百里之國五百里之國五百里之國九
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百里之國五百里之國五百里之國九
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子近郊半遠郊
五十里則上公近郊二十五里侯二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
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侯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疏正義
賓館校勘記云賓監本作官誤○敖氏云幣亦兼玉而言自入
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為

禮則不暇及之矣方氏苞云入竟而展及郊再展及館三展雖載以任輦尚虞頓臧又皮帛則燥溼不時宜頻展也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者案遺人職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鄭以賓尚未至近郊則此館非國中之館故以遺人候館解之候館五十里即有則遠郊內自有之矣言可以小休止沐浴則可於此展幣也云展幣不於賓館者為王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吳氏廷華云環人訝士皆當見賓于館又或主君加禮有遠郊之勞故須受于館故就賈人之館展之便疾也且見賓從不一館矣○蔡氏云館中舍也即後卿所致者此以展幣而連及之盛民云展幣皆於館舍非如習儀之於壇也此云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前聘一日也次于此者因上事而終言之今案經內言館似俱指國中館言蔡盛說亦可存故並錄之

右入竟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疏正義曰自此至遂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以賓入言賓至近郊君與夫人使人勞賓之事○賓至近郊張旌蓋漸近國都故張之以自表也教氏云此後不見斂旌之節至館為之可知勞

謂勞其道路勞苦使卿亦以其爵也主君子朝君則親郊勞注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者上使士請事特知其為聘事而來猶不敢必行聘於本國故又使大夫請之謙之至也至下大夫反告乃執主人之禮勞之禮之節次如此教氏謂請行為速之行褚氏云尚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說為得盛氏亦以教說為非吳氏廷華云知其來聘矣又請行者或兼聘他國須先往也云其服皆朝服者謂士請事大夫請行皆服朝服經時于此見之舉後以該前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則使人郊勞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此使者勞賓也又云乘皮設賓用束錦債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此聘賓債使者也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棗栗擇賓之受如初禮債之如初此聘禮之郊勞也君用束帛夫人用棗栗觀禮侯氏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此王使人勞侯氏也又云侯氏乃止使者侯氏先升授几用束帛乘馬使侯氏再拜受此侯氏使侯氏使者也此則觀禮之郊勞也用璧至于聘禮郊勞用朝服觀禮郊勞用皮弁聘賓饋勞者用束錦乘皮侯氏債勞者用束帛乘馬皆隆殺之義也亦有不郊勞者聘遭喪不郊勞注子未君也小聘日問不郊勞注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皆禮之殺也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謂入朝也觀禮郊勞畢侯上介出請氏遂從之注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其儀竝同

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也出請出門面面請所以來事
 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疏正義曰注者與今注疏本
 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疏作與校勘記云徐本集釋
 楊氏俱無與字與疏合嚴本與作者張氏曰注曰其有來者者
 巾箱杭本同監本無一者字案釋文云者與音餘蓋傳寫者誤
 以與字作者爾監本以其重複遂去其一尤非也從釋文朱子
 曰此非疑詞不當音餘復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也今
 案褚氏云與字連上讀乃起下之辭非誤今仍之注云出請
 出門面面請所以來事也者謂問卿所以來之事也云入告入
 北面告賓也者賓在舍有主道故出門面面者出闌東也入北
 面告者賓當在阼階西面也疏正義曰注云每所及至皆有舍
 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云每所及至皆有舍
 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者此舍即廬宿市之類塗中所以止
 客者故所至皆有其事來舍者無不出請人告即上士請事
 大夫請行是也云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者謂前此不言
 出請入告獨于此言之者賓來益近則益尊寵之其儀文之記
 錄亦益詳也李氏云春秋傳魯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
 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敢辱郊使致館勞者不
 辭曰敢辱大館王氏固曰女無敢為賓敢辱郊使致館勞者不
 荅拜凡為人使疏正義曰勞者即卿也餘詳士昏禮納賓揖先
 不當其禮宋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荅拜下

入受于舍門內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
 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疏正義曰賓揖先入
 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
 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
 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僎使者如初之
 儀及退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
 司儀云凡侯伯于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
 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
 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言升堂決之其注司儀亦云侯伯之
 臣受勞於庭彼疏云聘禮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勞者奉幣入東
 堂也方氏苞去受勞不升堂當以此經為正勞者奉幣入東
 面致命東面疏正義曰此在舍勞者有賓道故入門左而東面
 賓在舍門鄉賓疏也致命致其君命注云東面鄉賓者以斯時
 內面面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
 南面然少疏正義曰注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者以命是主
 退象降拜君之命故北面聽命嚴若君在然秦氏蕙田云賓
 初入門面面以在館如主人也及聽命乃北面從臣禮也疏
 云入門即北面非云少退象降拜者以受幣當降階拜今不升
 堂故少退而後再授老幣老賓疏正義曰此老賓之出迎勞者
 拜稽首以象之儀禮正義十六

欲僨疏正義曰注未集釋有也字。敖氏云勞者出侯于門外

之疏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人告賓乃出迎而告以欲

命後不即僨者不以臣事干君命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

從之乘皮設疏設於門內也物四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

乃設之於門內者以僨勞者在庭故也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

而僨則用束錦者將其貴者也云皮麋鹿皮也者賈疏云郊特

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用虎豹皮此臣聘

君降於享天子當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

用鹿皮疏賓用束錦僨勞者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

四分也疏賓用束錦僨勞者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

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禮經釋例

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

儀疏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賓者出請醴賓下今案此郊勞後

行儀禮以勞者為賓賓為主人故注云言僨者賓在公館如家

之義亦以勞者再拜稽首受疏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國

來者為賓疏勞者再拜稽首受疏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國

祝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頓首叩地不敵相

拜法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禮經

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亦有非君臣而再拜稽首

者如聘禮聘賓僨郊勞及歸饗餼使者受幣送幣皆再拜稽首

主國之卿餽賓賓再拜稽首受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

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此皆相敵者之禮也皆尊之故盛其

威儀又不可以常禮論也惠氏棟云賓用束錦僨勞者此儀幣

乃彼國君之幣故受者送者皆稽首方氏苞王氏士讓說略同

今案如惠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

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為說也疏再拜

稽首送幣疏受送拜皆北疏正義曰賓亦稽首送者報之也

若鄉飲酒賓受齋主人送齋各拜于其階上北面也敖氏云案

注云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放僨于堂之

禮也今案此儀雖行之於庭而賓上皆北面拜有似於堂上

主在阼階上北面拜賓在階上北面拜故云象階上李敖之

說得之賈疏以受為誤謂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緒

氏云注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為句言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

賈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三節看誤矣疏勞者揖皮出乃還賓送

盛氏世佐張氏惠書疏同緒說也疏勞者揖皮出乃還賓送

再拜疏揖皮出東面揖疏正義曰李氏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之然

受之注知東面揖者以執皮者在東勞者在西故也敖氏據公

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請此亦北面揖之褚氏云公

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為君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夫

也從注東面為是盛氏世佐說同。以上君使人勞賓之禮夫

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籩方玄被纁裏有益竹籩方者器名也
 而方如今寒具筥疏正義曰籩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聶氏集
 筥者圓此方耳疏釋放氏俱作籩注同釋文作盥云本或作
 籩外圓內方曰籩內圓外方曰籩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
 俱作籩張氏曰釋文明著內外有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從
 釋文案冬官玉人注疏及觀禮疏引此經竝作籩地官舍人注
 云方曰籩圓曰筥疏謂皆據外而言審此則釋文之誤顯然張
 氏從之非也說文曰籩黍稷方器也籩黍稷圓器也此許君之
 義與鄭不同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云陸作籩文時蓋據
 木作籩者釋之故云籩音甫或作籩也然據鄭注本作籩又鄭
 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籩方是籩字非籩字也況唐石經作籩
 嘉靖本乃從宋元豐本覆刻之亦作籩則此字斷宜從唐石經
 及宋槧本不必因陸氏偶據別本而致疑也戴氏震校集釋亦
 云據鄭注當以作籩為正段氏玉裁儀禮漢讀考云賈疏曰凡
 籩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鄭周易注受斗二升依
 旃人籩實一穀之云是賈本作籩也宋刻單疏本作籩字四見
 不作籩今本皆改為籩則受斗二升之云不可通矣又段氏注
 說文籩字云許謂籩方籩圓鄭則云籩圓籩方不同者師傳各
 異也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籩圓曰筥周易二籩可用享鄭注離
 為日日體圓與為木木器圓籩筥已上可證鄭確謂籩為圓器
 今案籩圓而竹籩不圓故云方也籩本方則經不必贅言方矣

又鄭義既以籩為圓器倘經本作籩鄭必破籩為籩今鄭不破
 字可證舊本相傳作籩後人因說文籩方籩圓之訓誤改為籩
 耳此字當從鄭義為長鍾本亦作籩李氏云大夫對卿為下
 大夫夫人使下大夫勞賓降於君也被表也玄被纁裏竹籩方
 之衣也禮經釋例云士昏記笄緇被纁裏此玄被纁裏蓋夫人
 與士婦之差矣敖氏云夫人亦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而聘享已
 也今案考工記玉人曰案寸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
 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引此經為證彼疏云玄被者以
 玄繪為表被聘禮諸侯夫入無案直有棗栗此後勞有棗栗又
 有案棗栗亦盛於竹籩也注去以竹為之狀如籩而方者籩
 木以木為之又有以瓦為之者其形皆圓此以竹為之而方故
 云狀如籩而方也籩亦以竹為之故云如籩今寒具筥漢時筥以
 盛寒具與竹籩盛棗栗用亦相同寒具見周禮籩人注御覽引
 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餽注士鐸云寒具蓋餅屬後漢弟五倫傳
 注引華嶠書人有遺母一餽餅者筥筥屬也云筥
 者圓此方耳者詩維箴及筥毛傳圓曰筥是也其實棗蒸栗
 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蒸敖作蒸
 蒸栗擇詳特牲記注云兼猶兩也者案士冠禮兼執之注云
 兼并也彼謂一手兼執之此則兩手兼執之故云兼猶兩也云
 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者敖氏據士虞禮謂左手執棗右手執栗
 與鄭互異褚氏云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

授人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
 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者所謂受授
 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栗然後二手授栗注
 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栗設于會南棗
 在而何妨右手執者設于而左手執者設
 于東邪未可據以難注今案褚說是也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
 栗受授不游疏正義曰受謂賓受授謂大夫授不游 賓之受如
 手慎之也疏手謂不空一手是慎之也義并詳上 賓之受如
 初禮之儀卿勞 饋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出以東錦授從
 請道之以入然疏正義曰請道毛本作尊校勘記云嚴徐通
 則賓送不拜疏解楊氏放氏俱作道。賓之如初謂如賓卿
 之儀也敖氏云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賓饋之皆以束錦
 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入入國門也。注云出以東錦授
 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者上君使上請事遂以入竟注
 云遂以入因道之明此云遂以賓入亦道之以入也請道當有
 辭故知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此
 注似可疑上賓卿勞者出明云賓送再拜則此送之亦拜可知
 經不言者蓋已統於如初中矣賈疏舉公食禮使大夫戒賓不
 拜送遂從之為例不知彼無饋禮與此異觀禮侯氏饋使者送
 于門外再拜遂從之此當與彼同賈因注言不拜遂分
 別尊卑則岐而又岐耳。以上夫人使人勞賓之禮

右郊勞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賓至外門下大夫

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
 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席文武為祧諸
 侯五席則祧始祖也是亦庶也言祧疏正義曰自此至眾介皆
 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 疏 少牢言賓初至不即行
 禮主人致館設爨之事。至于朝此外朝也外朝在庫門外故
 李氏云朝大門外之朝也但李以大門為舉門則沿賈之誤辨
 見前注云賓至外門亦謂庫門也諸侯三門庫門在外故曰外
 門王氏士讓去賓未相見不先即館而必至于朝者明奉君命
 而告至也云先君之祧者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
 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隱七年公羊傳
 何注云禮聘受之于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于先君
 且重賓也是其稱先君之義拚釋文云灑掃也少儀掃席前曰
 拚說文作拚云掃除也拚是假借字案析言則拚是掃席前
 之名渾言之則凡掃皆可云拚也此經云拚蓋謂廣掃廟之內
 外不止席前也 注云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
 下大夫即上以賓入者既告于君乃出釋此辭也云主人者公
 也不言公而言主人是接賓之辭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者
 此變公言主人是接賓之辭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者

以經言既拚以俟明是至即欲受之不敬稽延也云遷主所
曰祀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祀諸侯五廟則祀始祖也周禮
又守祀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祀鄭注遷主所藏曰祀先公
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昭穆合藏于二祀
祀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于二祀
始祖廟也此鄭言祀之義但據守祀禮曰有三祀以后稷廟稱
大廟故止二祀也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
二祀又謂文武受命之王其廟不遷不在七廟數內皆與鄭異
王制疏及守祀疏已駁之鄭謂周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者王
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也七
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祀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
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祭法
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祭法
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皆月祭之遠廟為祀有二祀享嘗乃止又曰諸侯立五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
子問禮器皆言七廟五廟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皆
鄭所本也荀子曰有三乘之地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
廟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
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陳氏禮書云家語

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禮于
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祀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
知矣又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
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
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
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今案陳氏又引商書偽古文七世之廟
及王肅等說以駁鄭注今不錄其論五廟則較孔賈為詳云是
亦庶也言祀者祀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案祀亦與廟同
今接聘賓不于廟而于祀者以祀是始祖之廟比之三昭三穆
為尊接賓客宜于尊者故云祀也魏氏了翁云祀即廟也昭元
年其敢慶豐氏之祀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云祀即廟也昭元
與祀對文異體亦通此經云先君之祀明指始祖廟言之則鄭
說未可賓曰侯開悠遠欲沐浴齊戒侯間未敢聞命疏正義
易矣齊戒毛本作齋戒校勘記云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齋嚴徐集釋
亦俱作齊通解楊氏俱作齋案通解曰齋側皆反蓋本齊字故
特音之若作齋則不必音矣賓曰對辭也敖氏云間暇也
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者此注有二義不欲奄卒主人
一義也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又一義也故云且奄方言云
遠也卒亦促遽之意見漢書注言不欲以恩遽迫主人故答以
侯間且可容沐浴齊戒也云侯間未敢聞命者言未敢稽賓故曰
即行大禮也命謂既拚以侯之命蔡氏云主人不敢稽賓故曰

拚以俟賓不欲奄卒主人故曰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至此
 俟問謂俟主人暇時婉詞也
 館主人以上卿禮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即歸者以賓入者也
 致之所以安之也疏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館謂以
 君命致此館於賓也郝氏敬云致館必以卿重其禮也今案國
 語云司里授館韋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然則司里授
 之而卿以君命致之歟注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
 所以安之也者言大夫道賓至館後君復使卿致之以賓初至
 故重其禮以安之也張氏爾岐云以上卿禮致之謂使上卿以
 東帛之禮致之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
 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郊勞用束帛則此致館亦用
 束帛可知也吳氏廷華云據司儀云郊勞有償致館如初儀則
 亦有償矣今案鄭言不償者亦據此經決之以下文賓迎再拜
 卿致命即云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償之是無償也
 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館之畢以不用
 之者明為新疏正義曰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
 至非大禮也疏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館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
 以見為致館邪詳又見下章今案朱子說是也上云卿致館是
 目其事此云賓迎再拜至賓送再拜乃是詳言致館之儀節也
 卿致命者敖氏云致其君致館之命也不兼館說為是必稽首
 者如對主君也注云卿不俟設館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

者致館使卿設館使宰夫二者不妨並行注云不俟設館之畢
 此釋經退字謂卿致命即退耳言不用束帛致者因致館用束
 帛故兼束帛言之其實直謂不致耳非不用束帛而空以辭致
 館之謂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彼注云不
 言致館者君子聘諸大夫不致館也又引此記館不致賓不致為
 證據此則鄭意固直云不致明矣賈彼疏云聘禮致館之下即
 云宰夫設館此致館下不致明矣故云君子聘大夫不致館如
 是五等之臣皆無致館也其義甚明何於此乃生出不用束帛
 空以辭致之隱說邪云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
 者對下致饗餼為大禮言之此館為新至而設非大禮故不致
 也胡鎬三禮補義曰案注初無兼致館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
 耳王氏士讓云設館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吳氏廷華云
 卿不俟設館者非其職也數說皆是又敖氏謂致館不以幣而
 在門外非司儀注云侯伯再拜稽首禮郊勞畢皆致館於庭則
 束帛亦非無幣也禮經釋例云凡郊勞畢皆致館於庭則在門
 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禮經釋例云凡郊勞畢皆致館於庭則
 再拜卿致命此聘禮致館也觀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天子賜
 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天子賜
 也注賜舍猶致館也是郊勞畢皆致館也又聘禮致館後云宰
 夫朝服設館是致館後即設館觀禮賜舍後則無之聘禮致館
 後聘賓不償使者觀禮賜舍後侯氏則償之蓋王朝之聘禮致館
 禮不同歟今案館國中待客處也考之禮有公館有私館曾子
 是詩經召南賁篇儀禮正義十六

問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禮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之家也鄭注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此篇所言館多是私館下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是也若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聘晉使盡壞其館之垣宰夫朝服設飧昭元年楚公子圍聘鄭館于外則當為公館矣宰夫職掌賓賜春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疏正義曰周禮宰夫職掌賓賜禮是飧宰夫掌之故使設之也必朝服者尊賓也注云春不備禮曰飧者以所陳鼎止有腥飪而無餼又餼設不多故云不備禮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掌客注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又下記注云草次餼飧具輕皆與此注相發明云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會魚飧皆謂是者詩魏風伐檀文毛傳云熟會曰飧鄭彼箋則云讀如魚飧之飧是鄭以素飧之義與魚飧一也案宣六年公羊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勇士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會魚飧勇士曰子為晉國重卿而會魚飧是子之儉也此魚飧之事案勇士以會魚飧為儉是所會者唯魚無多物耳詩疏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然則素飧魚飧皆不備物之謂故云皆謂是也或曰飧夕會也此周禮宰夫注鄭司農之說則後鄭已不從之矣或據毛傳熟會曰飧謂此飧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為先故云飧也案下注亦有

新至尚熟之說 飪一牢在而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庭

義可兩存焉 之饌也飪熟也熟在而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則曰陪疏正義曰敖氏云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一也飪職曰饗餼於牢如飧之陳案下歸饗餼賓飪一牢腥二牢此則飪一牢而腥止一牢者降於諸侯相朝也飪正鼎九牛羊豕魚膾腸胃膚鮮魚鮮膾羞鼎三膾臠臠腥鼎七者無鮮魚鮮膾餘與飪鼎同注云中庭之饌也者言此皆饌於中庭故云中庭之饌對下堂上及門外言也云飪熟也熟在而腥在東象春秋也者飪之言熟象秋物熟故在而腥之言生象春物生故在東云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者言其鼎中所實之物與陳之次序皆如歸饗餼也所實之物即上牛羊豕魚膾之類餘詳下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者此經云羞鼎而下歸饗餼云陪鼎恐人疑其有異故釋之二者名其實同堂上之饌八而夾六凡饌以豆為本也左傳曰飧有陪鼎謂此堂上之饌八而夾六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簋八壺而夾六豆六疏正義曰堂上者簋四鉶兩簋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餼館在廟云而夾六公會大夫禮亦在廟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顧命在寢云而夾南嚮則廟寢之制皆有東夾而夾矣是青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下歸饗餼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面夾之西有墉則東夾之東亦有墉矣又云六壺面上二以並東陳注東陳在北墉下則夾之北有墉矣竊嘗考之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而夾在堂西序之而東夾之北為東房而夾之北為西房中有墉隔之與房不相通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個右個左達右達左即東也右即西也夾也箱也個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為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為室近南者為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而北三面皆有牆故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而夾之西近北者有牆近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北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而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而西而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而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堂也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楊氏儀禮圖乃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誤矣近焦氏羣經宮室圖又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為東嚮西堂為西嚮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為二哉顧命曰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靖云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而夾之前近南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亦據南嚮定之也又案顧命注疏解夾之誤鄉黨圖考已辨之餘詳特牲饋食禮豆籩錡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正堂下又下歸饗餼云饗于東方亦如之

注云東方東夾室此但云西而夾六則無東夾之饗設於饗餼也吳氏廷華云在而夾者廟中尊而也注云八六者豆數也凡饗以豆為本者李氏云凡饗皆先設豆故舉豆數以見其餘也云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簋八壺而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簋六壺者皆與饗餼同鄭蓋以鼎同推而知門外米禾皆二十車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夙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夙牢而巳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疏正義曰二十車毛末二誤作一校勘記云唐石經二十作廿實并刈者也者稟謂禾稈實謂禾穀并刈謂連稟與實而刈之不去其穀也說文禾嘉穀也段氏注云嘉穀之連稟者曰禾又於稼字下注云全體為禾聘禮每三十車是也禹貢所謂總也今案禾以供飼馬之用故致積設倉歸饗餼皆有之上注云禾以秣馬是也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夙牢牢十車者周禮掌客文云大夫之禮皆視夙牢而巳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李氏云周禮大夫之車米禾無文此禮夙牢二而米禾皆二十車饗餼生牢二夙牢三而米禾皆三十車知惟視夙牢不取生牢之數云米陳門東禾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疏正義曰陳門而者據下饗餼言也注云凡此之陳亦如饗餼者謂薪從米芻從禾也郝氏敬云供饗曰薪飼馬曰芻今案說文芻刈草也象

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正義
 毛本作辦校勘記云張氏曰監杭本作辦案作辦是也說見士
 相見禮○此朝亦外朝也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
 者案皮弁服詳士冠禮周禮司服注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
 弁服蓋諸侯在國每日視朝與臣同服朝服今相朝聘用皮弁
 服加于朝服一等是主相尊敬也又諸侯觀天子相朝冕服其朝
 天子及使臣聘天子亦皆皮弁服見通典云諸侯視朔皮弁服
 者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鄭言此者見皮弁服
 尊於朝服之義云大於次者侯視也者鄭注士相見禮及特牲
 饋食禮俱云具猶辨也則此辨與具義同謂入次暫止以待諸
 事備具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而以帷為之者大門謂庫門亦即
 外門也此次為賓而設去東寶而故知在面也下記云宗人授
 次次以帷周禮幕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
 四合象宮室曰幄又掌次職有火次小次鄭注次謂幄也乃陳
 則次之制與帷異此云以帷為之者蓋謂用帷布為之也陳
 幣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疏正義曰案下經行聘時
 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纘而侯疏賓立接而墊在席門外
 而賈人啟纘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則幣玉皆先設于此可知
 故云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也又云如展幣焉者
 謂其陳之之法亦如展幣時所陳也云圭璋賈人執纘而侯卿
 者圭璋重器不陳故仍在纘執而侯者侯事至乃出之也卿

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

擯為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

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
 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
 尊不敢賈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
 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席尊者啟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
 闈而北面擯在闈東闈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
 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
 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
 末擯旁相去三丈亦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
 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比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
 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
 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疏正義
 謂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介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疏曰擯
 去三丈毛本謂作爲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作謂與疏合亦相
 禮記聘義疏引俱作鄉又反面傳而上三丈毛本而誤面嚴徐葛本
 集釋通解及聘義疏引俱作而反此三丈毛本三誤二嚴徐集
 釋通解楊氏俱作三○此三擯陳于主國大門外與賓之介同
 陳分為東西兩行也敖氏云擯者上擯也云請事則為上擯可
 知故不必質言之而但云擯者也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
 也後多類此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者案鄭
 儀禮正義十六

未擯直而末介北東面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
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面正對相去三丈
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末介未
擯相去同故注云亦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
此以下言交擯傳辭之法云耳者見惟天子於諸侯則然考朝
覲傳命即覲禮齊夫承命告于天子是也會同亦傳命覲禮曰
四傳擯是也禮經釋例云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
則旅擯傳擯即交擯司儀注云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
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未則鄉受之反面傳而
上者如傳而出則鄉主君受命傳而入則鄉賓受命所謂各鄉
本受命也上擯受命於主君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末擯所
謂反面傳而下也於是賓之末介鄉末擯受命反面傳於次介
次介傳於上介上介以告於賓所謂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
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謂上介受命於賓反面傳於
次介次介傳於末介於是末擯鄉末介受之反面傳於承擯承
擯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主君所謂亦如之也此交擯傳辭之
法鄭并言之以曉人也互詳覲禮注案聘用旅擯不交擯而聘
義云介紹傳命者孔疏云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
命是也又鄉黨記君召使擯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
傳辭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江氏承云君朝亦無卿來聘意其
旅擯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卿來聘意其
為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

云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者案考工記
匠人曰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盧
氏詳校云徹轍通說文無轍字今案此徹謂車轍也鄭以諸侯
庫門廣狹無文故取天子應門解之天子庫門在應門外當更
廣於應門矣旁謂門之兩旁每旁加一步廣六尺二步一丈
二尺合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也所以每旁加一步者以擯介
之立不正當門于出入乃便也云今文無擯者蓋出請事上今文
闕脫落四擯字也或曰注當云今文無擯者蓋出請事上今文
無擯者二字耳○江氏永云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
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
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
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所謂旅擯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
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言旅擯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
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
請事即納賓是併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略禮器曰
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此經仍當依司儀雖
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慤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雖
旅擯亦有三辭也今案聘義曰三讓而後命鄭注此賓至廟
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已則三讓之不得
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孔疏云鄭解三讓而後命之節正當
謂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已即本聘義注為說但聘義三讓在傳
是壽經罕寶編 儀禮正義十六

命前故鄭據賓言之司儀渾言三辭則當公皮弁迎賓于大門
 如江說也此條可補注所未及故附錄之
 內大夫納賓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
 皆疏正義曰注云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者案據司儀諸
 人皆疏侯來朝公當迎之于大門外今臣來聘迎之于大門內是
 降於待其君也禮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
 尊者于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下云大夫上擯也謂
 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以納賓是上擯之
 事上云卿為上擯言納賓則其為卿可知儀禮釋官云對言之
 則上大夫為卿散言之則士大夫與下大夫皆通稱大夫春秋
 卿亦曰大夫是也此篇之內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
 單言大夫者今各依文釋之云於是賓主人皆揚者李氏云未
 執玉尚文飾也今案此因經但云皮弁未言揚襲故注明之敖
 氏云納賓之辭曰寡人入門左少還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入門左少還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
 進相君疏正義曰入門入大門也入門左由闈面也敖氏云玉
 時也注云內賓位也者謂賓入而位于門內也云眾介隨入
 北面西上少還者謂不敢與賓竝立少還於後也據此則賓亦
 北面可知故下注云公南面拜迎也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
 東上者先時擯介皆陳于門外今介隨賓入則擯亦隨入可知

李氏云擯介面位與下入廟門之位同敖氏於上納賓云上擯
 出納賓而承擯紹擯則皆立于門東北面故於此但云上擯入
 門而右意謂承擯紹擯初時未出也其說公再拜南面疏正義
 非是云上擯進相君者以公將拜故也公再拜南面疏正義
 氏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于入門右之處明矣
 公迎大夫乃再拜者尊國賓也相見禮主人於降等者不出迎
 一拜其辱今案注云南面拜迎賓辟不荅拜辟當其禮疏正義
 義已詳上敖氏以為西面恐非賓辟不荅拜辟當其禮疏正義
 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闕葛本通解楊
 敖俱作賓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客案下賓三退負序疏引
 此亦曰賓辟今案集釋陳鳳梧本亦俱作賓注云辟位遠通
 者說文遠復也通遷也段氏注云復往來也遷遷延之意遠通
 今之遠巡也儀禮鄭注用遠通廿有一云不敢當其禮者釋經
 不荅拜之義曲禮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謂此詳士昏
 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公揖入再拜揖入再拜揖入再拜揖入
 外再拜賓不荅拜下公揖入再拜揖入再拜揖入再拜揖入
 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竝而雁行旣入則或左或右相
 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
 賓入不中門不履闈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敢
 與君竝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願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
 人之擯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
 是書經解

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前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為大門雉門為中門廟在中門內此為定說賈疏之誤後人多辨之繩軒讀經記云案上文已云賓入門左此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門則此指入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蓋入雉門矣賈以為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既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邪每門每曲本為兩事每門相揖每曲相揖也賈云門之內劉氏說詳觀禮戴氏三朝氏震金氏鶚皆以廟為在中門之內對氏說詳觀禮戴氏三朝三門考云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魯者仲尼與於蟠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蟠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於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傳曰朝于兩社為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為言立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說云聘外之左右者甚眾略舉五事明之金氏鶚廟在中門內說云聘

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公揖人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即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疏謂經三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必合於大祖廟大祖東向自如羣廟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門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闕門可知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閭人王宮每門四入與此每門文同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廟則每門為庫雉二門甚明賈以為闕門誤矣每曲者謂大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為一曲直廟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於門之賈以為門皆有曲抑又誤矣今案此經每門金氏以爲庫雉二門甚是蓋公迎賓於庫門內賓入庫門公拜賓俾於是公乃揖之使北行入雉門既入雉門公又揖之使行於是折而東則有東曲之揖折而北則有北曲之揖故言每門先於每曲也於是乃至廟門或謂宗廟外為都宮則每門中兼有都宮門在內然總不得以每門為廟中三閭門蓋每門之揖在前及廟之揖在後經文次序顯然不容紊耳至廟制金氏以朱子孫毓之說為是賈說為非王氏士讓吳氏紱吳氏廷華褚氏寅亮皆與金同竊謂廟即並列而大祖居中亦自有門豈有大祖廟南向無門而必由西二廟閭門側入之理此其逞臆說經決不可信者也注云每門輒

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者賈疏云以人意相存偶也禮經釋例云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皆有相人偶之文疏未明析又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孔氏無疏朱文公王伯厚皆不知出於何書俟考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此賓為聘賓與主君尊卑不敵故入必後君言凡者見入大門中門皆如是也云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者謂上介與上擯並介與次擯並末介與末擯並各隨賓與君行而上介上擯在次介或右相去如初者謂既入門則介左擯右亦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云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閒士介拂闈者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樓門檫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濫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闈者亦玉藻文彼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闈門限鄭引玉藻者證君與賓入門及擯介隨人之儀也李氏云凡門之中央所豎短木謂之闈門之兩旁長木謂之棖棖闈之閒謂之中門兩君相見主東賓面各由中門而入擯介隨之雁行參差於其後上擯近而上介近東而拂闈大夫直君之後士介拂棖聘賓入門還依為君介時近東而拂闈不敢中門也云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者此申言賓入不中門之義也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謂上介上擯拂闈後於賓與君大夫介士介又以踰尊者之迹謂上介上擯拂闈後於賓與君大夫介士介又以

次略後是不踰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者謂玉藻拂闈以下雖止言介其實主國擯者隨入之儀亦同也○賈疏謂門有兩闈楊氏復云玉藻疏云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則門只有一闈爾雅概謂之闈注云門中之概名闈當以玉藻疏及爾雅為正張氏惠言云案聘禮疏先云聊為一闈言之下乃申闈之說則一闈為古說二闈乃賈意也今案玉藻云公事自闈而私事自闈東言闈東闈而不言東闈西闈則其無兩闈明矣賈氏說於經無據不可從近盛氏世佐焦氏循猶用其說非也朱氏大詔及廟門公揖人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于大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門內卿大夫以下大庭門即位而俟之○疏正義曰注公迎賓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廟即大祖廟上經云先君之祧是也敖氏疑為高祖以下廟非公立蓋南面敖氏以為而面亦非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每門不得指廟門言明矣注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以下經云賓立接而塾不言入則此時公揖賓先入可知曲禮曰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是言卿大夫士之禮彼注云雖君亦然賈疏謂省內事即請入為席之類是也云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曲禮請入為席下又云然後出迎客此平等之客禮當出迎今聘賓是臣與君尊卑不敵故君既省內事立以俟賓不復出於禮可也君行一臣行二下經賈疏是詩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謂出齊語晏子辭王氏應麟云見韓詩外傳今案齊語無此文
韓詩外傳卷四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孔子問之晏
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
君之受幣也舉臣敢不跪乎此鄭注所本也張氏惠言云此君
所立中庭與後祿降立同處當在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雷賓入
門左曲公南面與揖賓北曲公南面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
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今案此篇注
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三義各有取不必拘泥此節張說得之賈
疏頗支離下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三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
案襄七年左傳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正與此相反朱子語
類問行一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開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
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意略近之又
下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
一臣行二此則主君在東聘臣在而西今不於兩楹之閒而於中
堂與東楹之閒是臣更向東行義至明也云公迎賓于大門內
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侯之者公迎賓時上擯承擯紹擯
在大門外餘卿大夫士不見入廟之文而廟中襄事有宰及宰
夫等官是君夫人廟時卿大夫已先入即位而侯矣故鄭明之
李氏云卿大夫先即位者於外無事賈疏云公倉大夫以其官
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
之位與賓立接面塾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
此異也

南北面而北上上擯亦隨公疏正義曰此門外之面塾也餘詳土

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土冠筮與席具饌于面塾下注云

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侯之於此者上每門每曲

揖及席門公揖入是與主君交禮也下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

是將有出命故侯之於此也蔡氏云斯時賓在廟門外面塾之

南而東面也云介在幣南北面而北上者張氏惠言云介面上則

賓在幕西東面可知故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也

云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土者此後不見上擯入廟

之文而下云擯者出請命明公入時隨人可知言東上者明承

擯紹擯亦隨入也李氏云下文介入門左北面而上知擯入當

門東東上褚氏云凡立同向者尊卑不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

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土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

有凡筮者以其席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

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

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周疏正義曰注依前設之陸

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右彫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

云有凡筮者以其席受宜依神也者凡筮有為人設者有為神

設者詳士昏禮在人筵于戶而西上右人下此受聘於廟中宜

依於神蓋臨之以先君以結二國之好故為神設凡筮也云賓

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上云賓立接西

是詩經釋義編

儀禮正義十六

尾

倉禮宰夫設筵加几席可證也云席面上者下禮賓注云賓席
東上此為神布席故面上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廟門皆設几
筵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又聘享畢宰
夫徹几改筵觀禮但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不云
几筵文不具也是賓至廟門皆設几筵也士昏禮納采主人筵
于戶西右几使者玄端至事畢請禮賓主人徹几改筵昏禮使
者猶諸侯之聘賓故其儀略如聘禮也又昏禮親迎壻至于門
外主人筵于戶西右几又云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壻門揖
入壻至女家則為賓故亦設几筵也亦有几筵者聘禮聘遭
喪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廣就尸極於廣宮又不神之又云小聘
曰問主人不筵几注記於聘所以為小也故聘禮記云唯大
聘有几筵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為神位又聘
禮賓問卿卿受于祖廟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注不几筵
俾君也又士冠禮賓至廟門不云几筵此禮主於冠故異於賓
客之禮也云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
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者待謂待設几筵也命謂聘君所命使
來聘之命至此請受之不敢稽賓也教氏云請命請致其君命
也亦通前此但云請事請行未敢必其聘已至此始云請命是
言彌信也云周禮諸侯祭祀之几筵也教氏云注似脫加莞席粉純
所設者係用諸侯祭祀之几筵也教氏云注似脫加莞席粉純
五字詳公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坐纒不起而授上介
入陳幣

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疏正義曰注鄉
為禮也不言揚襲者賤不揚也纒有組繫也疏釋文作羈張
氏曰釋文云羈許亮反下同前釋南鄉云下以意求之以二音
攷之對鄉之鄉從鄉羈之羈加日此羈羈之羈也宜加日後
鄉公鄉將鄉時鄉以皆同從釋文今案戴校集釋改羈從之○
賈人東面坐啟櫝與在國西面異者主賓之地殊也教氏云玉
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注云賈人羈入陳幣東面俟
於此言之就有事也者上文賓入次乃陳幣是時賈人即東面
俟彼不言而於此言之者以其啟櫝有事故就此著其面位也
云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者以其坐啟櫝即坐以授上介賈
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賤不與上介為禮也云不言揚襲者賤
不揚也者江氏永云揚襲所以分別文質質事用襲文事用揚
質又有三一禮盛為質一是輕略之意云纒有組繫也者詳下記
質此云賤不揚者亦是輕略之意云纒有組繫也者詳下記
介不襲執圭屈纒授賓盛禮不在於已也屈纒并持之也曲禮
曰執玉其有藉者疏正義曰賈人不徑授賓而上介執以授賓
則揚無藉者則襲尊卑之節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而面
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教氏則以上介受圭及授賓皆東面而
氏云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
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面而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面上
介最西賈人在賓南偏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

受之介授圭而面者誦授也注說是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也者以執圭行聘是賓之事敖氏云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聘時執玉者必襲也屈繼義詳前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者李氏云藉者薦也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於束帛有藉也襲者禮至敬尚質裼者禮差輕尚文賓執玉公受玉皆襲所謂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所謂有藉者則裼今案鄭引此者證執圭行聘宜襲而不襲是盛禮不在於已也若以垂纁為有藉屈繼為無藉則此經明云執圭屈繼是無藉矣何云不襲乎巨詳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賓襲執圭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疏正義曰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鄭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是也孔疏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今案鄭注以聘對享言孔疏以賓對介言皆足釋此經言襲之義經至是言襲則賓前此不襲可知矣注云執圭盛禮而在則裼盡飾為其相敬也者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又曰君常時而又以盡飾為敬則執圭之敬不見故云蔽敬也云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者此引以證襲不尚文飾也玉藻又曰禮

不盛服不充禮盛而襲即至敬無文之義盛氏云執圭必襲者以質為敬也以質為敬者敬之至也是也云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者亦玉藻文引以證執圭宜襲之義彼注云尸襲尸尊執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擯者入告出辭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下則襲敬其神靈也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疏正義曰注云擯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前後言擯者放此云圭相禮是上擯之事故知擯者為上擯也前發言擯者放此云圭贄之重者莊二十四年左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玉即圭璋璧琮之屬是圭為贄之重者也此圭瑑圭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者以圭為重器故辭之聘義曰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辭亦是致尊讓故注云亦也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念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是辭玉之禮春秋時猶有存者杜注謂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非矣但彼言三辭此不言三江氏永以為省文見前敖氏則去此辭亦禮辭耳賓對則擯者復以入告而出也納賓 納賓賓入門左闈而疏正義曰前云賓入門左大門也自闈面者玉藻文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闈東介皆入門左注云覲面也此引以證入門左之為入自闈面也介皆入門左是皆經經實屬儀禮正義十六

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疏正義曰注云隨賓入也者上云
 介隨賓入自闌西也云介無事止於此者對主國賓者有相禮
 之事也其位則北面而止者上介在而西次介未介以次竝立而
 東必而上者賓入門至門內雷曲而西行故以近西者為上也
 云今文無門者謂今文無門字於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周禮司
 儀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鄭注諸
 公相為賓謂相朝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
 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每門止一相燭相親也止之者
 絕行在後耳司儀又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
 相及廟唯君相入鄭注相為國客謂相聘也唯君相入客臣也
 相不入矣今案司儀注以相為兼擯介言而經文於朝則云唯
 上相入於聘則云唯君相入謂唯主君之相得入而聘臣之相
 不入與此異賈疏則謂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
 不入廟又云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朱子云疏說三揖君與賓也
 與此不通當闕然則必欲牽合二經為一非矣三揖君與賓也
 揖既曲北面疏正義曰注云君與賓也者謂君與賓揖也云入
 又揖當碑揖疏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者此節賈疏
 印本差誤朱子更加考定云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後獨入
 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既曲
 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東面向堂塗北行
 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

時主君更向內雷相近而揖也今案禮經釋例亦以賈疏錯誤
 不可讀更申明之與朱子更定文稍異詳士冠禮至于席門揖
 入三揖下據賈此疏云非謂主君更向內雷相近而揖至于階
 則前公揖入立于中庭疏謂主君立近內雷者非矣至于階
 三讓升疏正義曰詳士冠禮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疏正
 曰詳士冠禮及前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疏正義曰下云公
 及席門公揖入下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疏正義曰下云公
 初時升堂而鄉可知故注以賓東面為與主擯者退中庭鄉公
 君相鄉也教氏云西楹西言其東而節也擯者退中庭鄉公
 處退者以公宜親受疏正義曰擯者退中庭鄉公處退者以
 賓命不用擯相也疏正義曰擯者退中庭鄉公處退者以
 擯者公揖入立于中庭之處也去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
 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賓命
 者不敢與賓致命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疏正義曰公自西鄉
 聞故退也賓致命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疏正義曰公自西鄉
 還凡堂上之拜以北面為正故知左還北鄉為擯者進進階
 將拜也堂上之拜皆北面詳士冠禮宿賓下鄉為擯者進進階
 於賓相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論語趨進翼如也即在斯時江
 公拜也疏氏永云公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既拜君
 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階西釋辭于賓以
 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
 是禮經罕賈編儀禮正義十六

辱是也經曰擯者進即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
 賓已致命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而有數
 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
 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趨
 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
 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襄九年同
 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書鄭云子駢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
 侯宴投壺公孫僂趨進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鄆澤將飲涉圻
 揆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此五事皆有辭無常者
 也凡發足向前為進又云趨進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
 之事卿為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
 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論語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
 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今案鄭必知進阼階而後公拜且代公釋辭
 安近公故知在阼階面也此云進而不云升則公當楹再拜
 位仍在堂下可知公會記所謂卿擯由下也公當楹再拜
 也貺惠賜也疏正義曰褚氏云當者面向之也蓋在楹下少南
 楹謂之梁疏注云拜貺也貺惠賜也者以當楹之拜為拜
 貺而孔轉釋貺字之義也聘義曰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
 致敬也孔疏云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
 以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然則此拜為拜聘君之命教
 氏云為將授玉非矣云楹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郭注門戶上

橫梁此則謂堂上東西兩楹間橫
 梁也詳士冠禮賓升當阿致命下賓三退負序不言辟者以執
 圭將進疏正義曰李氏云序而序三退則負序而立矣此拜雖
 授之不言然猶不敢自安若是敬之至也注云逡遁義詳前云
 非為人使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者李氏云司儀曰拜客三辟凡
 不云辟而云退以對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賈疏誤今案
 鄭注司儀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則固明以二經義同褚說足矣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之閒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言獨之獨要義
 疏云無正文故云可也則無知字明矣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
 知字仍存之云側猶獨也者秦氏蕙田云案經文云側者皆
 訓獨不獨聘禮為然盛世佐以側為堂東偏非詳士冠禮側尊
 一無醴下云言獨見其尊也作田云案嚴本及各本俱有
 大射儀小臣正贊公襲此無贊之者是自致敬以尊賓也凡執
 玉必襲公至是始言襲襲則前此不襲可知云凡襲於隱者謂凡
 襲宜於隱處云公序站之閒可知也者賈疏云士襲於隱者謂凡
 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站鄭以意斟酌隱
 是壽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六

處無過於序東也北今案此可推而知故經不言襲處也云中
 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
 二者賈疏申鄭謂于當楹北而拜訖乃更前北侵半處中今北
 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又云兩楹之閒為賓主處中今北
 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南半閒今案是說頗疑之凡言之閒者必有
 兩物對待而後可云之閒今鄭賈以中堂為南北之閒而解東
 楹之閒為更侵東南半閒則經文與字及之閒二字皆無著矣惟
 李氏集釋云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也中堂東面而之中
 也是為兩楹閒凡敵者受玉于兩楹閒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
 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也下賓覲受幣當東楹覲
 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閒而明矣賈氏
 據鄭以中堂為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閒為東楹之閒而當兩楹之
 覲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吳氏章句云中堂東面而當兩楹之中
 曰與東楹之閒蓋中堂之東東楹之西二者之閒也此二說較
 為得之君行一臣行二詳前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疏正
 及此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下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疏正
 東塾之文郝氏謂俱出廟門外非江氏筠云案公受玉而擯退
 者於時賓將降出聘事畢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賜降立即出
 請賓其賓升筵而退者於時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其立於此
 以便公用束帛復進相幣俱不應在廟門外今案經云擯者退
 不云出則在門內明矣江說極得經意注云反其等位無事

者李氏云等位承擯以下門東之位 賓降介逆出 逆出 疏 正義
 教本無等字或遂以為衍文非也 李氏云賓不拜送玉者為君使也
 勘記云賓闔葛俱誤作質 李氏云賓不拜送玉者為君使也
 逆出後人者先出蔡氏云介立門左北面而上近東者先出由
 便也今案惟其逆出 賓出 聘事 公側授幸玉 使藏之授 疏 正義
 下云賓出則俱出矣 賓出 聘事 公側授幸玉 使藏之授 疏 正義
 毛本誤受 〇云側授者無贊也 幸大率也 下同 鄭知授幸玉使
 藏之者受藏之府屬宰也 知授於序端者以下始云降則斯時
 在堂上授矣 故知於序 一 楊 降 立 者 以 充 美 為 敬 非 盛 禮 者 以 見
 端也 序端東序端也 一 楊 降 立 者 以 充 美 為 敬 非 盛 禮 者 以 見
 美為敬禮尚相變也 玉藻曰裘之楊也 見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
 衰絞衣以楊之 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
 也 裘者為溫表之為其素也 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 疏 正義
 凡禮者為溫表之為其素也 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 疏 正義
 勘記云注衰陸氏曰侯享也 亦於中庭古文楊皆作賜 葛 疏 正義
 本記云注衰陸氏曰侯享也 亦於中庭古文楊皆作賜 葛 疏 正義
 有禪衫又有襦袴者 免上又作 襦 張氏曰監本以禮為親於楊
 之上加上服夏則不 服 裘 用 葛 亦 無 袍 葛 裘 上 加 中 衣 中 衣
 之上加上服夏則不 服 裘 用 葛 亦 無 袍 葛 裘 上 加 中 衣 中 衣
 服也 汪氏銅云春秋則 服 裘 用 葛 亦 無 袍 葛 裘 上 加 中 衣 中 衣
 語那疏謂夏時中衣在葛之內而冬時袍即中衣為中衣加論
 之矣 那疏冬時內有袍 葛 而 此 節 賈 疏 只 言 襦 袴 而 無 袍 葛 亦
 是 詩 經 釋 義 儀 禮 正 義 十 六

其疏略處知中衣為在表裏之中則知邢疏之失矣知北地嚴
 寒衣裘未有不先衣袍繭者則知賈疏引皇氏說亦未詳析今依汪
 說訂定於上此注云免上衣服者上衣服謂行禮時所服於
 外者如皮弁朝服之類是也楊與襲對袒去上服以露衣內即
 之謂葛掩其上服不露衣各疏皆然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楊孔
 是裘葛別無一重襲衣上為皮弁之屬其說非是江氏鄉黨
 疏謂楊衣上有襲衣襲衣上為皮弁之屬其說非是江氏鄉黨
 圖考已辨之云凡常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
 敬禮尚相變也者此申言用襲用楊之義也禮尚相變者此以
 襲不相因之義已詳前云玉藻曰裘之楊也見美也者此引以
 證楊為見美襲為充美也李氏云楊衣皆象其上服與裘之色
 江氏亦云見美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楊衣內楊衣與裘同色
 見楊衣則知其是某裘孔疏謂見楊衣之美非是云又曰麕裘
 青狔衰絞衣以楊之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
 可知也者鄭注玉藻云狔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鄭既引玉藻
 麕裘青狔衰而復引論語者見服皮弁時楊衣雖有絞素之殊
 而裘則同用麕可知以皮弁色白麕裘亦白故也麕係鹿子論
 語作麕同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鄭注君衣狐白毛
 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楊也袒而有衣曰楊天子朝服
 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于天子之朝亦然其在

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
 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楊衣或絞或素不定
 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今案
 熊皇異說後人多以皇說為優賈疏謂主君用素衣為楊使臣
 用絞衣為楊於經無據又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謂君麕裘還用
 麕衰臣則不敢純如君麕裘用青狔衰是也云裘者為溫裘之
 為其褻也者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取溫裕是裘者為溫
 服之所以禦寒也鄉黨圖考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
 是如此故有虞人反裘而負薪之喻今案新序云反裘負芻髮
 其毛也然則常時服之正毛在外矣毛在外則褻故必表之表
 之謂裘外有楊衣且有上服也云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者
 見裘葛皆有楊襲也王氏上讓云夏葛冬裘皆有襲楊之宜春
 與秋亦然故經文只言襲楊而不言襲裘楊襲者第據玉藻
 文謂惟裘有襲楊誤矣江氏永云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
 有楊襲惟玉藻云見美充美係專指表言之非冬月服裘時則
 但取禮尚相變耳云凡禮者左者禮與袒同說文作但云但
 者楊也袒則訓為衣縫解與但異今經典相承袒楊字皆用袒
 亦作禮此注與覲禮注云凡以禮事者左袒義同禮事即吉凶
 之事也江氏永云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袒
 出左袖士喪禮主人左袒報諸面之右報即插字吉禮亦當以
 左袖插諸前袒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
 楊或連言禮楊者袒而有衣也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

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為劉氏左袒者呂氏右袒之說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注凡禮袒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蔡氏德晉云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旣袒而襲之或旣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惟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纁袒朱纁也纁纁謂之袒也纁纁謂之袒也纁纁謂肉袒也裼則唯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又云古人裘外朝祭服朱氏大詔駁之云古無以卷袖為裼者誤解為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朝祭各有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語緇衣羔裘即玉藻羔裘纁衣以裼之言裼之者所以裼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纁是裼衣與正服異今云緇衣為朝君正服誤甚聘禮聘君與實俱襲事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主人出南面左袒報諸面之右注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纁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袒乃設拾拾當以構於纁上鄭云拾斂也所以必袒者袖寬恐礙於故袒而以拾構於纁上鄭云拾斂也

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纁君在則肉袒惟袒為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著纁肉袒則內不著纁以拾構於臂上若但為卷袖而露臂袖卷必禡髮而上擁於左腋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裼之衣曰裼掩而不開曰襲從無以卷袖而露其裘為裼者今案蔡說多憑乙斂朱氏駁之是矣二家之說甚繁今不具錄至江氏謂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然射禮言袒朱纁袒纁纁是袒而有衣何以亦單言袒乎又據鄭注謂袒而有衣曰裼然詩鄭風袒裼暴虎毛傳及爾雅皆訓為肉袒則袒而無衣何以亦稱裼乎案說文但裼也裼但也二字轉相訓則或言袒或言裼或連言袒裼其義正同不必過為區別惟有見體之袒裼詩袒裼暴虎及孟子袒裼裸程是也亦有見衣之袒裼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袒裼本不同有去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裼則衛風衣錦綉衣裳錦綉謂夫入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裼衣但加一衣袒裼而黃衣黃衣加緇衣皆加於其上加裼衣但加一衣袒裼而黃衣黃衣加緇衣皆加單衣於其上但外又加一衣袒裼而黃衣黃衣加緇衣皆加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裼為褻加衣之袒裼為敬明有分別矣今案毛氏謂袒裼有不同其義甚精但

以去衣加衣為說則猶未確袒裼皆是去衣惟去衣而見體之
 袒裼為肉袒故郭注爾雅云脫衣見體也去衣而見衣之袒裼
 為文飾故鄭此注云免上衣見裼衣也袒裼襲之義互詳鄉射
 禮司射適堂而袒決遂下云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者謂降而
 立于庭以待賓入行享也前行聘時及廣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故知此立亦于中庭也云古文裼皆作賜者胡氏承琪云賜古
 文假借字朱氏大詔云賜疑裼之誤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
 古文借裼為賜耳今案賜與裼聲義皆不相通疑朱說是 擯
 者出請之有無事 疏正義曰聘之後有享但不敢必其有無故
 矣擯者又出請事蓋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為聘
 已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至於將享擯者不敢逆料為賓必無
 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事蓋不敢逆料為賓必無
 事而遽行禮賓之禮謙之至也至私覲已行真無事矣然猶未
 敢必賓謂事已竟也而復請焉必實告事畢公乃出送 賓裼奉
 此則謙而又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 賓裼奉
 東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許受 疏正義曰凡聘親皆行享禮
 東帛加璧享又云庭實皮則攝之此聘畢行享也又云聘于夫
 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此言聘享夫人之禮也覲禮四享皆束
 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云四當為三此覲畢行享也皆禮之
 盛者也諸侯使人於諸侯但一享諸侯見於天子則三享覲禮

又盛於聘禮也至於問卿之禮則摯與庭實同受士昏禮納徵
 亦然士相見之禮但受摯而已無庭實又聘禮若有言則以束
 帛如享禮注無庭實也皆禮之殺者也餘互詳覲禮 ○庭實皮
 注云許受之謂許受其禮也敖氏云許許其入也非 庭實皮
 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
 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 疏正義
 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 疏曰集
 釋注或以馬下有也字 云皮虎豹之皮者賈疏云郊特牲云
 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
 皆得用之此聘使為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
 公知天下歸已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
 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執後足也案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
 右手執前足左手執後足也案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
 文兼執足左首隨人而注云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
 執後兩足又下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蓋入時皮皆左首不特
 昏禮為然當以彼注左手執前右手執後為正右首之說詳後
 云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者下賓致命時始張皮見文故此
 攝之使在內不欲豫見也云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者謂左手
 鄉右右手鄉左攝之也云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者昏禮設皮
 之處參分庭一在南見彼記故知此亦然也云言則者或以馬
 者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下記曰皮馬相間可也是知有用皮

是書經傳編 儀禮正義十六

者有用馬者故經言則以見非但皮而已禮經釋例云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動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坐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疎矣左傳哀公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乘韋者四皮亦庭實也蓋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國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觀用馬介觀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閒之義也云凡君於臣於君廉鹿皮可也者賈疏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觀幣及奩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儷皮此皆用麋鹿皮故云凡也若然大定伯云狐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彼所執以為摯與庭實不同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疏正義曰張皮執皮者張之也士昏禮記曰賓致足見文也命釋外足見文與此張皮同故鄭引以為證張氏爾岐云當賓於堂上致命之時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庭實則張之見文相應為節也

右客 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而居其左疏正義曰敖氏云再初惟不襲耳幣亦兼玉而言張氏爾岐云當公于堂上受幣士亦于堂下受皮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而居其左受皮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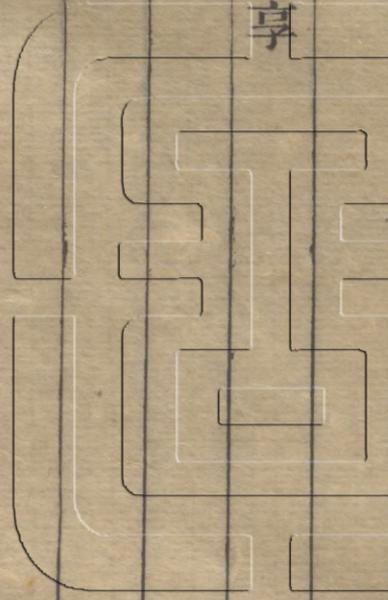
蔡氏德晉云謂主君之士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過而客在右士居其左以受皮也今案北面以東為右受皮者在執皮者之西故曰右客昏禮記曰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與此同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而出者執皮者在東今既授亦由受前而乃出此經不言鄭據私覲文補之故云亦也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疏正義由李氏云司儀職曰賓授幣下出張氏爾岐坐而攝之當對也注云象受於賓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者謂對賓坐攝之示親受於賓也

而東 如入左在前皮右疏正義曰側猶獨也獨授謂無擯贊也然下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皆東藏之內府注云如入左在前者惠氏士奇云皮四張執者初時行在前者立左此受者東行立在前者行在前故云如入今案此與昏禮逆退者異云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者案昏禮左首注云象生此右首故以為變於生也禮經釋例云士昏納徵聘禮行享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士昏執皮云左首聘禮受皮云右首鄭君遂生異議云左首象生右首變於生其說非也蓋執皮者則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執皮者左首而受皮者無文聘禮受皮者右首而執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也鄭氏以士昏為左首聘禮為右首敖氏據士昏記欲改聘禮為左首皆失經之意蔡氏德

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右首禮相變也方之舊說為長矣釋例
又云聘賓問卿庭實設四皮問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郊勞賓
使者乘皮設其執皮受皮之節經皆不詳蓋文不具也至於上
介覲儼皮入門左奠皮公再拜受于中庭不升堂有司二人坐
舉皮以東其執皮受皮之節殺於享禮也上介面卿聘于夫人
經但云皮二人贊則又殺可知也餘互詳昏禮記聘于夫人
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於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
致聘君之命也夫人不可以親受君代受之其受之禮則若
皆與已之所受者同以失喪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
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
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宣子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若
無有字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
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者以
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
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宣子
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
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
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
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

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
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
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證
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
語臧孫辰以鬯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也今案經但
云束帛不云加璧又似無璧矣韋氏云不用圭璧不敢褻也不
用庭實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疏正義曰敖氏云上云請
禮簡也禮已畢故也

右聘享



元和管禮昌校
吳縣汪家鰲校

